3 1761 12394008 2

橄欖

45

香港大專基督徒的雜誌

25
周年銀禧紀念

捕捉時代脈搏
反省信仰眞諦
探索教會使命

這個時代……

大家唔駛驚！
總之五十年不變。
民主！民主！港人民主治港！
大家要有受苦嘅心志，以後發生乜都唔需要怕！

承擔！承擔！

移民！早走早着
我都係快D打麻雀。

er
G51
H643
36
25:no.1
1984:Mar.)
ANADA_HK

是，今期主題 **九七與教會** 來了！

廿五周年紀念
特大號

25
周年銀禧紀念 1959*1984

增加篇幅
本期特大號 # 目錄

△ **廿五周年銀禧紀念特輯**

1 **評價與鼓勵——廿五周年銀禧紀念**

3 **橄欖文章一覽／黃錦祥・葛英麗**

8 **橄欖還要活下去！／譚啓見**

△ **專題：九七與教會**

12 引言：願携手・共探索／專題小組

13 **從中國教會的經驗看九七與香港教會／高天明羅志傑**

16 以不變應萬變／張慕皚

19 訊息還夠不夠落實呢？／李景雄

22 **縱論九七與教會／蔡元雲**

25 教會模式與九七／譚啓見

27 **我們能作什麼？／專題小組**

31 附錄一：爲甚麼他們不接受訪問／專題小組

32 附錄二：共產主義對宗教的看法

△ **專欄**

33 **短文天下：** 去你的，眼神！／唯芷
移民與承担／思堤
從FES Day想起／陳耀坤

36 **大專生捱：學運？參予？／陳榮輝**

39 **不滿與瞭解：前言㈠畸形自滿／張子國**

42 **神學專欄：神國觀／曾家達著・錢錦華整理**

△ **討論及回應**

45 **文章跟進：** 新邨新人新嘗試／陳國平

47 **讀者來論：** 反省我們對聖經的態度／人之助

封底裏下期預告

封底廣告

第廿五卷第一期
一九八四年三月

公開發售第四十五期

★橄欖★

•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 宗旨。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 **口號。捕捉時代脈搏**
。反省信仰眞諦
。探索教會使命

•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橄欖出版委員會編輯及出版

• 1959年創刊
1975年開始公開發售

• **稿例**

㈠稿件以中文爲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㈡來稿請附眞實姓名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㈢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㈣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㈤本刊不設稿酬。

㈥來稿請寄西營盤郵局信箱50379號，《橄欖》收。

㈦本刊登載文章，文責作者自負，觀點並非代表本刊立場。

□零售每本五元正

□訂閱全年六期
本港港幣二十八元正
港外美金七元半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利銘澤與宸
APR 2 2 2026

25
周年銀禧紀念

1959*1984*1959*1984

評價與鼓勵

感恩與提醒

在聖經神學裏面，有兩大主題：創造與救贖。救贖之道使我們知罪、悔改、信主、得救、得新生命與新生活，傳福音救人；創造之道使我們關懷神新創造的人類社會。這兩樣應該配合在一起，不是對立的，乃是兼備並行的。

《橄欖》向基督徒發出呼聲，要他們關心社會。這是正確的，符合聖經的、有貢獻的、可賀的。但是，橄欖的路線似乎偏了一點——似乎失去了堅強信仰和靈性追求的重點，而只談關懷社會。讓我們記住歷史的教訓：缺少聖經信仰和靈性基礎的關社，會逐逐失去力量，產生偏差。這是我和《橄欖》同工們共勉的。

滕近輝

（滕近輝牧師多年允任《橄欖》顧問，現爲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宣道會北角堂主任牧師、「華福」主席及一系列基督教機構的董事或顧問。）

新生的《橄欖》

我聽聞《橄欖》雜誌的名字已經很久了，偶然也會從雜誌架上拿下來，閱讀一下。那時候的感覺是它很新款，很有胆量，很有勇氣去探討一些甚至教會也認爲是禁忌的問題。

於是，當我被邀請寫點稿件時，也非常高興，但在關係正在建立的過程中，我覺着《橄欖》向前的步伐慢下來。很明顯的它遭遇到困難，前幾期，我都看到觸目驚心的字眼——《橄欖》要死了！

但曾幾何時，它又以嶄新的姿態出現。這一次「重現」，我希望不是迴光反照，而是「新生」。其實，在香港的人正面對一九九七問題的關鍵時刻裏，教會內外，都非常關心，不少教會正在善用這日子，去作教會檢討。祈望新生的《橄欖》也能摸到這時代的脈　，激勵有承擔的智識份子信徒，爲香港的前景，作出更深入的探索，負起更大的承擔。

陳佐才

（陳佐才牧師是聖公會法政牧師，又爲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主任。）

《橄欖》讓我接觸這一代大專基督徒的脈搏，《橄欖》也曾刺激信徒作信仰的反省。在這香港飽受震盪的時刻，我期望《橄欖》喚起大專信徒對基督的委身，對教會的投入、對屬於我們的城市、國家、民族有承擔。

蔡元雲

（蔡元雲醫生多年允任《橄欖》顧問，現爲「突破機構」總幹事。）

從開始接觸《橄欖》到現在已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這期間，與《橄欖》的關係也經歷了不少轉變。不過，一本雜誌能維持這麼久，相信總有它本身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

在《橄欖》裏發表的文章，一些也曾引起基督教人士廣泛的討論，甚至相反的對立的意見，但這正顯示，基督教裏許多問題，到今天還沒有肯定的答案，而《橄欖》正爲這個緣故而提供了

討論的園地，我相信《橄欖》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仍應繼續下去。

周永新

（周永新博士始自大學時代已參予《橄欖》工作，多年來一直爲《橄欖》撰寫文章，現爲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又應允爲今屆顧問。）

於是上主伸手摸我的嘴唇，對我說：「你看！我把你該說的話交給你。我今天授權給你；你要向萬國萬民做根除、拆毀、破壞、推翻、重建、和樹立的工作。」

我們應該在年輕時學習背負耐心的軛。

敬錄《舊約》耶利米書及哀歌經文

恭賀《橄欖》雜誌二十五周年

感恩之慶

李思敬

（李思敬先生是《橄欖》七五至七六年度總編輯，現爲宣道會沙田堂主任。）

廿多年來，《橄欖》刋載了無數大專信徒的信仰感受、思想反省。翻閱《橄欖》展示了一幅長達四分一世紀的基督徒學生運動複雜的圖畫，信心、懷疑、歡呼、悲憤、失望、希望、感性、理性……互相交織。有那一份基督徒學生雜誌可如此反映學生信仰的掙扎?!

《橄欖》，願您繼續作一面明亮的鏡子。

謝準慶

（謝準慶醫生是《橄欖》七四及七八年即第十六卷及第二十卷的總編輯，現在伊利沙白醫院病理科工作，又任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董事。）

在我中學生的時代，《橄欖》已給我作了一個自我的介紹。我當時對她的感覺就是：好一本內容充實的雜誌。

今天，生活在大專界的我，接觸《橄欖》的機會更多。對於我這一個不愛專一探討、思想的人來說，她啓導了我開始學習去面對一些頗爲理性的問題，也漸漸讓我體會從理性層面去思考時的樂趣和掙扎。

《橄欖》，一本爲大專生而設的雜誌，經營了二十五個歲月，親嚐到苦與樂的滋味。但願今後她更愛主。

黃秀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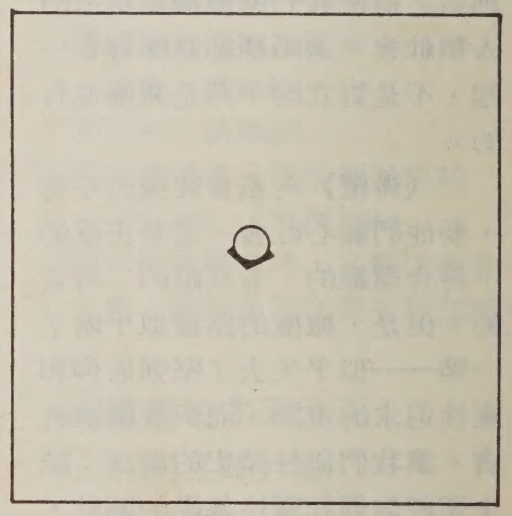
（黃秀薇姊妹是現屆葛量洪教育學院基督徒團契團長。）

我基本上是肯定《橄欖》存在的價值，事實上環顧基督教文字界，很難有一本雜誌是嘗試將信仰和大專基督徒所面對的理性問題以及時代轉變的衝突放在一起探討，雖然某些雜誌例如最近出版的《吶喊》、協進會出版的《信息》和其他關注中國教會動向的刋物都有一定的角色，但它們基本上是從某種信仰立場出發又或者關注面比較狹窄，因此是不能代替《橄欖》的貢獻，我自己的態度是希望《橄欖》成爲一份客觀開放，跟隨時代的變遷走到最前線去探討問題的雜誌，例如早幾期訪問一些區議員、市政局議員、介紹門徒訓練工作等都是很有意義的題目，教會一般信徒在一個相對地靜態和受保護的環境中是很難跳出個人的框框。

但另一方面亦想給予一點提醒，就是《橄欖》有很多文章過於放任，令人的感覺是一班初接觸各樣衝擊的人在不斷呼喊出無奈和流露出懷疑的態度，我並不想責難這些感受，因爲自己也有很大的共鳴，但當這種情緒不斷地重複便只給人輕浮的感覺，不是扮演了先知的角色而是一班沒有出路的人的發洩。另外我盼望不要將大專生或自己看得過高，用一種比較冷靜客觀的心緒去鋪問題。我再次重申我肯定《橄欖》存在的價值，也肯定過去的工作以及將來還有很多問題要帶回教會給弟兄姊妹反省，但我希望它是在平實中去造就教會，爲教會的路帶來建樹而小心地避免帶來混亂。

謝建平

（謝建平弟兄是現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福音團契文字工作小組《琳泉》編輯。）



25
周年銀禧紀念

《橄欖》文章一覽

葛英麗、黃錦祥整理

目錄：(1)教會　(5)社會　(9)學術對話
(2)學生界　(6)香港前途　(10)倫理
(3)神學　(7)宣教　(11)基督徒生活
(4)中國　(8)文化　(12)其他

不經不覺「橄欖」渡過了二十五個年頭，公開發售也達七年之久，回首一望，筆觸曾涉及的內容範圍，由基督徒生活、倫理、教會、神學、宣教，及至文化、學術、社會、中國等，反映了這個年代香港大專基督徒一些所思所感。現趁着「橄欖」銀禧紀念日子，將過去四十四期文章分類而編寫一目錄，一來作爲回顧總結，概括展示「橄欖」過去所討論過的課題；二來方便讀者翻查「橄欖」文章資料；三來告訴我們尚有很多未征之地，本着前人累積的經驗，勇毅地面對挑戰難題，彰顯神的榮耀。前瞻冀盼，金禧日子的目錄文章更是豐富，無負神交給我們作這時代基督徒的託付！

作者　期數

1.1 地方教會

從幾個角度看目下的香港教會　研究小組　3
今日農村　劉天祿　16
保羅致香港教會函　保羅　30
香港教會——三十年的洪流・回顧與前瞻　專題小組　33
教會新貌——播道會愛華堂，循道愛華邨服務中心　專題小組　39

1.2 教會

新邨教會傳福音策略再思　研究小組　6
教會建立的模型與屬靈恩賜　張子華　15
教會建立的模型（下）　張子華　16
誰來經理教會史　寶林　20
教會制度化的問題　蕭壽華　21
誰之過　採訪小組　23
無形的損失——談教會財政管理　陸順樑　26
經濟衰退對教會的挑戰　張煦群　27
STRUCTURALISATION OF THE CHURCH　顧建華　27
第二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訪王永信牧師　採訪小組　39
社區教會眞義　袁天佑　39
在談社區教會之前　余達心　39
粗談社區教會及其他　張子國　39
從八十年代社會衝突看社區教會　林偉民　39
守株待兎與亡羊補牢　鄭浩思　39
變遷中的社會・變遷中的教會　蕭靜　42-3
普世派、福音派與三自之間　衞民浩　42-3
爲何談合一？　專題小組　44
「合一」問題的再思　沈濟全　44
合一補遺　陸錦光　44

2.1 大專校園

校園遊　新丁　1
懸於校園與教會之間　高偉嫻　1
誰順從主耶穌　彭紹華　1
迸出合一見證的火花　盧詠儀　1
認識去年的C.A.　何潔瑩　曾綺年　1
羣策羣力校園裏　陳以誠　1
信行合一平凡中　彭紹華　1
迎新營——是目的，也是途徑　劉幗華　2
迎新意義　風玲　2
寫在學生會大選之前　草　2
猛人　蕭壽華　4
AS NOW,SO THEN（轉載）　CHUA WEE HIAN　5
大專基督徒學生與教會調查　專題小組　17
讀書、事奉與社會參與　專題小組　19
知識份子的囚牢　劉達芳　20
理想與現實　鄧廣威　21
大專界的「海外傳麻木症」　曦凝　27
面對磨難的日子——流失　陳士齊　29
大專基督徒流失——教牧座談會　採訪組　29
一個錯覺：大專基督徒＝無敵金剛　三人行　29
誰來保守港大校園的合一　何廸帆　30
見證——評學園傳道會在港大的工作　懿君　31-2
誰是箭手　陳士齊　33
大專基督徒的思想方式　鄭志樑　37
港大團契能往何處去？　藹婷　39
裂　專題小組　41
大專衆生相——吳輝暢、任偉國、何永康、李加潤　專題小組　41
旁觀者清——訪余慧根、廖寶全、石丹理、梁家麟　譚啓見　41
這樣的要求是否過份？　周華山　44
我要離開《橄欖》了　沈濟全　44
給新鮮人　蔡家玲　44
絲路旅程之前奏

2.2 學生工作

我看香港學生福音工作　蘇芸英　6
動蕩中的基督徒學生運動　謝準慶　7、8
祂名稱奇妙——港大、中大星馬泰宣教學習團　9
教會學校與教育　張子江　21
學生福音工作　陳詠恩　21
淺談學生工作　袁天佑　25
教會與學生工作　王欣若　25
放眼北美——華人學生工作　杜枝生　25

3.1 神學思潮

啓蒙時代與理性宗教　陳若愚　11
自由神學的起源　陳若愚　13
自由神學起源學　陳若愚　16
近年來福音派神學的動態　林榮洪　25
福音派與普世派的屬靈氣質　馮煒文　30
簡介南美基督教的解放神學　資料室　30
主路沉思　梁醒洲　30

3.21聖經

聖經的權威　曾立華　9
啓示與聖經　曾立華　10
中文聖經新譯委員會與新譯本　訪問小組　11
聖經的默示　曾立華　11
聖經的正典　曾立華　12
聖經的解釋　曾立華　14
聖經的無謬誤　曾立華　16
新舊兩約之關係　曾立華　17
與「中神」講師談聖經　採訪小組　24
聖經無謬誤？　陳曉新　24
華人教會釋經路線的檢討　黃漢森　24

3.22苦罪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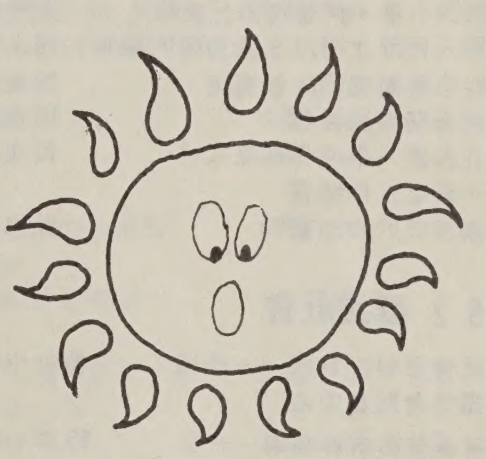
人生的苦難、苦難的人生　閱讀小組　6
神是全能全善的嗎？　梁燕城　11
苦罪問題再探（上）　梁燕城　14
苦罪問題再探（下）　梁燕城　15

3.23其他論題

WHAT SHALL WE PREACH?——A BIBLICAL ACCOUNT OF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GOSPEL	F. LEUNG M. CHEN S. LEE	2
批判性思考方法訓練	溫偉耀	5
A CHRISTIO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J. JUERGENS	7—8
基督教信仰與神蹟	梁汝照	9
魯益師論神蹟	陸順樑	9
基督教的世界觀	周永健	10
舊約中上帝的國	周永健	14
KINGDOM OF GOD: PRESENT OF FUTORE?	J. JUERGENS	14
神的國度	陳若愚	14
神的國度——教會的使命	陳若愚	15
聖靈的教義	資料小組	15
歷代聖靈教義	資料小組	15
C.S.LEWIS' PORTRAIT OF THE WORLD	J. PONG	22 23
FALLICIOUS ARGUMENTS AGAIRST THEISM	J. PONG	24-29
聖經的工作觀	專題小組	27
愛的剖析（THE VARIOUS SPECIES OF LOVE）	J. PONG	30-35-38
基督徒可否不相信神蹟	哲光	38
再思王明道的「福音觀」	梁家麟	35
讀「基督徒可否不相信神蹟」的感想	黃漢森	38
神學・誰的學問	羅錫爲	41
構成神學的因素	羅錫爲	42-3
末世與九七的反省	羅錫爲	44

4 中國

EVANGELIZATION OF MAINLAND CHINA —— A MEMO FOR THE NEXT TEN YEARS	梁永泰	2
隱形的教會——中國教會與我們	主愛中華 祈禱小組	4
基督教與中共互相之間的意義	馬鴻昌	7—8
以誠栽今明——論香港基督徒對中國的態度	馮煒文	7—8
基督教在華發展概略	梅浩然	7—8
中國近代經濟淺論（上、中、下）	中國資料小組	7-8-9-10
從天下觀到共產主義——淺論中國知識份子思想演變	吳偉文	7—8
新中國的理想人格	陳梅慈	7—8
中國社會服務淺談	社關小組	7—8
能不問中國的門甚麼時候打開嗎？——答盧汝會議	袁天佑	7—8
向中國大陸傳福音方法檢討	周永新	7—8
一本向中國大陸佈道用的聖經	劉冰瑩	7—8
海外華人教會與大陸福音	唐佑之	7—8
對中國的承擔與認同——	梁燕城	7—8
解決中國文化與政權的嘗試		
表面到實質	文晉	10
形像？實體	N.J. CHAO	10
改變中國教會的人：王明道	閱讀小組	13
以中國人的眼鏡看中國的教會	艾得理	13
陳若曦筆下的中國人	寫作小組	18
THE GOSPEL FOR COMMUNIST SOCIETY		20
談中國大陸的「公開教會」	梁汝照	30
與「中國基督教代表團」一席話	專題組	31-2
他們的意見：香港牧者	專題小組	31-2
一點反省	專題小組	31-2
中共宗教政策發展（大事年表）	專題小組	31-2
中國基督徒代表團簡介	專題小組	31-2
談談國際交往的問題	韓文藻	31-2
致香港基督教弟兄姊妹書	中國基督教代表團	31-2
儒家思想對中國現代化的障礙	余樹德	31-2
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慧深	37
於荆叢中求突破——中國	陸錦光	42-3
商務從業員縱談中國現況與前景		
中國啊，中國！	特輯小組	42-3
認同與承擔——七十年代的反省	余達心	42-3
教會在大陸	唐佑之	42-3
爲甚麼會不同	主愛中華祈禱小組	42-3



5.1 關社理論

從學生運動到關心社會	周永新	2
社會參與的神學基礎	陳若愚	4
時代挑戰下的反省——洛桑信約對我們的意義	錢北斗	4
洛桑信約的精神	洛桑資料小組	6
認中與關社	向前	6
我對關心社會的一點領會	態良儉	9
阿摩司時代與今日香港社會	社關小組	10
從阿摩司書看神的屬性的祂	社關小組	11
對人的要求（上、下）		13
落實關社的實踐——儉樸生活的探求	態良儉	11
向工人傳福音——十要點	馮煒文	13
佈道或社會公義	R.J. SIDER	13
屬靈、人道、互不相容？	H.M. CONN	16
市場價值	資料小組	16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資料小組	17
從天國的觀念看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資料小組	18
教會與社會在文化及意識形態的相互影響	梁永泰	21
奧古斯丁、路德、加爾文的政治、經濟、社會觀	資料小組	21
社會關懷回顧	周永新	23
雄獅咆哮猶未醒	方奕霖	31-2
我如何看關社	黃小華	31-2
與黃小華、何瀚博弟兄談關社	方曉樑	31-2
窮人何時才可以享受施與的福氣	周永新	35
從宗教衝突到社會衝突	周永新	37
社會關懷的目標	周永新	39
在甚麼人中便作甚麼人——社區工作感言	黃文泰	39
基督徒的政治參與	吳水麗	41

5.2 認識社會

社會參與的實踐——訪楊震社會服務中心	關社小組	4
社會參與事件報導——從愛秩序灣村火災說起	時事小組	4
香港安置區的問題	社關小組	6
中三淘汰試	冬日	12
全人教育與全人福音		
各界輿論	專題小組	12
從基督徒的立場看中三淘汰試	專題小組	12
在九龍灣安置區的福音見證	陳淑蘭	13
葵盛圍——老鼠、政府、居民、我與你	張葉玲	13
艇戶、社會、基督徒	儀	16
從「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看香港教育的本質	葉儀	19
越南難民給我們的教訓	周永新	23
人類的悲劇——柬埔寨	黃健安	24
何謂「工業行動」	專題小組	27
工運在香港	專題小組	27
基督徒如何面對工業行動	專題小組	27
基督徒與工運	馮煒文	27
教會與反對巴士加價運動	張煦群	31-2
兩巴加價事件日程表	研訪組	31-2
我看「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	周永新	31-2
殖民地、難民、香港人	林澤	33
土地和土地政策的認識	高天明	33
鄉鎮之行：屯門新市	鄉鎮小組	33
怎樣評價香港的教育制度	吳思源	33
鄉鎮之行：將軍澳、清水灣	鄉鎮小組	36
我對社會保障的立場和觀點	周永新	38
南非種族歧視與基督教會	張煦群	39
基督徒區議員專訪——基督徒與地方行政	黃鳳萍	42

6 香港前途

「叫他們放心投資好了」——香港前途初探	張敬臣	30
座談會輯錄：從香港前途看香港教會應有的回應	專題小組	30
最大的使命	笑蓮	37
九七迴響	專題小組	37
「一九九七・香港」及福音派教會	亞協《傳》	42-3
末世與九七的反省	羅錫爲	44

7.1 本地宣教

新邨的呼聲	研究小組	4
廣大的禾場——新邨	研究小組	10
香港新生命福音遍傳運動	訪問小組	15
適切的宗教	ALLISTER	16
香港宣教發展——佈道事工之檢討	盧家駁	21
離島福音工作	資料小組	21
本地宣教新動向——發刊詞	專輯小組	42-3
令人鼓舞的福音行動—新邨新人	錢錦華	42-3
「新邨、新人」之後	欣若	42-3
教會的忽略——新大陸移民	中大社關小組	42-3
訪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	資料小組	42-3
村堂十一小組	資料小組	42-3
木屋福音團契及其他	資料小組	42-3
唉！佈道會	譚啓見	44

7.2 海外宣教

從洛桑看世界宣教	洛桑小組	6
一位宣教士的心聲	資料小組	18
亞洲宣教情況——與一位宣教士的一席話	採訪組	30
日本、日本人、宣教	採訪組	34
亞洲宣教士之甘與苦	莫陳詠恩	40

8 文化

異像的傳遞	蘇恩佩	17
沒有面孔的人	LOCKERBIE	18
傳福音？大衆傳播媒介？	專題小組	19
現代文學的反叛	專題小組	19
淺談基督徒與藝術	瑞	28
基督徒與藝術	劉鎮和	28
從現代藝術看現代人的心態	余樹德	28

我的文學觀 文蘭芳 29
「發條橙」的提示 楊傑明 29
傳播新面貌 郭翠琼 35
電視網中人 專題小組 35
內裏乾坤 吳建源 35
「我是一個電視台編劇……」 譚寶儀 35
「神是願意親近羣衆的」 採訪小組 35
——兩度造訪視播團契的印象
按鈕之後 麗英 35
原野有感 曹希龍 37
從福音民歌看基督教音樂 蔡婷婷 42-3

9 學術對話

共產主義與基督教 溫偉耀 6.7-8
社會科學：朋友？敵人？ ADENEY 11
資本主義與基督教 張煦群 12
張葉玲
試論儒家與基督教的共通 蔡貴恒 18
統管宇宙的神 龐自堅 23

10 倫理

墮胎之辯——香港墮胎法例改革始末 5
墮胎問題與基督徒——有否所聖經立場 5
墮胎有理!?——剖析墮胎六大理由 5
我看香港墮胎法例改革 5
ABORTION LAW REFORM 5
A CHRISTIAN DOCTORS VIEWPOINT
墮胎問題不容規避 5
評「是非黑白」的倫理觀 馮煒文 22
評「是非黑白」 龐自堅 22
婦女應否蒙頭 蘇穎睿 23
墮胎在香港 張敬臣 30
對於墮胎倫理的一點哲學反省 羅秉祥 30
倫理與使命 梁兆輝 31-2
等級主義簡介 專題小組 31-2
說謊話可以嗎？ 專題小組 31-2
教會、倫理、社會 專題小組 31-2
遺傳工程學 黃蘊貞 31-2
從法律角度看同性戀行爲的管制 曦凝 34
同性戀・法律・道德・聖經 張慕皚 37

11 基督徒生活

CHRISTIAN COMMITMENT 陳若愚 1
基督徒與知識的追求 謝準慶 1
教會的實存主義：獻身、投身、委身 滕近輝 1
全人的福音 李思敬 2
CHRISTIAN PRINCIPLES ON INVOLEMENT T.N. 2
這一代的挑戰 梁燕城 3
整全門徒生活的意義與實踐 錢北斗 6
引導 J. WHITE 14
聖靈與信徒的得勝生活 資料小組 15
基督徒如何面對商業社會挑戰 王明理 26
基督徒與商業活動 鄭銘康 26
簡樸生活的實踐——訪韓華德伉儷、及我們的反省 蘇恩佩 26
激進者的偶像 WALLIS,JIM 29
我們濫用了聖經 陳士弘 33
似曾相識 專題小組 36
淺論「心理失常」 李展強 36
見仁見智 專題小組 36
誰之過 石丹理 36
從心理問題說到教會傳統 曾家達 36
與讀者携手探討心理之謎 霍玉蓮 36
信而不謎 魏時 38
信而迷者自縛之 艾庭芳 38
神的旨意 蘇恩覺 38
與神的關係 譚坤 38
「迷信」所帶來的惡果 林紫貞 38
探本求源 梁俄 38
訪兩位「門訓」工作者 沈濟全 40
林水招
我也談談門徒訓練 錢北斗 40
與學園傳道會幹事一席話 專題小組 40
南腔北調 專題小組 40
「門徒訓練」的再思 莫樹恩 40
時耶！勢耶！ 專題小組 40

12 其他

信心與理性（上、下） 余達心 3—4
革命文藝 寫作小組 7—8
向馬克思主義傳福音 KRISTENSEN 12
與方法有關的問題 陸順樑 12
東歐國家的宗教政策 專題小組 19
TOZER-THE FORGOTTEN PROPHET C.S.C. 19
東歐宗教政策（下） 專題小組 20
高處不勝寒？ 訪問小組 23
新天主教 陳士齊 24
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學園傳道會 資料小組 25
我所認識的基督徒畢業生團契 朱紀祥 25
從社會變遷看教會辦學 專題小組 33
橄欖——歷史包袱!? 霍玉蓮 34
他們眼中的橄欖 周永新 34
吳主光
撫今追昔 36
談橄欖的苦與甘 掛劍 34
訪馮煒文先生——赴日內瓦普世教會協會的一席話 採訪組 34
訪問基督教輔導機構 專題小組 36
場所團契 陳士齊 36
亞協事件 亞協關懷組 37
「亞協關注小組」發起人一席話 莫惠民 37
他們怎樣離開亞協 莫樹恩 37
「謠言止於智者」 高保羅 37
人誰無過 許立中 37
馮檢基的另一面 探訪組 41
冰心的宗教信仰 梁佳蘿 41
從「天道」看基督教企業 羅惠嫦 42-3
錦上添花？——談基督徒辦報 楊啓昌 42-3
四重呼召的趙天恩牧師 朱惠兒 44
一次有意義的交流會——朋輩神學團契後記 張主強 44

橄欖還要活下去！
25
周年銀禧紀念
總編輯 譚啓見

《橄欖》死不了！

今年是《橄欖》的銀禧紀念年。自一九五九年《橄欖》面世起，《橄欖》經歷了整整的二十四年，昂然的踏入第二十五卷，而新一卷的橄欖出版委員會委員，亦已清楚的算好代價，準備以血汗、以辛勤、以有限却可發展的經驗和才智，以虔敬而敢於創新的心情，羣策羣力的要把《橄欖》辦下去。只要今天的大專信徒中仍有熱血和激情，仍有不滿和勇於改變現實的心，仍有渴望學習和找尋主的心意的委身態度，《橄欖》決不會輕易夭折！

自從上一卷「橄欖要死了！」的呼喊發出，許多關心和擁護《橄欖》的弟兄姊妹不斷的問候和鼓勵，甚至因爲脫期厲害在某些學院中有傳聞《橄欖》已經停辦，不過，與此同時的信件、稿件、奉獻等陸續零星寄來，渴望《橄欖》不要死的說話佔了一些來信的篇幅，這些都使我們相信，《橄欖》雖然有一定的先天貧乏，但仍然有她肯定的讀者！

自去年六月突破機構因本身工作繁忙而不得不終止免費爲《橄欖》負起寄發及批發起，這些業務問題成了《橄欖》延續的極大障礙，但感謝主，祂又感動了多年任職基督教書室的李玉泉先生，願意協助我們做書室代理的工作，更多方鼓勵我們不要終日「喊生喊死」，要積極的發展正面的思想，還尋找能使版委會專心編輯和內容規劃，不必顧慮寄發批發宣傳等瑣務的可能性。得到金錢以外的實際工作的支持，無疑更使我們這羣青年學生雀躍，知道《橄欖》這份獨特的刊物，到底有上主的恩典，還要在這個時代，在現今的教會和社會環境，作她獨特的貢獻。

我再說，《橄欖》死不了，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勵，《橄欖》還要活下去，而且要併發出每一年代，每一代青年信徒的清新火花。瞻前顧後，也正好在新一卷《橄欖》的前路作些回顧，亦讓讀者瞭解一下她的路向。

《橄欖》回顧

溫故知新，每一屆編委會都會和籌備新一年的工作前檢討過去。事實上，二十五年來，《橄欖》確實經過了不少的變遷。《橄欖》在五十年代末的香港大學團契出世，當時她是一份團契內部傳閱的通訊刊物，踏入七十年代初期，內容開始增添了一些神學性和信仰反省的文章，逐漸取代了以前純靈修性的調子。隨着香港社會和學生運動的冲擊，社會關懷，認識中國，面對時代等主題討論漸漸成了主流。

七五年，《橄欖》成爲一份公開發售的刊物，正式以「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等三個口號作爲號召，也不再把《橄欖》局限於港大團契的興趣範圍，而是嘗試成爲整個大專界的雜誌，表達大專信徒所思所想，也作爲媒介讓教會和校園交流，兼且盼望能藉之集合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力量，爲神的名作美好的見證。

七八年，《橄欖》重拾未公開發售前的專題和專欄的形式，嘗試探討一些教會中比較少人注意的信仰與生活的問題。事實上，亦大致由這時期開始，乘着學生運動日漸失去激進先鋒的色彩，《橄欖》的內容漸漸轉向基督教倫理、信仰反省以致教會內部的問題，正如八二至八三年度總編輯陸錦光弟兄所說，《橄欖》似乎在扮演着基督教會評論者的角色。

八一年第三十四期「橄欖回顧」專輯裏總編輯霍玉蓮姊妹的分析，《橄欖》獨特之處是㈠沒特定宗派背景規限，㈡不爲任何組織服務，㈢由大專學生辦，有當代學生的氣息和㈣開放的態度，容許抱有不同見解的弟兄姊妹討論，彼此刺激。然而，優點的背後，却意味着今天八十年代大專界的形勢將毫不能免地影響辦雜誌的弟兄姊妹，也順理成章的支配着《橄欖》的內容和表達手法，隨着大專的平庸化，九七帶來的普遍無能感，以及《橄欖》年事漸長所形成的高深的感覺，《橄欖》似乎失落了作爲大專基督徒雜誌的角色，大專信徒甚至對《橄欖》有敬而遠之的態度。

事實上，近幾年的編委會隔不多久便談論一下《橄欖》的讀者對象問題，八一年甚至明文改訂爲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刊物，接着的年日也終日因基督徒知識份子與大專基督徒這兩個名份爭論，問究竟所謂知識份子的定義爲何，問每期刊印的「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的涵意……

《橄欖》路向的課題

上一屆，《橄欖》經歷了艱苦的一年。說艱苦，不單是推搪上一屆的多番脫期，也是說這一年出版委員會內部的稚嫩，對問題的掌握探索及行政組織上的缺乏，事實上，二年級的弟兄姊妹在未有充份的訓練下負責領導整本雜誌的出版工作是有先天性限制的，而且三年級的同學又少，經驗的遺留很有限，在在都局限了《橄欖》的發展。今年留在版委會的三年級同學比較多，對《橄欖》傳統的瞭解也因兩年的事奉經驗比較好，加上業務困難有解決的跡象，純組織的延續再沒有成爲太大的問題，但更重要的，却是編輯方針，預期目標，雜誌內容等等的制定。今天要做的，反倒是摸索《橄欖》該怎樣看自己的角色，探索服事教會的方向，面對八十年代。

在以上前題下，《橄欖》版委會裏的較資深的成員有過多次的討論，也就外間對《橄欖》的意見作了些個別的意見搜集，更在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舉辦了一次「橄欖路向座談會」，邀請了四位講者和一些關心《橄欖》的人一同討論她應走的路向。以下將是該次座談會中講者和與會者的意見，然後是筆者個人對《橄欖》角色的一點理解，之後是《橄欖》來年路向的表達。

橄欖路向座談會的啓發

橄欖路向座談會的四位講者依次序是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陳若愚牧師，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團契部主任翁偉業先生，前《橄欖》總編輯現爲宣道會沙田堂主任的李思敬先生和多年的《橄欖》顧問，突破機構的總幹事蔡元雲醫生。

陳若愚牧師形容《橄欖》是一份敢於探討問題的雜誌，特色是批判性文章比較多，處理手法較爲負面。他說《橄欖》要有進步則必須收窄目標和收窄讀者範圍。他建議《橄欖》(1)增加建立性和建設性的文章，就聖經立場針對問題作出回答；(2)鼓勵更多大專生投稿；(3)保持論壇的開放，但不要標榜新題目；(4)加強她與其他基督教雜誌的聯繫，促進瞭解和減少重覆和(5)服侍港大團契中的弟兄姊妹，最好能每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份，幫助他們堅定信仰，體察時代。

翁偉業先生的講話分四方面。(1)就立場方面，他批評《橄欖》所說的「沒有立場的刊物」之「沒有立場」已是一個很強的立場，而且在處理手法和文章選材上有一定的偏差，對較基要的福音派立場作出了極端的批評，又刊登了一些太自由派神學的文章。（他舉了三十八期《基督徒可否不相信神蹟》一文爲例）(2)翁先生提到生命和使命的問題，指出一份刊物的成敗在乎她有沒有生命，而這又牽涉到編委會的屬靈生命的深度。他對過去與大專生接觸和工作中感受到的不滿意表示遺憾，並強調編輯們必須有忠心的態度，除了刊物製作外也要建立自己屬靈的生命。(3)內容方面，他形容《橄欖》的運作是一種「家庭工業」的運作，有太強的高等學府知識份子小圈子的感覺，鼓勵《橄欖》反省她的讀者範圍。(4)就組織上說，翁先生懷疑單單由學生辦下去的可能性。在大專生信仰水平似乎低落和期望《橄欖》成爲適切大專生的刊物的前題下，他希望更多神學院講師、大學講師和畢業生的參予，題目上則可探討一些如信仰與學科、宣教、成長等。

第三位講者李思敬先生則強調《橄欖》必須堅持一份雜誌的身份，認爲要求一份雜誌使人信主或靈命長進是不適當地少覷了她的限制，而隨着《橄欖》公開發售的發展，李先生也懷疑她退後一步走回港大團契的必要。接着，李先生認爲《橄欖》既聲明了探討、論壇、橋樑的立場，又表明了讀者的對象是知識份子，她已經負了編輯的責任，對文章內容的選擇並無過份之處。李先生重新強調《橄欖》的出現是當時校園風氣的影響，又指出另一半較多人忽視的《橄欖》衍生原因，即爲弟兄姊妹認爲教會應該有公開討論的園地，對應公開討論的需要。一方面表示對《橄欖》諸般限制的體諒和同情，一方面李先生又重申過去三個口號的意義，(1)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即是先知的角色，但必須同時注重承擔教會問題的出發點；(2)論壇則必須有認眞的研究作根本，也應作些積極的回應及鼓勵更多人參與。(3)橋樑方面，李先生深信神學派別之間、宗派之間、大專生之間繼續需要更多橋樑，利便溝通，而《橄欖》也正好當上了這個角色。

最後，蔡元雲醫生形容《橄欖》是有出路的，而且是大有出路的。作爲一份學生的雜誌，他深信其他的雜誌決不能取代她的位置。蔡醫生認爲《橄欖》應該不甘於做一份雜誌，應嘗試帶來思潮，甚至是一個運動。他提出四點委身的方向作爲基礎。第一是對神的話語委身。雖然應容許不同宗派、不同背景的文章在雜誌出現，但編輯應從聖經中找出不同問題的立場，決不能單以人的思維來作最後的判斷原則。第二是委身於地方教會。在指出教會問題的時候，我們應有

反省，又要有切身之痛，在奮鬥中一起承擔教會的軟弱。第三是委身於香港，在九七的陰影下顯明對這片土地的承擔，願意建設，並與香港羣衆携手面對一切變遷，創造共有的將來。第四是委身於中國，重拾中國人的身份，對中國作出貢献。若然《橄欖》能鮮明地表明這些立場，必定會成爲受愛戴的刊物。

四位講者先後發表過意見後，座談會進到公開討論的時間，範圍圍繞着神學立場、讀者對象、組織上與大專基督徒團契的關係、言論與運動的選擇等方面，曾任台灣《校園雜誌》的陳培德先生甚至提議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負上出版這類雜誌的責任，雇用全職人員而非學生辦下去。此外，曾參予《橄欖》事奉的方奕霖弟兄又強調《橄欖》的大專生性質，堅持應由大專信徒自立地辦，外圍的人（甚至是曾在《橄欖》事奉畢業生）只作背後的支持，而非控制。最後則由筆者作出一些回應。

百家爭鳴，各擅勝場，每個人都對《橄欖》有不同的期望，作爲學生的《橄欖》編輯們自然有「順得哥情失嫂意」的感覺，不過，這次路向座談會也確實提供了好些有洞見的啓發，供我們反省和制定《橄欖》未來當走和可走的方向。

《橄欖》中心訊息試析

正如陸錦光弟兄在四十一期的「總編感言」中說，《橄欖》是有許多客觀及先天性限制的，也受到校園、教會、社會等變遷所影響。別人對《橄欖》的不同要求無疑表示了各方面的關心，但也反映出讀者對《橄欖》的限制之不瞭解，更表示《橄欖》近年未能明確的傳遞出她底異像。以下，筆者將嘗試整理出一點頭緒，解釋《橄欖》的立場和她希望傳遞的信息。所依據的原則和資料一方面是前述的歷史源流，也仗賴新一卷的出版委員會內部的討論與決定，當然亦免不了有一定程度的個人見解。

撇除每一屆編輯路線的修訂與演變，和堅持基督教聖經眞道的不言而喻的基礎，我覺得《橄欖》的核心訊息明顯地是一種信仰態度。《橄欖》鼓吹的不是任何神學陣營或者宗派立場，況且大專界中的弟兄姊妹的教會背景各有不同，隨着每屆編輯們的背景不同，基本上無可能長期把她與特定教會或神學傳統掛鈎，反之，《橄欖》執著的是對信仰的眞誠而來的開放和認眞的態度，具體來說，有以下兩點：

㈠因求眞而來的開放及不斷反省的態度。

㈡堅持信仰對時代、社會、生活的適切性。

這兩點絕不鼓吹虛無的完全相對的信仰立場，却鼓勵讀者和編者常常以求同存異，把眞理越辯越明的態度多聽不同見解的人的說法，才去決定自己的立場。透過衡量不同價值觀基礎、釋經法和神學等的分析和引申，每個人都會更認識自己的信仰本質和實踐，得以融匯把信仰化作生活，推動生活的具體意義。尤其是將要面臨眞正的社會考驗，屬靈和世俗的價值觀相衝突的大專信徒，這樣的處世做人和信仰態度是應有和需要有的，要不然便更容易流失，又或者變成教會生活和工作生活分割二化的雙面人了。

這兩個態度，經年的滲透到每一屆《橄欖》之內，亦因而在外觀上《橄欖》便化成了(1)青年信徒的前衛性，勇於探討各年代顯得重要的難題的地方。(2)溝通的橋樑，讓一些可能老死不相往來的人物或思想可以一同出現，備人作參考交流之用。(3)公開的論壇，讓相對於其他教會內各階層較有知識的一羣的辯論和摸索的場所。

姑勿論每期文章內容偏向那一類型，是探討難題，表達苦惱，安排不同思想見解的舖現……是前衛的、橋樑性的、論壇式的，這都是核心訊息的具體表現。無疑，每一項討論探索都有它的獨特意義，也可以是其目的本身。但綜合而言，儘管一些神學或信仰實踐的觀念觀點對讀者有很大的啓發，苦《橄欖》不會給你「求眞反省」和「適切」的信仰態度，那麼她還算不上完全成功，然而，我們也不能抽空地談態度，却不顧資料及觀點的交流衝擊，否則將永遠徒具空殼，信仰便與切實的生活和思想抽離。

雖然這樣的論述並不能對應各方主內長者的期望，但深信兼容並包，獨立敢言的《橄欖》特色將繼續贏得大家的支持，爲教會作信仰反省，探索使命。

新人事・新口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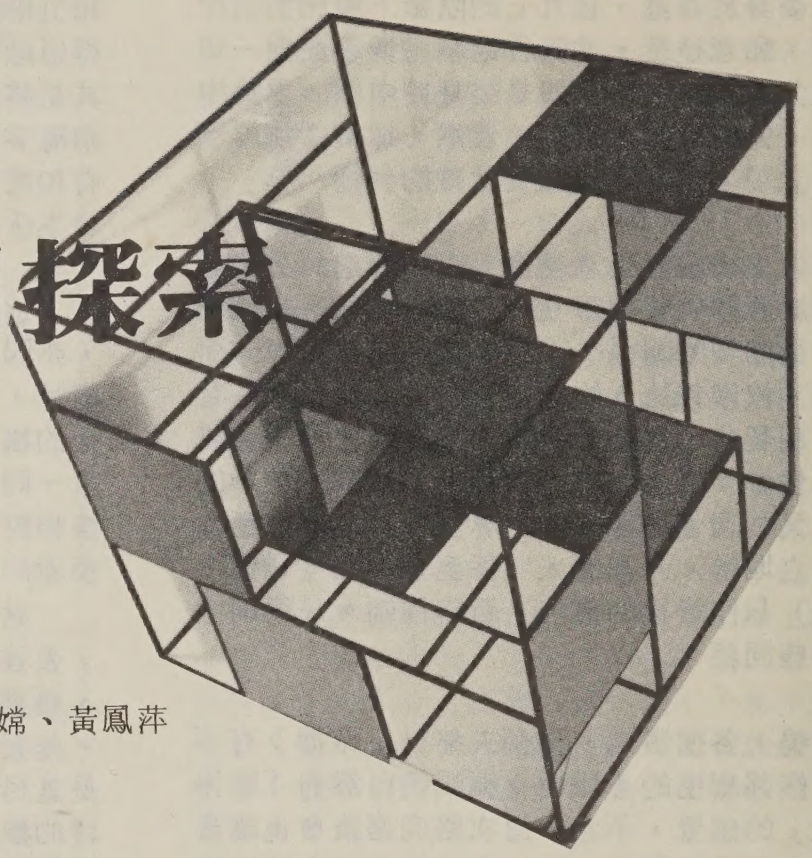
正如公開發售第一期李思敬弟兄所說，新的開始總會給人輕快雀躍之情，然而，隨之而來的將會是把人壓得透不過氣的會議和工作。在九月至今，頻密的工作會議帶來了一些專題的制訂，也開始弄懂自己的角色和處理各種批評和要求，並且投入了迎新講座，專題小組等。

事實上，新人事的第二十五卷出版委員會已定立了新的工作標語，藉之鼓勵自己和大家，那就是封底標明的：

△捕捉時代脈搏
△反省信仰眞諦
△探索教會使命

《橄欖》還要活下去，只要上主仍然供給人手和財政，她還要在「求眞反省」和「適切」上作出她的貢献。容我不厭其煩的再說：《橄欖》還要活下去！

願携手•同探索



專題小組

（專題小組成員：蔡家玲、陳子玲、羅惠嫦、黃鳳萍、譚啓見、沈濟全。）

專題小組從開始構思主題，討論著手方法，文章內容，至四出走訪有關人士及教會領袖，因環境的阻礙而多次修訂表達手法，我們一直抱着一個基本態度：就是爲香港教會在面對九七變動底下探求出路。

中國政府已聲明要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香港主權，儘管有關方面透露保持香港基本社會制度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保持繁榮等空氣，但無可否認的事實是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將會越來越密切，本地的政治、社會及其他一切制度結構一定有所變動，逐漸溶過渡進入中國這個整體之中，不管是五十年後，抑或藉詞香港動亂而臨時收回。

在大時代冲擊底下，香港教會香港信徒應何去何從呢？依然故我，維持現狀？過去百多年的中國教會歷史不是沒有教導我們，教會在變動中不及早準備所引來的措手不及，民國初期的非基督教運動的冲擊和解放後一連串的打擊分化都是切實的鑑戒，那麼，今天香港教會在面對九七這個時機時，我們該作怎樣的全盤反省和行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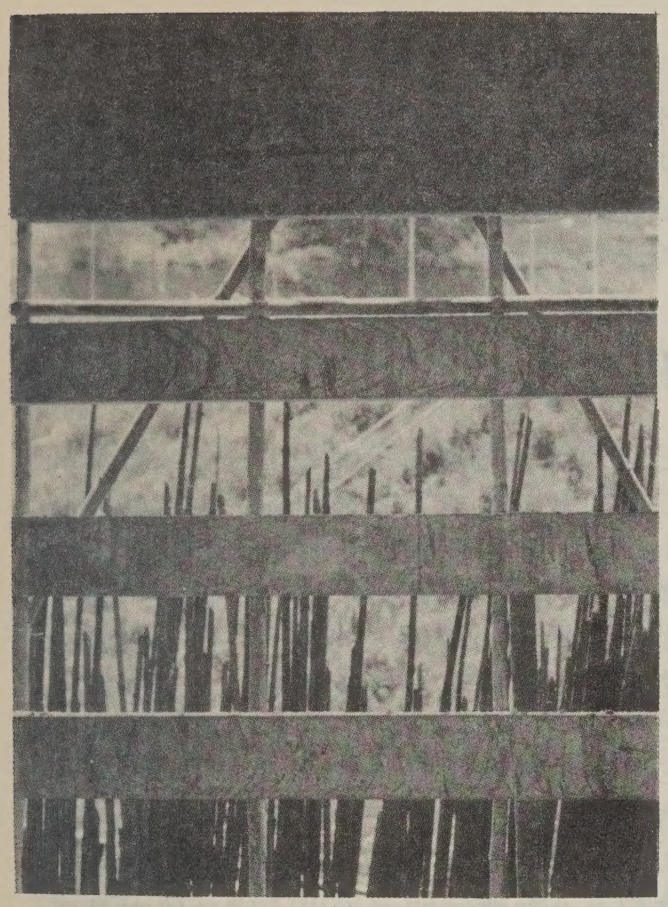
香港教會應怎樣承擔這個時代的政治、社會變遷呢？中共的宗教政策是怎樣的？我們對「三自」應抱甚麼態度？教會的本質是甚麼？教會的組織、架構、聚會形式應作怎樣的改變？這些都是專題小組關心的問題，亦深信是香港教會必須面對的。

基督徒是社會的一份子，應該付上公民的責任，關心並參與政治，合力建設一個較合神心意的社會，而教會作爲一個基督徒羣體，一個社會中的制度組織，亦應以先知的身份，在政治和社會事務上提出基督徒基於聖經原則的意見。然而，教會是屬靈的信徒羣體，一羣分別爲聖而在世活着的人，神的權柄是超乎政權國限的，基督徒可以在任何政治社會制度下爲主作見證，我們也深信瞭解信徒可以怎樣在極權專政底下作見證是今天的需要。

整個專題由回顧中國教會在四九年解放以後的經歷開始，接着從三篇訪問稿中反映不同背景和立場的教會長者的觀點，希望兄弟姊妹從教會本質和教會模式的討論中得着啓發，最後以專題小組一些初步的心得作小結。希望這個專題，能多多少少刺激起大家，切切實實地思想教會的將來（當然，遠景是中國教會的出路。）免得衝擊、變化或宣傳潮流來到之時隨風向搖擺，又或者措手不及，無所適從。

附錄中簡單介紹了共產主義的宗教觀和一些有關中國處理香港教會的消息，與及記述了專題小組四出找長者訪問的困難和我們的反省。盼望兄弟姊妹都能從中得着啓發，幫助大家決定大家所屬基督肢體的去向和發展。題目太大，不可能一下子解決，還有待大家進深反省研究，《橄欖》深願充當《九七論壇》，爲弟兄姊妹發表「基督徒與九七」的文章或討論，誠如題目所示：

願携手，謀出路！



從中國教會的經驗看九七與香港教會

高天明 羅志傑 講述

駱惠芝 譚啓見 記錄

編者按

本文是橄欖出版委員會八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間一連串內部迎新學習程序中一次座談會的記錄。其中高天明先生規劃了整個座談會的範圍和入手方法，並且談及中國教會回顧中的「非西化」和「單一制度化」兩點，羅志傑先生則談到中國教會政治化和其後三自與香港教會的關係等各項。在這裏用一篇文章一併刊出，是基於兩位講者演講前是先有默契，共同考慮論述方式的，而且內容非常銜接，然而，二人的觀點在細節上却未必完全相同，希讀者留意。由於座談會時間所限，講者說只是提綱挈領地提出了一些看法，未曾深入探討中國教會史的問題，講者提醒編者敬告各讀者，若要深入瞭解整個中國教會情況，務請翻看各種研究性期刊和書籍。

高天明先生爲一專業城市設計師，對中國教會問題有濃厚的興趣和深刻的反省，羅志傑先生則是香港福音證主協會中國事工部同工。

前言

香港在九七以後會變成怎樣是個未知之數，究竟是中國政府的全面控制呢？又抑或是制度眞的不變的「港人治港」呢？這還有待歷史驗證。我們雖然現在無法知道將來的政制，但我們也許可以從過往的歷史發生的事情，去猜測一下未來可能的發展。過去中國教會在中國大陸的遭遇和轉變，也正好作爲香港教會的參考。

在探討中國教會問題時，有兩點是要留心的。首先，就是基督教問題在大陸並不如一般信徒想像中的那麽重要，對共產政府來說，宗教存在並不是太嚴重的問題，宗教在共產主義裏所佔地位不高，通常只被視爲民族問題、社會問題等一類處理。其實，大陸的基督徒數目佔全國人口很低的一個比率，即使有影響力，也不足以翻天覆地，共產黨也犯不着專找基督徒麻煩。事實上，基督徒在大陸遇到的待遇，和其他人士如知識份子等是無大分別的。其次，在分析中國教會問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其他的環境因素，而應將之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歷史的發展放在一起處理。

中國教會的「三化」

自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起，中國教會經歷了很大的轉變，我們姑且歸納這些轉變爲「三化」，就是「非西化」、「單一制度化」和「政治化」。

(一)非西化

中國人對西方人的仇視不滿，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十九世紀，基督教的確是伴着鴉片、帝國主義、科技科學等傳入中國的，因此在沒有弄清帝國主義和宗教的關係前，也難怪中國人對基督教抱有頑抗的態度，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曾屢次出現反基督教的浪潮。

共產主義高舉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推崇集體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截然有別。事實上，中共在建國初期，便推行了一連串的「非西化」政策，從外國人手中接回中國教育、醫療、經濟等方面的控制權。這對基督教而言，便

是排斥西教士，接管教會辦的大學、醫院……等團體。

在中共的領導下，「三自運動」在五十年代初在中國基督教圈子中登場，她的特色也就是認同「非西化」的政策。其實，「三自」的名稱也明顯表示了她與帝國主義對立的立場：「自治」是指不受帝國主義的治理；「自養」是不用帝國主義的金錢；「自傳」則是不傳帝國主義的訊息，也不容許帝國主義者在國內傳教。這個運動剎那間使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無立足之地，而整個中國基督教的工作，就落在中國本地信徒的肩膊上了。

回看現今的香港教會，在「三自」的原則上，「自治」和「自養」相信還不致引來教會工作太大的困難，最大的問題却又是在「自傳」方面，香港基督徒有適切香港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的基督教訊息嗎？如果我們沒有適切的訊息，大伙兒也只好像中國當時的基督徒一樣措手不及了。

(二)單一制度化

在共產黨的觀念中是不希望全國上下有一樣東西是不受控制或監管的，他們希望達到清除異己、「單一化」的社會現象，因此，在掀起排斥西教士的風潮後，宗教政策逐漸轉向本土的不受控制的基督教組織，諸如王明道等的獨立教會、倪柝聲的小羣教會、耶穌家庭等，希望把一切歧異的基督教單位納入「國有化」、「單一制度化」的三自模式。換一句話說，「三自」可說是國家用來「純一化」中國教會的組織，以便於控制。一方面，他們有要求別人簽名附和贊同，在另一方面，則積極爭取找尋一些黨的支持者同情者，而基督教內的這些人，便成爲「三自」主流，更逐漸有組織地辦這純一化的工作。

在演變的課程中，中國教會出現了「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的分化。「家庭教會」可說是對純一化的反響，並非刻意籌劃而有的，是「三自」作爲政府心目中的唯一代表以外的信徒聚集。家庭教會最強的時候，亦正是「純一化」情況最盛的時候，當宗教政策稍爲開放的時候，兩者的對立也不致太強。

有「統一化」便有「二分」，有「二分」就必有對立，基督徒固然應用愛心處理，但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而言，消除這些歧異的方法，却是控訴、學習和勞改，而教會內也出現彼此猜疑對峙的情形。這種情況恐怕亦是香港教會在將來要面對的問題。

在繼續分析「一統化」「單一制度化」的情況時，要證清一下「三自教會」的本質。簡單來說，初期的「三自教會」神學思想屬自由派，政治上是親政府的，甚至是政府的代言人。近期的「三自」，出現時有福音派的影子，好像是戴了假面具做一些生硬的動作，最終目的是否要達到某種目的，迄今則仍是香港教會爭論的問題。

踏入八十年代，三自教會多方面與香港教會接觸，我們不能否定交流的需要，但我們也當想一想，三自教會的模式和他在中國現教會史上所帶來的衝擊是否香港教會將來都要走經之路嗎？

(三)政治化

其實，三自教會的發展也是跟着中國政治動態的步伐走的。三自教會的組成及其價值觀，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如「土改」、「三反五反」有很大的關係，又若不是韓戰爆發，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仇視也可能沒有那麼深。除了發展上的關係，組織上三自與政府也有很強的聯絡。五十年代統管宗教事務的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七十年代，教會事務則是在中央統戰部之下，其中對三自的監察聯絡是明顯的，而且中共在八二年的十九號文件《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政策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中，論到宗教自由政策時，更在十二大點的第一點開宗明義指出「宗教終究是要消亡的」，而三自所發報的《愛國公約》也清楚表明三自支持政府的立場（編者按：讀者如有興趣，可翻閱八三年的福音證主協會的《守望中華》雙月刊第五十六期或者《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一書）。雖然組織上不足以證明三自是官方的組織，但綜觀過去三自的發展，則是與政府各時期的頒令極之吻合，宣揚的思想也顯得非常一致。

不論是透過三自或者另行有政策頒令，政府控制教會監察教會發展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舉例說：五七年「整風運動」中頒令教會牧師必須領有執照，才可在教會中講道；五十年代初政府不容許人傳反動的教義（即所謂「五不要」，其中之一是不要傳反動教義，包括上帝的創造、主耶穌藉童貞女而生、行神蹟奇事、復活升天等）；八十年代，三自又通過所謂「三定政策」——定片、定點、定人（即傳道人要經過三自和基督教協會的審核、批准、按立才可在指定聚會點參予聖職，而且又要局限於某一地區教堂之內，不准旅行佈道）；八三年上海一位三自教會牧師主領查考《創世記》的查經班也被終止，教會牧師也被人替上等等。總之，反映出來的事實是社會主義不容許與其所信相違反的意識的存在，(創造論和超自然世界的存在是唯物的共產主義所不相信的！）也局限鎮壓了傳福音的自由。這種「只准信教，不准傳教」的政策是福音派信徒不能認同的。

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之間

有人以「主流、小圈」的分法爲處理三自和家庭教會，但我情願用「自由派」和「福音派」的神學立場來理解他們的關係。福音派對事物的立場往往較爲

絕對，自由派則採取較開放的態度，謂前者退避，攪小圈子。其實，「開放」是另一種絕對，自由教會（LIBERAL CHURCH）是一個很極端的絕對。不過，面對自由派的普世教協（WCC）的主流形勢，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都會產生是否需要與之對立的問題。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今天大陸上的三自與家庭教會之間的關係上。三自教會一方面擺出開放寬容的信仰立場，加之以政治宣傳和影響在背後支撐着，所以在大陸也是擺出一個主流教會的形勢，也難怪部份家庭教會和海外的信徒也有這個對立與否的猶豫。

然而，就資料和交往顯示，三自與家庭教會的關係是可以用政治和家庭教會的關係來理解的：

三自ＶＳ家庭教會＝政治ＶＳ家庭教會

政府既然認定三自是基督教正宗代表，便可以藉詞不接受三自以外不受控制監察的其他聚會點，將教會問題化作政治問題，把三自「一統」以外的不參加三自不受三自監管的視爲「不愛國」，是思想上不受控制的「反革命份子」，故此可以用政治上的衝突的概念來逼迫家庭教會。

事實上，家庭教會並不一定要與政府對立。就初期的情況來說，福音派基要派教會只是對政治無大興趣，甚至是畏懼政治，所以才不參予有政治色彩的三自的某些活動，他們只不過是想生存而又擁有自己的信仰而已。可是，隨着他們由不參予三自而演化成家庭教會，又在人數上逐漸強大起來，才引致現在好像分歧對峙的局面。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三自與家庭教會的對立中，三自打勝仗的成數頗高，一則他們有政府在背後支持，二則是由於他們宣稱自己持有一個開放接納的態度，較容易獲得一般人的附和，以爲與之對立者必是保守落後的。

這種大陸教會的經驗，也正好給香港教會作爲極好的參考。

香港教會與三自教會

歷史是否會在不同的時空重演呢？中共政府既定的宗教政策會怎樣影響香港教會呢？香港教會與三自的關係日後又會發展成怎樣的一個模式呢？

一貫以來，共產黨的基本策略都是透過統戰和滲透，在三自滲入和影響香港教會的可能性下，教會應份外的警覺和預備。香港教會在認知事情上一直都很遲緩，在沒有防範的情況下，香港教會基本上已經輸給三自了。事實上，目前香港教會和三自教會的聯絡，已經進展到「廣東三自代表團」成員能在香港教會中講道的階段了。

在這裏我們可以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面對九七，面對極權的共產政權，基督徒的立場和態度應該怎樣呢？是妥協性的在容許的範圍內三自的路線中發揮到極致？還是對抗性的依然以搶救靈魂爲事呢？

香港的基督徒大多未曾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的地方生活過，未經歷過慘痛的教訓，對三自往往存在一定的憧憬，抱着友善的態度。然而，在處理信仰與三自是否有對立時，我們需要分辨清楚，那些是「基本分別」（INTRINSIC DIFFERENCE）那些是「表面之別」（SUPERFICIAL DIFFERENCE），外表上的聚會相交形式的不同問題並不大，但若矛盾觸及信仰的基本立場時，則縱使結果可能是慘痛的，我們也應勇於面對，提出反抗。

基督徒面對中共宗教政策時，要分清楚陣線，立場要穩定。政府若在三自背後掌權，即使苟且與之妥協，最後也必會失敗，五十年代的陳崇桂趙紫宸是很好的鑑戒例子。若政府堅持「一統」，又在背後操縱三自，那麼基督徒對三自應有劃一的答覆。若我們的思想還是停留在「相對」的狀態下，不擺出一個穩妥的信仰立場，不清楚釐定我們的容忍界線，基督徒的「受苦心志」便變成虛無一一我們「無所謂」，亦因之而無苦可受。然而，保羅在聖經中清楚的說：「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三：１２）讓我們好好的在這些問題上反省決定。

九七之前言徒可以做甚麼

除非中共政府能修定「一統」的政治化統戰方式，否則將來的香港教會，不論甚麼宗派，都有可能隨時遭到被強扣「反革命份子」帽子的命運。現在身處言論自由的香港，教會有否利用現有的條件去淨化自己和爭取民主自由呢？還是在維護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安逸順服地度日？

面對君臨天下的大一統制度，香港教會橫豎會被定死罪，便當要死得轟烈堂皇，現在爲何沒有基督徒敢出聲，向中共政府表達意願，積極爭取香港的民主治制自由，提出宗教言論自由等等的要求呢？

雖然在九七陰影的政治壓力下，香港的信徒亦需要對香港的文化、社會有一份濃烈的承擔。我們爲明天而努力，但同時讓我們也珍惜掌握今天，過一個積極、委身、璀燦的基督徒生命！

以不變應萬變

張慕皚博士是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觀點相信頗能代表較保守的福音派教會。建道神學院是神學生訓練機構，相信他的看法會對一部份年輕傳道人也是有相當的影響力的，故此我們訪問了他，看看面對九七，他覺得教會應當做些甚麼，有些甚麼出路。

—訪建道神學院院長張慕皚博士

訪問、整理：黃鳳萍

香港教會作爲一個羣體、組織，面對九七前途，你認爲會遇到甚麼問題和困難呢？

「談及九七問題，現在我們仍未確知將來有甚麼改變，究竟香港是否維持現況五十年呢？這個現在還未肯定。當將來的改變還未明確朗時，我們很難談香港教會將面對甚麼改變。」

「在九七問題上，現在的基本假設爲香港的主權是屬於中國。在這大前題底下，香港教會應在幾方面預備一下。首先，中國大陸是共產政權，教會應該認識在世界歷史上共產政權對宗教的處理方法。過去卅多年來，中國政府對宗教的態度是有改變的，教會應更深了解一下這些歷史經驗。其次，教會應該讓弟兄姊妹認識共產主義，並認識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在本質上的分別。」

「現時一般信徒對九七的醒覺仍然不足夠，他們不見得太擔心。教會信徒其實也和其他一般人一樣，最關心的都是將來能否維持開明的生活，有沒有賺錢機會，應否移民等。」

你提及我們應多了解共產政權對宗教的態度，那麼你怎樣看中共的宗教政策？

「中共是堅持無神論的，對宗教最好亦只是容忍，但眞正的宗教自由似乎是不可能的。當然根據憲法，大陸是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不是只限於信的自由呢？可不可以傳呢？如果不可以傳，這是福音派信徒不可以接納的。基督教的本質是往外傳的，基督徒亦應該實踐大使命，所以不能接受『只可信教，不可傳教』的政策。不過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大陸的宗教政策會否在香港實施呢？這仍未有答案。」

你對三自教會本身有甚麼看法呢？明顯地，現時香港教會對三自的路線和神學立場抱不同的態度，你認爲香港教會應否認同和參與三自教會呢？

「在三自教會裏，有部份信徒所信的與福音派信仰是相同的，但亦有部份所信的不盡相同。所以我們不能對三自教會裏的信徒有甚麼一致的看法，我們不能一概而論說是三自教會的我們就不能與他們來往，實際上是要視乎他們的信仰而定。」

「在參予與否的問題上，我不能代表所有教會、信徒發表甚麼意見。可以說的是，「三自」這個路線，即是「自養」、「自治」、「自傳」是可以肯定的，香港教會長遠來說也應這樣走。不過，以我看我，如果中國政府將來要求香港參與三自教會的話，我想會有好些教會不會參加，特別是一些較爲保守的福音派教會。」

相信九七對香港帶來一定的冲擊和改變，面對這些我們希望探討適切的教會模式。在崇拜聚會、團契生活方面，你認爲教會應作甚麼應變呢？

「一般來說，我以爲香港教會應該以不變應萬變，當然若面對重大的政治環境改變，教會應作應變，但現時我看還是以不變應萬變爲佳。這個說法並不是說教會要死守傳統，面對新環境也不作反應。其實，在談組織上、聚會形式上的改變以先，我們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聖經眞理和傳統之分界。聖經眞理是不受環境影響的，是不會改變的，而傳統則是隨着環境變遷而改變。」

「最基本我們知道聖經眞理要求我們不可停止聚會，至於教會崇拜方式應該是怎樣的呢？聖經有大原則，却沒有細則。不過我們相信崇拜不一定要在一所建築物內，還可以在家庭裏崇拜。信徒最關心的是將來有沒有聚會自由，形式方面倒可隨環境需要作適當的改變。」

另一方面，你怎樣看香港教會的宣教工作？面對九七應作甚麼檢討和改進呢？

「回顧香港教會幾十年來的福音工作，我們發覺五十年代大型的羣衆佈道工作是十分有效果的，因爲當時的香港人主動地嚮往福音的。但隨時代改變，香港人的生活更富裕安逸，羣衆佈道已不再很吸引了。近期我們看見有不少新的佈道工作興起，但這不代表羣衆佈道不再重要，羣衆佈道仍然應該繼續，並盡量將它辦得更好。不過教會不應只採取單一的佈道方式，我們的目標應是『全人關懷』，傳福音應該多元化。向來，香港政府給予教會很多好機會，例如讓教會辦學，辦醫療和社會服務，這些都是教會多方面的全人關懷工作。近來，亦有很多人實踐社區教會的模式，我覺得這嘗試是好的，教會亦應多探討這方面的路向。」

這樣說來，教會似乎不需要作甚麼變更，繼續一向所做的工作，這樣會否太被動呢？

「不能說是太被動的，因爲事實上我們未能確知將來香港會面臨甚麼變更。在談判仍未有結果之前，在對將來的變更不明確了解之前，教會是不適宜在組織上，聚會形式上作甚麼改變的。我個人認爲教會現在應抱『靜觀其變』的態度，看準將來中國政府要實施的政策和對宗教的態度，教會才作相應的改變。現在教會作越少改變越好，我以爲這是較有智慧的。」

你如何看教會在面對九七的處境底下應作的神學反省呢？

「現在我覺得最重的神學反省是我們的教會觀。我們應該認識各宗派的教會觀，並分辨清楚那些是聖經眞理，那些是教會傳統，然後建立正確的教會觀。合一的問題其實一向是很富爭論性的，在不同的環境底下是有重新思想的必要。究竟合一的路線是怎樣的？在那些情況下可以合一，那些情況不可以？各宗派怎樣看教會的使命呢？教會與社會，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又怎樣呢？這些問題都是傳統教會比較少探討的。」

爲甚麼認爲 合一問題在這個時候有反省必要呢？與九七又有甚麼關係呢？

「一九九七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既是大多數人的推測，而三自是不主張有門戶之分的，因此宗派和合一的問題亦可能是將來香港教會要面對的問題。一般福

音派教會以爲只有在同一生命和同一基本信仰下才有合一的可能，而且組織上的合一並非可行或有好處，而某些事工上的聯合則是可行的，相信一般福音派教會不會放棄這種合一的看法，在這種合一的原則下如何去適應將來香港可能有的改變，是一個值得去深思的問題。」

可否談談你對教會與政治參與的看法？這方面的神學反省對教會面對九七有甚麼意義？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第一，教會不是一個政治團體，第二，教會和信徒與政治的關係視乎身處何種社會。如初期教會處於一個關閉的社會（CLOSED SOCIETY)則沒有參政的可能，只能有服務性的社會關懷，如果處一個開明的社會（OPEN SOCIETY)，教會和傳道人亦應專心以傳道祈禱爲事，而信徒則應以公民身份在民主制度中去盡公民的責任，如投票、競選議席，在合法和合理的情況下推動社會制度的改革。教會則應持守政教獨立的原則，專心做好屬靈事工，同時參與治療性的社會服務。」

你會考慮離開香港嗎？你覺得香港的信徒應否移民外國呢？

「我曾在北美居住十八年，持有加拿大護照，現在沒有打算離開香港，反而覺得是事奉神的好機會，很多人在談移民的問題，亦有人反對教會領袖和信徒移民，在這事上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基甸去打米甸人時，神只需要三百人，因此要求凡懼怕和膽怯的可以離開，立刻有二萬二千人離開，我相信神一點沒有責怪這些離開的人，而離開的人亦沒有難爲情，讓我們學習神的愛心和偉大的心靈，不能因自己留在香港而責怪一些想移民的信徒。這種思想很容易變成法利賽式的自義，帶來別人不必要的內疚感。神國的原則永遠是小數人被神使用去完成大事，一方面鼓勵和欣賞一班決志留港的人，同時用愛心去祝福和歡送一班離開的人。」

訪問完張博士，發覺所得的只是些一般性的答案，「以不變應萬變」，究竟這是謹愼還是坐待宰割呢？教會可不可對自己身處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作出要求呢？

（上接P. 26）

在這個情況之下，信徒聚集除了對應信徒的宗教需要外，也照顧其他社區內的人的集體需要，社區關懷及關心社會成爲教會的教導，承擔本土本區的使命。整體來說，這種模式是較強調信徒作爲社區一份子的身份，切實承擔身處的環境。在這個前題下，宣教一如前述，是由具體的社區服務使人領悟信仰的適切性，漸而溶入這個服事人又敬拜神的信徒羣體。所爲一個共同承擔社區責任的信徒羣體，他們彼此間的相交也就變得有事可爲，透過共同服務社區的事工，他們的肢體生活也就建立起來。

教會與社區的連繫既然這樣強，教會這組織制度也會得到衆民的喜愛了。

各模式的前題要素

即若姑且不提其他，這三個「理想模式」其實都有各自的特色，比如傳統教會和社區教會會需要精英色彩的傳道人長執和社會工作者，而門徒訓練會導致神學發展的精簡化和局限等。此外，各者所需的政治制度前設也有不同，傳統模式和社區教會的建設都需要現時香港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基本上不變，容許信徒自由的表達和實踐信仰，不論是批判社會制度抑或服務社羣，社區教會組織地區勢力更可視爲教會自保以外的努力，在政治狹縫裏證明港人自治的可行性，而「門訓」「家庭」式，則可以在最極權的制度下私自隱存，延續下去。在中英談判未揭盅之前，各模式也會在不同程度上有各自的發展。

其實，這些不同的模式也代表了不同的神學前題，對信仰內容和信仰的中心信息都有各自不一貫的看法，兼且可能互相衝突。比方說，社區教會所提倡的處境關懷究竟是不是信仰要求信徒履行的使命呢？對聚會導向的傳統思想來說，處境關懷如非全無意思，最多也只是達成教會其他目的之手段，而對小組導向的信仰形式的信徒說來，這並不是每個信徒理所必當的行動，傳福音，救人靈魂的工作才是唯一要緊的使命。這裏不是以神學辯爭爲主題，只是指出外表的差異可能代表的具體神學前設之不同，然而，不同的想法和做法也各自含有一些眞理成份，面對香港前途，反省教會可走的方向之時，除了模式的參考選取融合外，我們更要整合調和這些不同模式背後的神學所提示出來的信仰內容。可能從這裏我們會找到第四種教會組織形式，更健康地走上教會延續更新之路。

教會信仰內容和組織模式的關係，模式發展等等應該不是在面對隨時的轉變才提出的，好像平信徒和牧職人員的強分早就引起過一些關注，但問題的急切性和重要性却被忽略，許多底層的神學問題如教會觀、人觀等也是如此，究竟香港教會的信息和組織內容要怎樣才適切現時和未來的香港呢？我們且齊來拭目以待。

訊息還夠不夠落實呢？

—訪李景雄牧師—　訪問、整理：羅惠婦

編者按

李景雄牧師是道風山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主任，所屬機構曾被福音證主協會的《守望中華》雙月刊批評爲三自教會的「代理」，相信觀點與前述兩篇文章會有分歧，還望讀者細心閱讀，比較思量。

離開繁囂都市，走上沙田大圍道風山路，計程車徐徐駛行，沿途高樹林立，寥無人跡。不久，便到了屹立在山坳的一個古色古香的地方。穿過拱門，進到了「道風境界」，仿若走到了另一個世界。

勞煩幾人引路，繞過幾條小路；終於踏入在「道風山」事奉九年的李牧師的辦公室，寒暄一番，簡介此行目的，便進入討論我們最關切的問題——「九七與教會」。

教會不應被動地接受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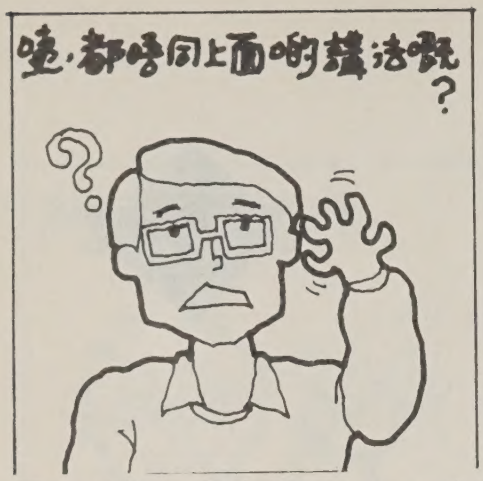
「中國收回主權、治權，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香港教會作爲一個羣體、組織，面對九七前途這事實，你認爲會遇到甚麼問題呢？」我開始便這樣問。

李牧師連忙就中國收回主權、治權這點說：「教會人士必須接受這個事實，但不是無可奈何的接受，而應理解這是歷史潮流，香港歸回中國是恰當和合情理的。」停了半晌，李牧師接着說：「但主權不是概念那麼抽象而已，談它不可以與政權分割，中共政權以往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極權主義曾經抑壓人性，但是否中共將來永遠不變呢？世上任何國家，政權都不會絕對沒有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必採取宿命論的態度。若我們眞的關心，在某制度下，改善的可能性就會大一些。當然，這不等於說中共各方面都會變得完善，但亦不等於說中共制度完全是我們香港人沒有辦法去改善的。我希望中共大陸會有改善，怎樣的改却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的。」至於香港這方面，他說：「雖然主權和治權是不可以分割，但香港將來極可能變成很特殊的自治區，有相當高的自治權，香港人在這裏可以作出貢獻，如自治能力，民主制度、分區議會等。」

宗教自由是治權的一部份

「但在中國收回香港主權、治權這原則下，香港教會自需面對中共宗教政策，你又如何理解這點呢？」連隨又問。

李牧師徐徐地答道：「宗教自由是治權的一部份，聽聞中共政府人士，小憲法制定會適應香港，當中一定談到這些自由，這是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一。」至於中共宗教政策，他說：「香港與中共宗教政策，可能有抵觸的地方。從基本假設說，馬克思思想指宗教極其量是可容忍的事，宗教只是弱者的需要，尤其當社會矛盾未解決之前。比較容忍的馬克思主義者則說，宗教會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存在，與其用高壓手法，不如用較溫和政策容許宗教。而對我們信奉宗教的人，自不同意。」接着又補充說：「要知道中共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不是宗教自由的國家，對宗教加以控制並不出奇！至於有人攻擊中共不准信徒在教堂以外傳福音這點也不是絕對的，我不是爲中共宗教政策辯護，有很多是不能接受的，但問題是你在內還是在外，外間人有意煽動是不負責任的，而且在內地，中



國基督徒也有他們的方法去傳福音。就我自己來說，也曾在內地公園與別人談宗教。」

說這些話的人不知所謂

「有這一般的看法，說〖普世派〗親〖三自〗，〖福音派〗反〖三自〗，兩派對峙只會陷入僵局，你又有甚麼看法呢？」既見對三自教會評論較爲寬容，順便將這疑問向眼前在被稱爲普世派機構工作的李牧師提出來。

「說這些話的人不知所謂！」他劈頭一句便這樣說，面有慍色，有點激動接着說：「三自教會內，有很多牧者都是福音派的，有些人喜歡強調中國教會內分開普世派和福音派，是很有成見的，這樣對中國教會實在不好，對香港教會亦帶來分裂。即使家庭聚會都有種種形式，亦有很多異端，若一概而言則表示他們思想有點糊塗。爲甚麼他們不往內地親自觀察一下呢？事實上，即使有對峙，我們也不應把它擴而充之，變本加厲！」

「此外，所謂普世派和福音派對立，在中國以外，不一定是那麼對立的，如最近普世教會協會在溫哥華舉行，有一班福音派領袖說出很多讚賞的說話，當然在一些地方仍不同意，而即使普世教會運動中，亦有很多不同傳統背景的宗派，其中東正教人數不少，靈恩派的人亦有，若盲目堅持兩個對峙陣營的分析，是很無知的！」他一連串地說，窗外鳥聲吱吱地附和著，但此點似仍是香港教會一個未曾解開的結。

三自愛國運動不一定是猶大，可能是彼得

「對三自教會的理解頗有爭論性，不知道李牧師又有何看法呢？」接着又問。

「首先，〖三自教會〗的名稱不恰當，你可以說與三自愛國運動有關的教會。從神學角度來看，教會與政權永遠有一個很微妙的關係，在歷史上許多不同的政教關係形態：有時政權高高在上，有時教會強過政權；有時教會索性不理政權，有時教會抗拒政權。但問題是：教會如何在這微妙的關係忠於她的主。」

「中國大陸教會經過很迂迴曲折的歷程，有時會軟弱起來，有時會有積極的表現，不能一概而論。說三自愛國運動是猶太不大妥當的。可能有個別人士出賣了主，亦可能有些教會人士有點像彼得。彼得雖然三次不認主，但最後成爲忠心的僕人，變得很剛強。國內的教會有各種經歷，我們不想審判別人、或挖苦他們，或找舊賬，而應該向將來看。近三、四年，教會實在很有活力和生氣，是有聖靈帶領的。在三自運動和中國基督教協會帶領下，基督徒與政府打交道，當然，教會中亦有些基督徒不願與他們合作。但最低限度，政教之間也應該有一個聯絡，而且聯絡也絕不等於屈服。此外合一的表現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他說出個人的看法。

「但若三自教會移植在香港又怎樣呢？」我問。

「三自原則（自立、自養、自傳）是好的，香港大部份教會也做到，但若採取「三自愛國運動」這名稱，「愛國」二字就不是那麼簡單了，說願意參加國家建設，愛護人民，很好，很容易，但到了某個程度，又碰到政權問題。我想大概不必用愛國這字眼，只是教會應該參與國家建設，認同中國的歷史和命運！」

「至於三自愛國委員會或香港教會會否成爲統戰工具呢？統戰一詞的確會引起很大情緒，我個人覺得統戰是一個手段，有時候是很厲害，利用完人或一個團體之後便棄之不顧，甚至日後視之爲敵人，那是沒有原則的。但有時候，統戰的目的不是不好，如四化、社會建設。香港教會人士應看清楚，在某情況下，可與政府、或非宗教性社會團體合作，要認識到不要被利用，總之要〖靈巧如蛇〗！」

我們應盡量參與社會建設

「再返到教會面對〖港人治港〗可作甚麼這點上。雖然幾方面人士都說香港可以保留經濟制度、法律制度，但變也未嘗不好，資本主義制度有一定的成就，但也有應該改善的地方。教會應給信徒信心，無論將來如何，上帝是掌管歷史的主宰，必有祂的美意，也應鼓勵信徒盡量參與社會建設，盡量運用上帝給予我們的恩賜，過去教會却在這方面迴避，常顯得軟弱無力。」他這才緩緩地說。

社會越世俗化，基督教信息越能表達出來

「剛才提到教會對社會建設應盡一分力，但教會內部模式也應有相應改變，你又怎樣看呢？如崇拜方面。」

「若中共政策在一定的時間沒有改變，香港教會可能依然有大型聚會，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崇拜模式，可有家庭聚會，那麼，平信徒領袖是很重要的。」

見他停下來，便接着問：「在相交方面，又如何呢？」

「在工作環境中，能帶出福音訊息，如一班學校老師可走在一起互相支持，見證信仰；又如基督徒社會工作者，可有特殊表現，對人特別關心，相信人可

以有機會再過新的生活，個人信仰固然重要，但團契相交也不可忽略。」

稍一思索說：「至於合一這方面，將來會否比現在好些呢？所謂普世教會運動是有可取的地方的，它打破狹窄的宗派主義，當然，合一需要環境因素，事實上，聖經也有合一的要求。有些人怕合一沒有立場，但是，合一教會是邁向合一信徒，我相信這合一會使信仰更加豐富。」

「以上所說夠不夠落實呢？」他反問。「但還有栽培方面呢？」我却繼續問。

若果主辦平信徒訓練課程，應該是神學院合辦較好！而內容應注重基督教信仰可落實在生活中，基督的訊息是全人的，個人轉變固然是重要，但與環境的關係也很重要。神學院應注重聖經的啓發，查考聖經方法有重整和加強的必要。平信徒越熟習聖經，越能瞭解聖經，便越能夠入世活出聖經的道理，投入世界而仍然有超越的信仰層面。」他答道。

但他又這樣問：「是否夠特別呢？平信徒聽了這些說話會否覺得足夠呢？」我就這樣追問：「要投入世界自然要認識世界，但香港教育制度並不鼓勵這些，若平信徒教育程度不高，並不易掌握和理解社會分析；況且教會內很少提及，那麼，怎樣將信仰與世界連結呢？」

「其實，九年免費教育可讓學生對社會有基本的認識。若他們仍不瞭解的話，那是教育制度的失敗。基督徒知識份子可與他們多談社會制度、價值意識等；一位好牧者也可與他們談，分析香港的價值觀念。說到這裏，還夠不夠落實呢？」

「但宣教方面又如何呢？」他說：「應盡量爭取大衆媒介，如電視、小說文藝方面！」

最後，他再強調說：「一個社會越世俗，就是自給自足，而教會索性放棄他們特殊的權利，基督教的信息却能更加強烈地表揚出來，有些地區的教會很屬靈，但在屬靈氣氛以外，就不能傳遞訊息。教會應從狹窄的宗教框框跳出來，進入世間，這樣才能將訊息帶出來。」他那強調入世訊息，以致談教會內部模式，也從與世界關係入手，想這點訊息對很多人來說是很特別罷！然而，對實際教會模式的探討却仍不多。

香港教會的神學反省

單談行動而缺乏神學反省是不足夠的，神學反省帶來方向，連隨又問：「教會面對九七這處境，應作甚麼神學反省呢？」

「這是一個好機會給教會作神學反省，是處境化神學，也是一個信仰的考驗，若果人人因爲有改變或有困難便遠走高飛，信心、責任心在那裏？若果有些人移民，我不下判斷，但對整個教會來說，能否在將來帶出信息呢？一說到這裏，就有很多方面。

㈠價值取向再思（NEED FOR A NEW VALUE ORIENTATION）：資本主義有它的好處，但是否沒有應改善地方呢？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否完全沒用呢？再應從基督教思想發展去理解。但香港教徒很難在這方面做甚麼，因受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影響很深！

㈡參與社會（SINKING ROOTS IN THE COMMUNITY）：教會應打破一向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當然，有些人會長於某方面，如社會建設、政治參與，但整個教會也應在這方面思考。

㈢國際城市（A COSMOPOLITAN CITY OF CHINA）：我希望香港將來仍然是一個國際性的城市。作爲一個國際貿易中心，思想自由使香港可以接觸到世界不同的新思想，不斷的有改變進步；香港教會不應只模擬西方教會模式，亦應接觸不同的神學思想，我相信，香港的教會會是中國人的教會，但同時成爲國際性的團體、組織。」

我不打算離開香港

「但教會對九七討論仍很不足夠，且很多牧者仍裹足不前！」他又說。

「最後，想問一個很直接的問題，你個人會否離開香港呢？」

「我沒有打算離開香港！」他答道。

接着，細談最近港大校園致函風波，笑謂教會內部有這樣多討論更好。最後，個多小時訪問終告結束，要離開這清幽地方，返回都市，只是談論「九七」問題仍未完結，盼望不再只停留在討論、反省中，而是漸能配以行動，爲香港，爲香港教會尋出路！

縱論九七與教會

蔡元雲講述

沈濟全記錄

編者按

這篇文章是專題小組在八三年十二月八日訪問蔡元雲醫生的記錄。蔡醫生的言論較適宜以第一身形式表達，故整理記錄如下。蔡醫生是《突破》雜誌創辦人之一，曾任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總幹事，現爲其姊妹機構「突破」機構總幹事，又兼任多個基督教機構如「中神」、「華福」等的董事或委員，被認爲是新一代福音派代表人士之一。

香港教會—抗衡羣體

今天當教會要嚴肅地反省面對一九九七的問題時，我認爲最中心要問的問題是一個教會的本質問題，就是教會究竟是甚麼？

當我回顧香港教會在這三十年的成長過程時，我發覺部份香港教會已發展成爲一個組織龐大和繁複的架構，不單建立衆多的堂會，並承擔不少社會服務及教育事工，還擁有數量不少的財產和物業，有十分嚴密的運作原則和方式與及週詳的工作計劃。這個架構的好處當然是可以集中運用資源和有相當高的效率，在現有的香港社會制度中可以運作得十分調協。但其壞處就是當要面臨轉變時，這麼的大架構就顯得很難有靈活反應了。

此外，我的另一點觀察就是，香港教會在這龐大的架構之下，似乎失去了一些教會作爲教會的本質或要素；我們應當反省教會除了作爲一個行政機構外，教會還有些甚麼不可少的本質？

當我反省福音書中耶穌的教訓時，我發現了新的亮光，福音書的重點並非談論教會的模式或策略，但教會的本質要素却歷歷在目。在耶穌的登山寶訓中，他談論抗衡文化（COUNTER CULTURE）的使命，並講述教會成爲「抗衡羣體」（COUNTER COMMUNITY）當具備的本質，這個羣體應有以下十個特點。

㈠**受苦的羣體**（A SUFFERING COMMUNITY）；聖經清楚地指出我們是應該爲義而受逼迫的。

㈡**道成肉身的羣體**（AN INCARNATE COMMUNITY）；這是耶穌所說基督徒應作鹽的道理，是進入世界和承擔世界的。

㈢**顯露的羣體**（A VISIBLE COMMUNITY）；這是所謂「城造在山上」；「光並非放在斗底下」的意思，這個羣體的見證，是當顯明在人前的。

㈣**以約爲中心的羣體**（A COVENANT COMMUNITY）；這個約的中心就是耶穌基督，祂本身貫串新舊兩約。

㈤**聖潔的羣體**（A HOLY COMMUNITY）；耶穌所說的聖潔不是以一種律法主義的角度來定義，而是一種本質上的聖潔。

㈥**服侍的羣體**（A SERVING COMMUNITY）；這個羣體應該愛鄰舍、甚至愛敵人，並且甘心走第二里。

㈦**敬拜的羣體**（A WORSHIPPING COMMUNITY）；在這點上，耶穌強調了祈禱和禁食的重要，並要求門徒對上帝表達內心的敬拜。

㈧**簡樸的羣體**（A SIMPLE LIFE COMMUNITY）；耶穌勸告門徒不要事奉「瑪門」，不要爲物質需求憂慮，指出這羣體應過一個簡樸的生活。

㈨**負責的羣體**（AN ACCOUNTABLE COMMUNITY）；這個羣體應該是對弟兄負責，互相交賬的。

㈩**委身的羣體**（A COMMITTED COMMUNITY）；上帝的路是窄的，這個羣體應委身於上帝的路，並且堅守上帝的道。

所以，教會現在先要反省的就是她是否具備作爲一個「抗衡羣體」的本質，而非只着重於外在的模式或架構。模式是可以變化，並且是多樣化的，但是要面對或跨越「九七」，上述的質素却是不能缺少。

中共的宗教政策

中共開門見山的就表明共產主義是無神論的，在其思想體系中，宗教是必然會消滅的。現今的宗教自由政策乃是爲了四個現代化之推行，而實踐統一戰線的結果。而根據宗教必然滅亡的哲學前提下，不同時期的不同領導人對宗教有不同方法或政策，有時強硬，有時溫和。根據《天風》復刊後首數期曾提及自七六年以來，中共承認文革時強硬手段的不當，並參考了五〇年代的文獻，學習了當時的做法，採取了一種溫和的手段，給予宗教一個較大的容忍度。

承接以上對中共宗教政策的理解，我有以下一些看法。首先，我認爲在中共的政治鬥爭史中，宗教從來未成爲主要矛盾。雖然，時常在一些政治運動中，包括現在進行的「反精神汚染」運動，可能會有些宗教人士被捲入其內，但很少會把矛頭直接指向宗教的，這皆因基督徒的數目與龐大的人口相比下並不多，而且從未對政權構成威脅。然而，倘若信仰宗教人士的數目不斷增加，或是政府覺得對政權構成威脅時，則行動可能會升級。現在最多只作關注或控制而已。

正因爲政府需要對宗教控制的原故，「三自」的產生是必然的，因爲這樣可以將基督教人士納入一個架構中，集中地管理及控制。所以，當中國內地的基督徒領袖面對「三自」時，是必須要回應的，而我們也見到有很多不同的反應。有的反對，有的妥協，很難籠統地說誰是誰非，這是個很複雜、很個人性的問題。

香港教會未來的模式

我相信未來香港教會的情況，必定會向着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的。在此我衷心希望不同立場及意見的人不要互相指責，而以坦誠的態度互相諒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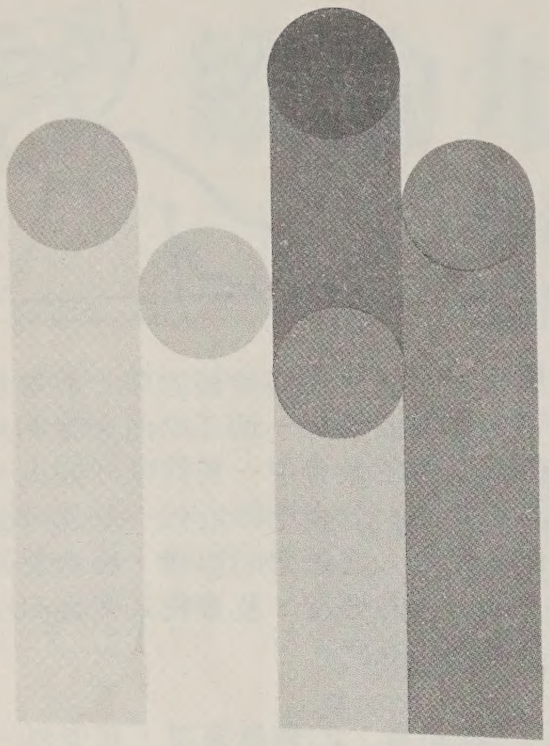
我看香港教會未來大概向着兩條主線走。對於一些大宗派，多已清楚表示認同中國主權，並且開始與「三自」有所來往，基督教協進會也積極的展開兩地的聯絡工作。對很多教會來說，這是一條無可選擇的路線，但難處亦多。而我覺得無論怎樣，教會也是需要有人在架構中參與而發揮一個互動而影響的角色的。另一條路線就是香港教會中一些較保守的人士，因着歷史源流的影響，十分受中國近代一些保守派領袖如王明道，倪柝聲等人之思想的影響，將會對政府採取較爲對立、不信任的態度，教會模式便傾向小組式、家庭式、非組織化方向。

對於認同「三自會」的教會來說，其崇拜、相交等的方式當然可以保持現在般的大聚會型式。至於那些走家庭教會路線的教會似乎就會傾向小組聚會、門徒訓練等方式。

在宣教方面，香港教會一向熱心推介的海外差傳事工將會是一個爭論點。中共一向不贊成教會海外差傳並與外國太過密切聯繫的，這是一個基本思想上之衝突。倘若香港眞的成爲特別行政區，香港教會未來與外國教會或機構的關係如何將是在香港治理模式談判中一個重要點，教會應該多發表意見。

至於香港教會的神學教育模式方面，過往都是與西方學院式教育的模式掛鈎，把西方教育方式及其背後的價值整套搬來，所以神學院關心的重點是學術水平、圖書數量、教學設備及師資等問題。而在那緊逼的課程中，老師與學生缺少了較「埋身」的生命交流，我覺得生命力的培養就是香港神學教育中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在香港的未來，神學教育應要多着重這方面。另外就是本港共有十多間神學院，一向甚少往還，工作也缺少默契，但現在是應該多些走在一起，互相學習交流，共同面對前路的時候了。

最後關于香港教會的社會參予方面，我看將來必會帶來一個改變。所謂社會行動、教會辦學、社會服務等是七十年代香港教會中最熱門之事物，教會在這方面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之角色。但我從三自會及宗教事務局人士口中得悉，他們強調教會不應參予政治或教育之類事務，教會應集中精神處理宗教事務。故此，將來，教會有組織性地參予社會性事務的方針有可能要重新商榷，但個別信徒們應積極地投入並影響社會。將來也可能沒有「福音機構」這名詞，但對於一些帶有社會工作性質或傳播性質的教會機構可能因區別對待而得以存在，因爲按着不同性質區別對待是中共一貫的政策。



香港教會今天的神學反省

在今天面對九七的環境下，有一些問題是香港教會必須面對並作神學反省的，我所綜合的共有五點。

(一)**基督徒的人觀**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究竟人是甚麼？甚麼是人的自由，人的尊嚴？由此引申基督徒應如何看待中共的一胎政策及墮胎等問題，我相信人是神的形象這點是我們的前提。在中共批判「異化論」聲中，這是個敏感的課題。

(二)**教會的本質** 正如我前面所述，今天我們只看重模式、策略等而忽略了教會本質的反省。我相信若教會能握着她的本質，則以甚麼方式去生存並不是很大問題。例如中國教會在文革時期也能生存，皆因她能發揮其應有的本質。

(三)**教會與政府**兩者的關係如何？甚麼是民主？不同的政制對我們又有何意義？甚麼時候應該順服掌權者？又甚麼時候是不可妥協呢？我們現今擁有的是原則，但如何將之化成我們日常生活的細則則是我們的問題。

(四)**抗衡文化**當香港轉變了社會架構以後，抗衡文化是甚麼意思？甚麼叫做受苦或背十架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又或社會主義文化的關係又如何？

(五)**聖經的民族主義**究竟聖經是否有一套民族主義之教導還是基督徒應是「國際人」呢？我們應如何看待國家觀念、民族大義等問題呢？當香港被納入中國主權下，信徒不能再避免回答何爲愛國？

以上所提的都是過去十年來教會講壇甚至神學院也很少思想及教導的問題，但都是香港教會在此時此刻所必須要面對作出反應的問題，最近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的《一九九七轉變與更新》及中大崇基神學組出版的《一九九七與香港神學》兩書均可說是一個初探，但要走的路還遠呢！

行動與反省

今天香港的基督徒一般來說都是反應較慢的一羣，這大概因爲他們都恐懼那不肯定，並謂現時還未有一套思想可作行動的指引。但當環顧現時西方的神學思想，並沒有一套對香港適切，另外如南美的解放神學（THEOLOGY OF LIBERATION）又或菲律賓的草根神學（GRASS-ROOT THEOLOGY）等，也不見得可以應用於香港，這皆因爲香港現正面臨一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情況，就如《時代週刊》所說，香港是一個有期限的城市（A CITY WITH A DEADLINE DATE），而在這限期到來之前，我們有十多年的時間可以參予，影響我們的將來，但怎樣做呢？

我認爲今天是一個行動的時機，再在那行動的過程中，對事物作出反省，而非再停留在那行動與反省分割的模式中。我們必須將二者連結起來，在那委身行動及爭取的過程中，才有眞實深刻的反省，以建立適切的看法。而在香港教會中，做反省研究功夫的人，有些缺乏了行動參予，而在前線行動的人，却有缺乏了適當的反省思考。我看今後，神學院的講師教授們，最好多點投入香港現時的處境（CONTEXT），與人們一起掙扎。而衆牧者、機構同工們則應在行動之中，定期抽出休息時間，以進行靜思、進修、反省。教會史上讓我們看到，一些偉大的神學思想都是在這種行動與反省連結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例如保羅、馬丁路德以至潘霍華，均是積極投入時代的行動者，但也同時是基督教史上偉大的神學家。

特別加印a片版

基督徒與民主政制

郭乃弘

本人感到非常之高興有機會被邀請參加基督徒畢業生團契及專上學生福音團契聯合主辦之「九七論壇」，題目是「基督徒與民主政制」。這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題目，因爲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香港的基督徒很少關注這類含有政治意味的題目。然而到了今天，基督徒再也不能逃避對這種所謂政治性問題的回應。這不單祇因爲香港政府在未來十年將面臨重大的改變，所以身爲公民的基督徒也需要開誠地探討「民主政制」及「基督徒如何參與」等問題。事實上，基督徒在任何光景都應該關心人，與及人和上帝、人和其生活的環境的關係。

按照大會的安排，我今早的責任就是與各位一同探討兩個問題：㈠檢討香港現時政制的民主化程度；和㈡基督徒對香港政制民主化的責任。

1) 檢討香港現時政制的民主化程度

首先我想與各位討論一下「民主政制」這個概念。

經驗告訴我們，民主政制不是最有效率的政制，因爲它需要人民明白，認同和參與，因此政府的辦事效率是緩慢的，與獨裁政府獨斷獨行的速度是無可比擬的。此外，推行民主是相當昂貴的，因爲需要使最多人在國家治理上有份參與，因此而來的開支也就成了天文數字了。那麼，爲甚麼還需要「民主」呢？

作爲基督徒，我們相信人是上帝所創造的，祂使人成爲「有靈的活人」（創2:7）。在上帝的眼中，每個人都是寶貴的，獨特的和有尊嚴的（參看詩篇8篇）。

從創世紀二章二節下半節至二十五節（可能是聖經中對上帝的創造最早的敍述），我們不單看到上帝賦與人的尊貴，同時也看到上帝明明交給人的責任。不錯，這個記述（特別與稍後寫成的創1:1-2:3a的記述比較之下），非常重視人爲上帝創造的中心，譬如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園（像徵一個適合人居住的環境）（2:16）、人有權命名上帝所造的動植物（2:19）、爲人造配偶（2:21-25）。更重要的是，上帝賦與人對自己所居住的環境（使他修理看守2:15）與及對配偶（把它擴闊一點，對家庭、社羣）有特別的責任。

這種對人、對環境、及對上帝的責任，就是現代民主政制的基礎！在實質上，民主政制較其他政制更能表現和保障人類的平等、尊嚴和權利。

今天實行民主政制的國家有許多，實行的方法也不盡相同，英國的不同美國的，美國的與法國的也有很大差距，但本人以爲，一個健全的民主政制，起碼應該包括以下三方面：

(甲)民權

基督徒肯定上帝所創造、救贖和保守的人是自由的人（參看創1-2；加5）。今天，在民主的社會，人類除了在信仰、思想、行動、言論與文字有自由外，更可以有投訴和批評政府的權利，甚至當政府變得腐敗無能時，有罷免政府的權利。另一種基本的民權，就是有接受民主教育、了解民主眞義的機會。

(乙)民治

基督徒看重上帝賦與人類在地上治理的權柄〔上帝吩咐人修理看守（創2）；管理、治理（創1）祂的整個創造〕。在現今繁複的世代，每一個人都有選賢與能來代表他去立定法律和把既定政策實施出來的權利和義務。至於政府，它應該對人民負責，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盡量把消息發佈，讓人民知道他們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權力的經過與結果，進而引起一定的監察作用。

(丙)民生

基督徒相信自己是「弟兄的看守者」。基督徒有責任去照顧普羅大衆的利益，特別是貧困人的利益。我們固然不能被人勞役（參看出埃及事件），但也不應任意勞役他人（參看舊約律法，例如出22:21ff；利19:13ff）。

換言之，民主不單是維護人類權利、尊嚴，這一類抽象的東西，而且是改善人類物質生活的一種制度，使人得以在這基礎上全面地發展。

現在讓我用上述三個條件作爲尺度來衡量現時香港政制的民主化程度。

(1)民權

不錯，香港市民享有高度的言論、出版甚而集會的自由，但對於市民所應享有的民主教育却付之厥如。假若市民不深入了解民主的眞正意義，他們一定不會熱心參政；就是偶然有肯去參加的，也未必能有效地發揮功用出來。

香港的整個教育制度素來爲人所詬病，最普通的批評就是基本上欠缺週全的教育政策。官員在製訂策略時，沒有好好的先擬出整全的教育哲學，因此，許多學校在執行這些政策時，慢慢地變成了一間工廠，祇會出產一羣羣麻木的機械人，那些人祇顧抓緊任何能給他們經濟力量，進而可以供給他們

更高物質享受的東西；學校不能引導他們獲取一些寶貴的人生價值觀念，清晰了解做人的責任。學校祇顧把一堆堆的知識塞進學生腦袋，而沒有啓發學生，使他們學會思考、對事物分析、評估、批判及如何做負責任決定的能力。更有人嚴竣地批評說「香港的學校是生產畸形的一面人（ ONE DIMENSIONAL MAN ）的工廠」。這些人不關心自己在理性和心靈方面的發展，更遑論關心社會了。

(2)民治

香港的政府是一個殖民地的政府，擁有最高決策權的官員都不是由香港市民選出來的，他們毋須向香港市民交待。其監督權是在英國國會而不是在本港任何團體。

至於選舉制度，也只是在市政局和區議會中出現，但這些機構的權力非常有限，即使在二月十五日布政司夏鼎基先生宣佈有關改進地方行政制度的多項建議中，也未將區議會的職權擴大。此外，所有民選議員都不是專職的，因此在實行其議員職責時往往力不從心。更何況他們絕大部份都是各自參加競選的，缺乏團結的精神，可以發揮的力量更形薄弱。

香港政府近年自誇是一個開放的政府，決策時儘可能達致「一致性」 CONSENSUS；並同時全力促進官民的溝通。本人以爲，官民的溝通如果只是市民講，官員聽，是非常之不足夠的，香港政府應該更努力去講述和解釋它的政策，讓市民多知道一點政府的意向，釐定某一個政策的理由。只有當市民掌握充份的資料才會講得合理。只有當官員積極地反應，市民的講才顯得有意思。因此，資料的掌握是參政的有力工具，如果政府有誠意讓市民有更大參政的機會，它便應把一切影響決策的有關資料公開。

此外，在兩個月前「的士事件」上，證明了政府在諮詢的層面上，也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3)民生

今天香港政府仍然沿用放任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不錯，這政策可能是造成了今天香港的繁榮四大主要因素之一（其餘三個因素是社會的安定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市民的血汗與機智）。今天香港已經成爲世界第三個最主要的金融中心，它有全球第三大貨櫃箱海港，在出口貨品上，它在世界排行第十五（成衣出品則佔全球首位）。但時移勢易，我們還眞的需要這個全球獨有的政策嗎？

過份的不干預或不適當的不干預政策；往往都帶來極端不良的結果。就是它忽略了對普羅大衆的照顧。（今天香港仍然沒有一個週詳的社會保障制度）。香港的基層（低薪市民）佔了大多數，他們在一個「不干預」的社會中生活與工作，實在缺乏競爭的能力，很難沿着社會的楷梯往上爬。近十多二十年來，香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弄至貧富越來越懸殊。

其次，政府在行政立法兩方面，是倚重兩局議員。本人感受到政府在決策時，一方面受制於官守議員的「財政」考慮，斤斤計較經濟上的得失，許多更重要，影響更深遠的因素都被忽略。長久計，受影響最大的仍然是無財無勢的老百姓。至於非官守議員，他們多是成功的工商巨子或專業人士，缺乏羣衆的基礎，甚至是遠離羣衆，鮮能貼切地反映一般小市民的心聲。

2) 基督徒對香港政制民主化的責任

今天我們快要面對「香港前途」的分水嶺。我們無法逃避以下的事實：在1997年7月1日，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那時香港的旗幟會轉變，香港的總督不再由倫敦指派，很可能以協商的方式產生，他要對香港市民負責和交待。一個民選的機構很可能取代了現時的行政立法兩局。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目前，我們還有十三年的時間可以準備。在這段日子，基督徒不能袖手旁觀。然而正如在新約教會開始時信徒這樣問：「我們當怎樣行？」

原則上，香港的當前急務有二：

(1) 爲了增強市民的自信和能力，全力推行市民的民主化教育。香港絕大多數的市民都是患有政治冷感症的，平日祇顧在安定的情況下辛勤工作，非常懼怕轉變，遑論投身推動轉變。在這個時候，幫助他們消除惶恐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說服他們，轉變是無可避免的，同時在1997年以後，香港人將會脫離殖民地的統治，有機會自治。爲了我們的子孫，我們有責任把握機會，把香港治理好。

心態上的改變固然重要，而親自的投入更重要。香港的市民，特別是年青的一代，必需被引導如

何以市民的身份參與治理社會。

(2) 爲了準備未來的接班人，爲了減低中國政府將來在干預香港事務的誘惑，培養一批有共同的目標，堅定的毅力，開放的思想和遠大的眼光，並肯爲普羅大衆謀求幸福的領袖，是當前的急務。他們一方面當可以在思想上領導香港前進，另一方面亦應是行政的專才，因爲管治這個大都會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這裏本人特別強調「一羣有共同目標的領袖」，這樣才不會像一盤散沙，無法成就大事。在任何實行民主政制的社會，政黨的出現是必然的。香港也應盡早朝着這個方向邁進！

基於上述的需要，基督徒可以有以下的任務：

(1)全力支持選民登記。選舉在民主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標誌。越多人參加選舉，表示羣衆的影響力越大。二十年前，當美國南部許多個州努力擴大選舉權的時候，不少基督徒南下鼓勵黑人登記爲選民，結果成功地將那幾個傳統爲白人控制之州的政治局面改變。同樣，今天香港的基督徒也可以在面對市民不熱衷於登記做選民的時候，全力支持選民登記。基督教是一個羣體的宗教，只要基督徒齊心合力地行動，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2)促進香港人的政治意識。自香港開埠以來，教會一直熱心於慈惠的工作。到了六零年代，教會開始把資源投入爲市民提供的社會服務上，譬如開設醫院、學校、福利機構……。進入八十年代，教會開始意識到社會行動（包括組織居民、對不公平事件提出意見……等）的重要。現在爲了面對九七，教會也許應該考慮重新調配資源，把對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政治意識的培育（包括了責任感和歸屬感），作爲最優先的工作。教會可以先在內部的團契，青少年中心和學校開始。香港有四十多萬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六百多間中、小學和幼稚園、和無數的社會服務中心，基督徒是可以有貢獻的。

(3)教會本身不是一個政黨（基督徒應否組織政黨仍然是一個爭論性的問題）。但我們可以在道義上支持那些眞正肯爲民請命的民選議員。他們需要別人的支持和鼓勵，教會更可以爲他們提供一點方便，譬如幫忙推廣的功夫，提供可用的地方，或甚至乎鼓勵教友實際支持他們的行動。

(4)近年來，教會機構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幾乎成爲了基督徒關懷社會的主體。但長遠來看，堂會才應該是關懷社會的基地，意思就是，教會機構可以提供先導的思想和支援的材料，而堂會則落實地應用這些工具以培育、鼓勵和支持信徒在社會中的關懷行動。堂會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從堂會的崇拜、教導和服務上，基督徒是可以得到動力在社會中爲鹽爲光的。

(5)既然堂會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扮演一個如此重要的角色，那麼更新堂會是急不容緩的責任了。今天，絕大部份的堂會太過內向，缺乏「使命感」，因此也就漸漸失去培育的力量。今天堂會急切地需要「社區化」，意思就是與堂會所在的區域建立關係，把它看爲一個牧區，具體地表達對區內居民及事務的關心，比方關心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與區內機構合辦草根領袖訓練課程……等等。

(6)基督徒在這個時候，應該停止互相攻訐，把無關痛癢的爭執（多是西方給我們在教制或教義上的包袱）放下，在互相尊重的原則底下團結起來，一起爲香港的前途而努力。

最後，本人再三強調；這是在本港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十三年後，香港將會脫離英國統治，恢復爲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實行港人治港。如果我們希望到時的港人治港成功、出色，今天我們便要作好準備，在領袖的培養上，和在市民政治意識的培育上，多下功夫。這是重要和有意義的工作，作爲知識份子的基督徒，實在是責無旁貸的。

（編者按：二月間，香港專上學生福音團契和畢業生團契合辦了一個名爲「基督徒與民主政制」的論壇，其中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余達心牧師論述民主之概念，指出聖經中「神權統治」的概念，落實到今天的香港政治環境來說就是基督徒持守超然的角色，隨時挑戰政權政策之不當，而此角色在開放民主政體中最能靈活實踐，副民政司黃太則闡釋香港政府的諮詢制度和區議會等民主化過程，鼓勵基督徒以公民的身份關心香港。接着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郭乃弘牧師論述「基督徒與民主政制」，由於內容精煉，觀點清晰，又徵得郭牧師之同意，故刊印於此，以作大家的參考。）

郵票

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50379號

橄欖出版委員會

訂 閱 單

茲訂閱《橄欖》雙月刊

□續訂 □新訂

□普通訂戶：訂閱 年，由第 期開始（香港一全年六期H. K. $28元）

東南亞 海郵U. S. $7.5□ 航空U. S. $10□

歐美澳洲及其他 海郵U. S. $7.5□ 航空U. S. $22□

□贊助訂戶：訂閱 年，由第 期開始（不少於H. K. $100元）

（電腦發行、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Name: Mr/Mrs/Miss _____ 中文姓名：_____

Address : _____ 所屬教會：_____

_____

Tel : _____

辦事機構／就讀學校及院系：_____

付款辦法：

1. 以劃線支票或郵政滙票寄回（請以 H.K.U. CHRISTIAN ASSOCIATION OLIVE 或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橄欖雜誌枱頭）
2. 如付現金，請到任何一間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存入本刊之儲蓄戶口：082-6-003949，然後將存款收條寄往香港西營盤郵箱50379號橄欖出版委員會。

茲介紹下列弟兄／姊妹作訂戶，請寄下《橄欖》宣傳資料。

Name: Mr/Mrs/Miss _____ 中文姓名：_____

Address : _____

_____

Name: Mr/Mrs/Miss _____ 中文姓名：_____

Address : 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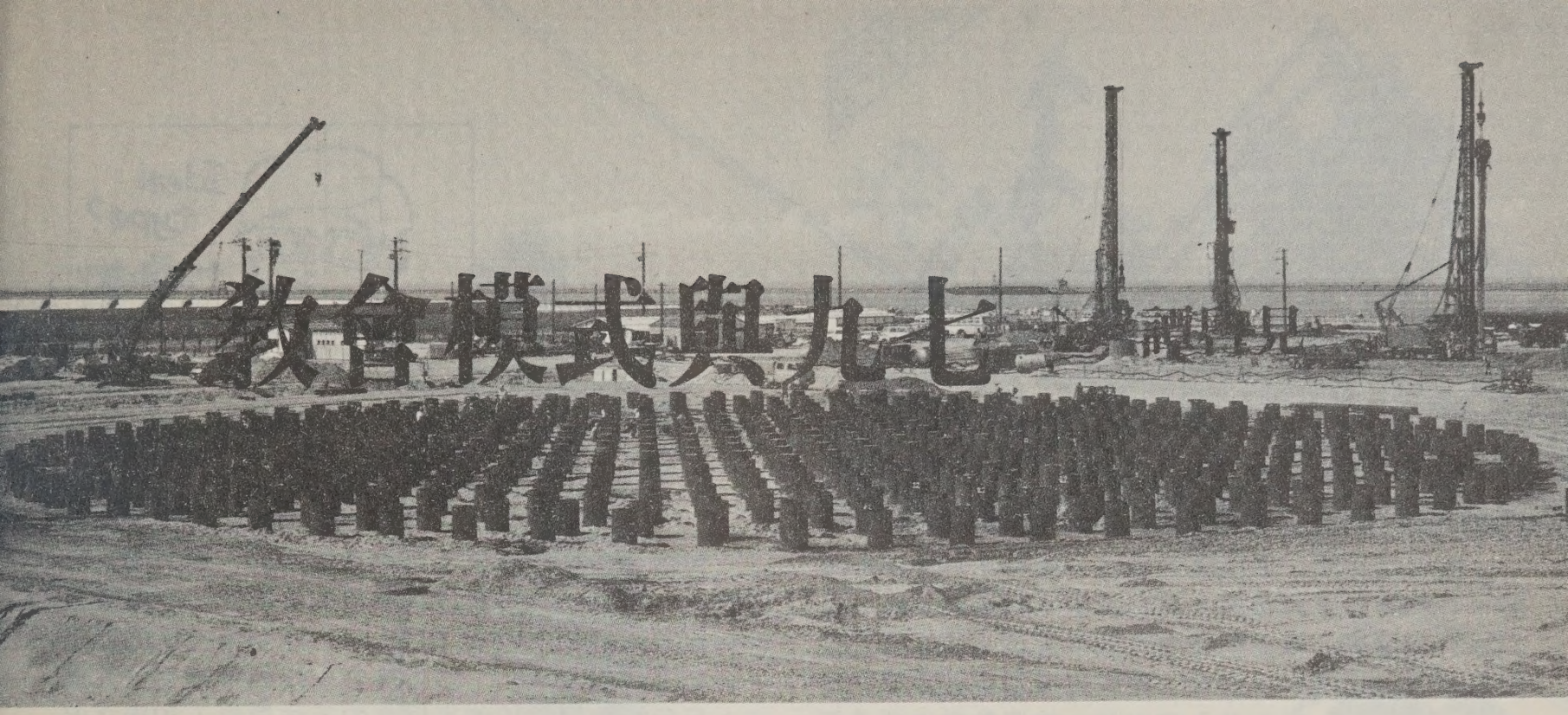
我對《橄欖》 雙月刊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如不欲剪壞雜誌，影印此訂閱表寄來本會亦可。



教會模式與九七

引言

九七帶來的影響，在教會人口結構來說，是少了一羣知識或社會階層較高的移民他去的會友，這一來使教會上層管理或領導、教導層少了人才，而這羣收入較高的會友之離去也 必令教會的奉獻有一定的損失，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事工的發展。然而，既能夠又願意移民離開香港的會友到底有限，那麼對於留在香港的會友，他們要發出的問題除了是如何看待大陸的宗教政策和大陸教會，怎樣參予影響香港制度的修訂之外，便是教會應以怎樣的組織形式存在下去。

這樣的問題當然包含了許多猜測，在中英談判未有正式結果，九七之後的實際情形未曾到臨之前，這些猜測假設無疑是制定教會模式轉變方向時勢所必需，儘管有些報導說香港制度保持不變五十年，在不干預特區的既定政策內不會干預教會事務，絕不在港攪「三自」運動，教會可保有國際聯繫等（詳情可參看《廣角鏡》八三年十二月號135期所謂「中共權威人士談香港宗教政策」，全文有安撫宣傳的意味），而在另一方面，又在別的文章中，看到由中共三十多年來的反覆無常政治掛帥引申出來的對共產極權控制的不信任，加上對香港社會都市使命的理解不同，故此引來一連串不同的教會概念和模式，使原本已因宗派傳統不同而來的多樣化教會模式，更添新的意念，眞的百花齊放，百鳥爭鳴。

不錯，衆多模式都有優點，而本文也僅是概括地描述一下三個「理想模型」（IDEAL TYPES）來作分析。既云概括，自然不全面，也絕不可能對應或描述獨特的個別教會組織安排模式，但這樣的綜合，亦應可以帶來一定的反省，引來更符合個別情況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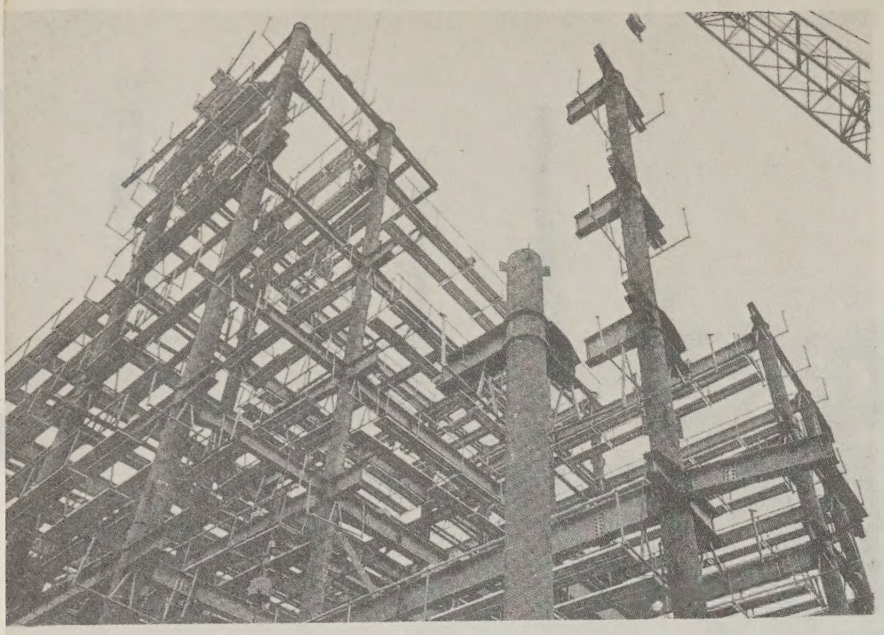
(一) 聚會導向的傳統教會

香港秉承過去中國教會的運作方式，漸漸在六十年代孕育出一整套穩定的教會運作的模式，而這個組織運作模式的特色，即是對集體聚會的重視。

就管理層組織上，這模式有特設的執事會、長老會等校訂教會的方向，而「牧師」「傳道」或「長老」「弟兄」則是專業教會領導人，他們的決定，無論是聚會種類、時間、方式便影響到一般平信徒的教會生活，與及對信仰內容的理解。

就崇拜方式來說，這模式強調全教會性的聚集崇拜。雖則儀文繁簡可能受宗派傳統的影響，但一起唱詩禱告和聽道奉獻等程序成了大羣人的共同崇拜。相交方式上，隨着人數的增加，工作忙和社會分工越益精細引來各人不同的生活經驗，造成非正式的私下交往的困難，於是信徒相交也聚會化了，用少年團契、青年團契、成人團契、婦女團契等等，再添以講道講座等以作招徠。而牧養也就往往利用這些聚會進行，於是個人輔導幫助也變得越來越少。至於一度有希望的「細胞小組」，也往往因帶領人材的缺乏而不得不流於苟延殘喘。

宣教方式也是聚會化的，用團契名義、教會名義以致宗派名義辦其佈道會或福音營，甚至出外逐家佈道也往往變成佈道會時地的宣傳而不是即時佈道本身。福音營方面則是「聚會拼盤」，希望未信者在講員的辭鋒下馴服，聖靈的感動下決志。而鼓勵會友傳福音，不論是本地安排的福音性聚會抑或海外宣教，也都是「聚會」一番。當然，這並非抹煞「個人佈道」，但宣教上，這始終是聚會導向的。



栽培信徒上，仍以聚會爲主，留待主日學或者團契平日的講道查經安排，特別設立的慕道初信班，也只限於初信者，傳遞聖經中的救恩邏輯。信主年日較長的會友，只有各自追求，讀聖經讀基督教書籍之類，若有志傳道， 則進入神學院。神學教育主要是訓練一羣懂得以上整套教會運作方式的傳道人，繼承每一代的工作。思想的啓發則側重於聖經的了解和輔導方面，保證了這套模式的延續性。

教會在社會層面上曾擔當了一些具體的社會服務，諸如辦學、醫療、社會福利等，然而這些不能算在教會模式的重要部份之內，因爲這些服務除了表示基督徒關心別人，從而爲教會樹立一個討人歡迎的名聲外，對大部份會友來說大都不大了了，甚至不知其存在或其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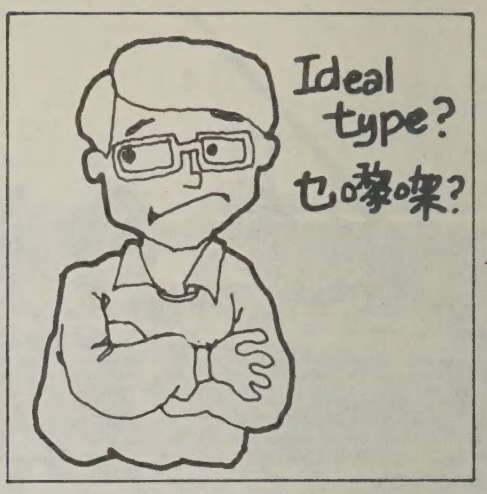
這模式似乎仍然是香港教會的主流。

(二) 小組導向的「門訓」或「家庭教會」

得到文革之後國內家庭教會蓬勃發展的啓發，加上外國「門徒訓練」小組與個人工作模式的輸入，香港基督教圈子漸漸興起了一鼓「化整爲零」的熱潮，工作方式趨向小組化家庭化，非組織化。

既屬非組織化的信徒羣體，自然不必要有專職的牧師傳道，信徒的參予也就成爲非常重要。較成長的帶查經及分享，初信的也需要迅速的成長來照顧新的一批。這模式並不否定集體崇拜的存在，但小組性的聚集也被接受爲可羨可用的崇拜形式。

正如標題所示，這個信徒聚集的模式以小組較親密的關係爲主，如果就現在香港的「門徒訓練」形態來說，主要是頻密的組長組員的交往作爲連繫，而「家庭教會」更使信徒相交達到登堂入室的程度。栽培信徒也自然在這些交往中進行。「門訓」說的「生命影響生命」即透過近乎全面的組長組員瞭解而達成，而付代價、委身等概念亦會由講述見證生活經驗中自然流露。



傳福音上，佈道會不再是最重要的一環，個人佈道傳道，面對面的挑戰誘導變得越益重要，而信徒靈性和辯道的裝備也必然良好，以達到倍進法的理想。（所謂「倍進法」，即信徒在一年內帶領另一人歸主，又栽培他以致他能用同樣的手法帶領人和獨立追求，第二年這陣形便有兩個信徒，也帶領另外兩個人歸主，第三年便是四個帶領四個，如此類推地每年增長一倍。）

神學教育對這模式的重要性，是要「量」，讓更多信徒得到基本的福音之意義的掌握，故此在社會制度未變之前，支持這模式的人會鼓勵神學院多辦延伸課程，而且也兼顧純粹聖經或神學外的「家庭教會組織法」之類。

教會既然是非組織的衆多信徒小組，自然不可能以其名義辦太龐大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事業，對社會羣衆的參予限於個別信徒職業上的關聯，以基督徒的價值觀待人處世，自然流露出愛人和甘於犧牲助人的氣質，其品格道德在社會生活中便像鹽一樣產生隱藏性但影響深遠的作用。

(三) 社區導向的社區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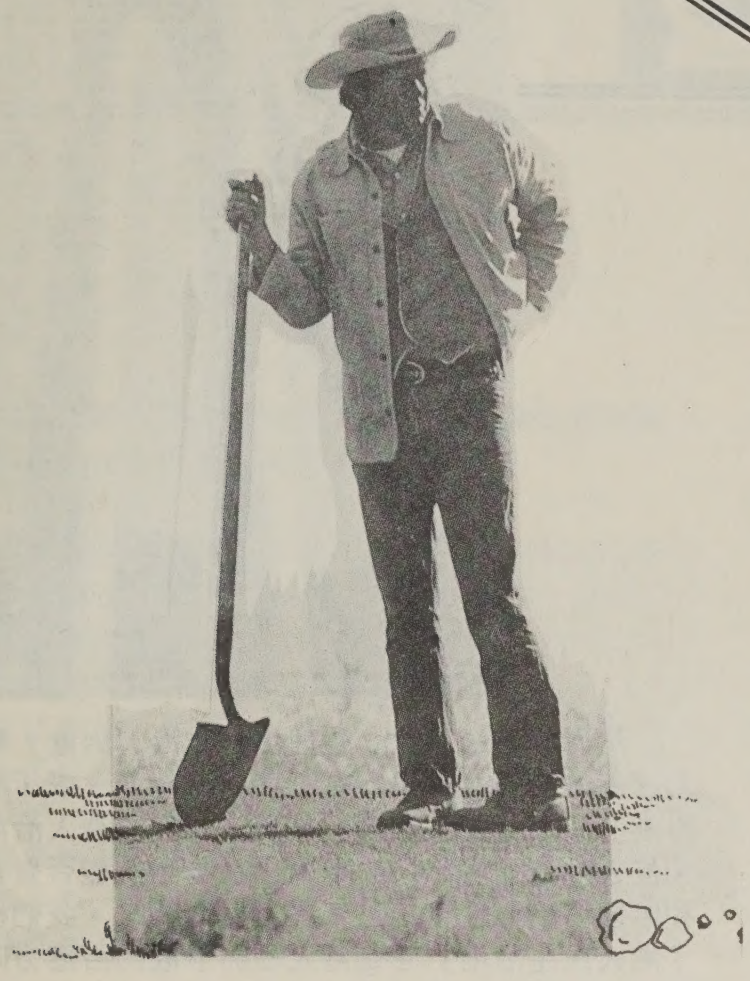
社區教會的模式在《橄欖》和《信息》都討論過相當多，簡單來說，是堅信爲主而活是透過爲人而活達成的，脫離了人羣，爲主而活可能只會流於爲自己而活，而當周圍的鄰舍有需要時，信徒、教會的幫助便應切實幫助，不論是制度上的爭取或者策動羣衆性的區內活動等，協助居民安居樂業，關心鄰舍，也因之讓居民發現信徒可羨慕。良好的服務熱誠和爲人品格，願意追尋信仰的原委。

在崇拜形式上、神學教育上、栽培方式上、相交方式上，也許有點像聚會導向和小組導向的教會模式的混合體，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形式之中思想內容的不同，比較強調信仰的社會性，與一般傳統教導的信仰之個人性又一兼容。

（下接P.18）

我們能作甚麼……

專題小組



前言

面對前景不明朗的香港前途，基督徒有多種不同反應。除却移民他去或者完全不睬不理，要尋求教會的回應，教會人士主要有消極被動和積極被動兩種，然而其中我們發現二者實在有極密切的關係，要單顧其一似乎沒甚可能。消極被動的做法，主要是嘗試探討教會的實際運作，尋求適當的教會模式，但這一來固然與各人的神學立場有關，二來各模式的可行性却與其身處的社會環境有很密切的關係，也就是必須對未來未知的社會狀況作出假設，故此，談教會如何自守，實在不能抽離社會環境來空談。如果要積極面對九七問題，參予社會建設，謀求建立一個較公平美好的社會，不同層面的參予態度又會反映出不同的神學立場，也直接與教會內部更新運作有很密切的關係，故此，要談教會如何參予社會，也毫不能撇開教會內部組織與運作問題。總括而言，如何理解信仰的本質和教會的本質是根本的問題，這既影響到教會內部模式和運作，也影響到參予社會的態度。

既然我們盼望探討教會在這時空的出路，當然要面面俱到，專輯的前部份文章已集中討論教會模式的問題，本文便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我們應如何積極面對「九七」。

教會與社會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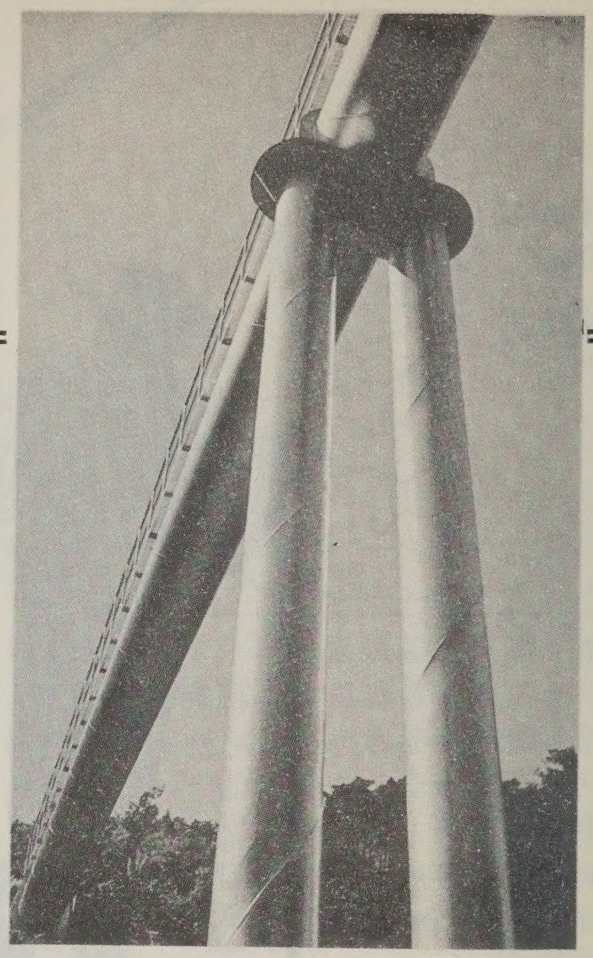
上帝是創造天地的主，萬有皆祂所賜。上帝更是掌管歷史的主宰，祂的心意原是要所有受造物和諧共存，成爲美善。祂又將這有秩序的世界交給人管理（創一：26－31），可是，人叛逆了創造主，罪破壞了世界的和諧，帶來政治、經濟、文化的損害。

神交給人管理世界的職份，作爲上帝子民的我們，雖不屬世却也不能離世，是有責任去實踐治理世界的託付。信徒要遵守神的律法和彰顯神的本性，行出神的命令——愛人如己、行公義、好憐憫——落實在社會中，便包括參與制訂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期望建立較美好、合理的社會，使社會中的人羣認識創造者的心意，又使之懂得與基督和好是最終的和諧。

若教會與社會的關係不是抽離對抗，而基督徒融合在社會中去承擔、去彰顯教會的本質的時候，我們便不能對社會種種一知半解，甚或對身處的時代懵然無知。

「九七」現實是如何？

中英香港前途會談自八二年九月開始，又再在八三年七月重開，一輪接一輪地開下去。最近的第



八輪會談在八四年一月底在北京舉行，據報導更預料雙方可在今年七月前達成協議。

一年來中國政府和領導人都反覆闡明，中國政府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收回全部香港地區的主權與治權，在此前後，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而收回主權之後，將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在香港成立特別行政區，使香港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居民的生活方式三者保持不變，並謂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維持五十年不變，且將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即要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更聲言於八四年九月公佈治港方案的基本內容。

英國方面雖一度堅持「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但當「民意牌」、「經濟牌」相繼不順利，主權和治權都同意交出來了，用英國人的話來說，即同意香港成爲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見英國「金融時報」），並要求中國當局對三個不變作出具體的安排與保證，以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而英國人於九七之後在香港的行政中有某種形式的參與，協助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簡言之，英國要求妥善安排，光榮撤退，雙方談判亦漸進入如何過渡，如何收回，如何繼續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面對香港的未來，中方所提的「港人治港」已成爲不可逆轉之勢，年內各界對「港人治港」都有很熱鬧的討論。中國政府更陸續透露她對港人治港的看法，即如最近姬鵬飛提出政府官員的產生採取「三三三制」；讓傾英、傾中和中間人士三方彼此制衡；將港人定義分三類，來劃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港府據透露則正在組織架構和人事上作出部署，致力於公務員本地化；民間團體有的強調民主，有的強調法治，有的強調與國際和英國的聯繫；有識之士先後提出「波多黎各模式」、「香港自治邦」及「聯邦制」。

然而，到底甚麼才是理想的「港人治港」呢？若「港人治港」的實質是「港商治港」、或「港共治港」、或「黨人治港」、又或「英式港人治港」，能否維護香港市民的尊嚴和利益呢？能否對香港和中國有積極性意義呢？在可見的將來，我們相信「港人民主治港」應是港人極力爭取的治港方向，而這個提法，主要是基於現實的考慮。今天，儘管對民主的理解仍不一致，但民主背後的精神要義，即重視人民的個人尊嚴和價值是值得肯定的，民主作爲一個手段，強調國家權力、管治責任交還給人民，通過選舉制度去保障權力在民，並透過立憲立法去闡明治理的具體方針和內容，使人民有法可依，又保障到個人的尊嚴，其實，民主精義在以民決政，憲政精義在以法治國，民主法治可以作爲建立一個美好和合理社會的手段。落實在香港的社會環境，儘管有人認爲民主化的時機尚未成熟，但我們認爲香港的經濟和文化已有一定的基礎，只要從教育上更多下工夫，按步就班推行民主絕非不可行；而且從長遠來看，這個走法也可能推動中國走向民主化、厲行法治的道路。既然「港人治港」已不可逆轉；而民主可以保證大衆市民（眞正的港人）的意見受到尊重，即是眞正的港人治理香港，基於這政治現實的考慮，「港人民主治港」是現今最佳的出路。

基督徒是否一定要支持民主法治呢？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神看爲好，人的價值和尊嚴受到重視，而民主背後亦強調人的尊嚴；舊約聖經出埃及記、民數記、申命記都有司法和民主化的例子，出埃及記中，民衆參與管治百姓之意見，是由摩西岳父葉忒羅所提議的，而申命記中，獻議來自摩西自己，讓民衆參與司法及管理之事，首領由民間選出，而且是從各支派選舉出來（申1：13），民數記中，分擔責任的意見是出自上帝，

這些都表現了民主法治的精神，由這兩點來推論，信仰和民主法治制度亦非無共通點。

但罪扭曲了世界，凡是人爲的政治制度自有不完善的地方，政制背後亦反映了對人的本質的理解，往往與基督教對人的理解迥異。民主法治制度既是人爲的制度，自不例外有不完備的地方，信仰和民主法治制度雖談人的尊嚴，但民主法治政治觀念談人的尊嚴是建基於對人的理性信任，但信仰告訴了我們人的罪性，人的尊嚴是從與神修好而再肯定；民主強調主權在於人民，但信仰告訴了我們主權在神手裏，將主權交給神才能得到眞正自由，這些迥異的地方是信仰本質的問題。

基督教本質強調神與人的復和，扎根於永恒才能植根於今生。社會參與、政治參與是信仰本質表現衍生而來，並不是先決定了社會重建的行徑，才把基督教加上去，到頭來只是將一些政治理論加上基督教的名義，令基督教失去獨特性。

至於今天強調民主法治，亦不應本末倒置。民主法治只是作爲一個手段，去建立公平合理的社會，民主法治不應看作變相的偶像，不是我們的終極關懷。故基督徒不一定要支持民主法治，但却基於肯定民主法治背後一些精神要義，而現「港人民主治港」呼聲日高，在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理應參與民主法治的建設，但同時強調我們的終極關懷，提出我們對民主法治理解，好讓別人明白創造者心意，尋求與神和好。

那麼，我們又可作些什麼呢？

• 參予「基本法」的制定

北京在八二年十二月通過新憲法第三十一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按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而最近姬鵬飛和許家屯分別強調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將交港人討論，徵詢港人的意見，「基本法」的內容以及制訂權、修改權、制訂程序等問題，已成了討論香港前途的人士的熱門話題。

承擔和關懷周遭的人叫我們也應研究及參與「基本法」的草擬，爭取香港步入一個更民主、厲行法治，且尊重人權、自由的社會，具體一點來說，香港政府成員應如何產生、香港的首長應否民選、民選制度如何、香港政府架構模式如何、中央和地方權限的劃分、法院終審權誰屬、貨幣發行問題、香港人的國籍問題、出入境問題、人權和自由保證等問題，然而，在思考具體內容同時，更應思考如何解決國家憲法和特區基本法法理上抵觸的地方，中國政府強調四個堅持，社會主義是根本制度，那麼，第三十一條憲法應否受第五條憲法〔規定一切法律、行政規定和地方性法規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的限制呢？又應思考制憲程序的合法性，如何在人民中取得認可的合法性。

然而，面對以上的難題，專題小組的經驗和知識仍有限，還待衆弟兄姊妹，尤其是有專業知識的基督徒知識份子，無論是教牧界、法律界、醫療界、工程界、經濟界、工商業管理界、社會工作界等都運用各方面的知識，在不同範圍內提供意見，集腋成裘，對基本法制定有所貢獻，肯定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得以長期維護。

中國政府過去有朝令夕改、出爾反爾，不曾依憲依法行事的例子，與及多次修憲帶來法憲的穩定性的懷疑，都使我們擔心參與憲法制訂的實效性，故此，我們也要敦促中國政府建立「法的統治」，憲法內容切忌含糊和矛盾相悖的地方，這樣，「基本法」才可以成爲香港民主自治的根本大法。

• 參予「基本法」人權自由中之「宗教自由」條文的草擬

爭取公民基本人權自由之同時，作爲基督徒的我們，自應對「宗教自由」這項的意義更爲清楚，上帝賜給人自由意志，去決定信服祂與否，故我們強調香港應有信奉宗教的自由。我們提出對「宗教自由」的意見，不是強調宗教特權，也不是排斥非基督教宗教，若「宗教自由」的爭取，凌駕甚至剝削其他自由人權等的話，這點絕對是我們不同意，也不是我們願意爭取，況且，即使放棄宗教權利，若有堅定的信仰，無論任何有形無形的宗教壓制，也不會把我們信仰奪去，信仰自在人心。

至於在基督教的信仰立場上，我們要求的不是甚麼「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而是，「教照信、教照傳」，強調香港教會的高度自主性，能自由信仰上帝及自由傳福音。教會不應作聽從政權指令的傀儡，而政府對教會運作，不能施加無理壓力，教會在法制保障下必須能自由發展。

「教照信」的意思是指一切香港合法各宗派的教會組織，可保有合法的產業，可繼續其信仰的傳統、其崇拜、其組織和聚會方式，除却教會內部弟兄姊妹修改外，教會運作必須有自主權。

「教照傳」的意思是教會可以像現在一樣發展，隨着神學和社會環境的變遷而發展新的教會模式，新的宣教方法和拓展新的服侍對象。各宗派可隨着各自決定繼續或終止工作，不論是辦學、辦醫院抑或其他社會服務，不論是開設新分堂抑或發展新的傳福音計劃，教會可自行決定擴展發展。

此外，「教照信、教照傳」意謂香港教會可以保持一貫的國際聯繫。當然，我們謀求全面的「自養」，不再依賴外國的資援，但愛心的餽贈不能強行禁制，而教會亦可參予國際組織。

還有，「宗教自由」也沒有強制性的宗派聯合運動。至今，基督徒談「合一」仍有不同的見解，所以，若有任何宗派聯合組織或者宗派結合的事情，都應是有關教會完全自發自願的行動，而絕對不是政府組織或控制的聯合組織，更不應有強制的成份。

• 加强民主法治教育

我們談香港的民主法治，不能憑空想像，可是，過去香港是個自由而不民主的地方，對一般市民來說，都沒有眞正體會過民主的好處，而教會裏的弟兄姊妹作爲香港市民的一份子，亦同樣沒有經過民主法治教育，邁向香港人懂得負責任的治理和決定香港內政的道路必須有充份的教育，推行民主法治教育是急不容緩。

教會內部也應推行民主法治的意義，亦鼓勵教導信徒如何在社會上作良好的公民，參與地方民主法制建設。

教會學校亦應提供公民的教育，培育新一代對社會有充份理解，瞭解公民的責任；並提供民主法制教育，使學生明白這政制的運作和好處，指示他們參與方向。

• 參與地方建設

香港本身也面臨很多問題，資本主義運作也有不公平盡善的地方，而這些問題不一定與「九七」有關，我們應該積極參與香港的事，參與社會改革，解決香港的問題，爲大衆謀福利，如考慮怎樣對政府的事務有更大的參與，區議會、立法局民主化怎樣加強等，期望建立公平而合理的社會，這樣，將來港人治港將會有更好的基礎。

角色問題

面對將來，可做的事太多了！

面對解決香港前途方案，無疑教會整體在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不及世俗團體，而教會當務之急又是尋求屬靈生命的更新；但這些不等於逃避怎樣參予解決方案的藉口，沒有知識和經驗，可以加緊學習和裝備；屬靈更新與社會關懷也不應有先後輕重之分。

基督徒知識份子在這裏便擔任重要角色，如先前強調參與基本法的制定，須賴各方面的意見，基督徒知識份子從信仰立場，去提供各方面實質內容；此外，對於曾在大專階段受過比較重視民主法制教育的大專生和畢業生，便有責任帶領弟兄姊妹瞭解這些東西的意義和重要性，推而廣之，讓構成二三十萬香港市民的基督徒逐漸清楚明白民主和法制的意義，這樣，參與社會建設不是只限於少數人，而是大部份人能參與，這才是民主實質的體現。

一點總結

面對九七，基督徒需要行動起來，而行動亦必須與反省配合，或許有人認爲要求過多，但切勿忘記今天所承受的恩典是貴重的，路必然是窄的。邁步向前，需要勇氣和毅力，也需要資料和知識，深信專題小組的分析必定有掛一漏萬，未盡充實的地方，僅願各弟兄姊妹不吝指正，又合力在各個崗位上盡上一份力。

附錄一

爲甚麼他們不接受訪問？

專題小組

我們的困難

今次的專題中，相信大家已看到一些「教會領袖」對此專題下的問題作出了某種程度的意見和看法。但是，讀者們，你們你可曾知道專題小組在預備此專題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在邀請一些人物時所遇到的。我們曾邀請滕近輝牧師、張子華牧師、吳主光長老、劉銳光牧師、吳迺恭牧師、蔡宗鴻牧師及張佳音姑娘，他們都是香港教會中的牧者或神學院講師，主要代表了基要派、福音派意見的領導性人物；可是他們都因某些原因而拒絕接受訪問，故此，我們都未能如專題小組最初的構想，邀請到各方面不同背景立場的人在專題中發表意見。

不接受訪問的理由

拒絕接受訪問的理由有婉轉有直接，其中各有不同。有的因爲工作十分忙碌而無暇應邀被訪；有的因爲對專題沒有甚麼意見；有的因家人在中國大陸作傳道工作而不願被訪，恐怕會一時不慎，禍及他們；有的乾脆說「不願接受訪問」而拒絕我們的邀請。

面對這些理由，專題小組當然欣然接受，而且有的長者可能出於謹慎，不願意在沒有通透意見前發表言論，免得引起信徒的疑惑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與此同時，因爲屢次的被拒，專題小組便在組內有了一些討論。總結工作過程的時候，我們有了以下的推論和反省。

一點反省

(一)教會對九七問題的掌握不足夠

在香港教會中，有大部份的領導人對九七問題的資料掌握似乎仍未足夠。當然，我們不認爲教會長對九七問題的掌握，應有如一些社會評論員或大學的教授，但是一般性的掌握是需要的。這不單是因爲我們是社會一份子，因而需要對社會上所發生的事有一份關心和了解，更甚的，是因爲當教會長執知道現時的情形，他們能對信徒在社會中的生活有一更深切的了解，以致能預備宣講適切的信息去幫助信徒。再者，倘若中國將收回香港的主治權，那麼，教會將面對的問題會是十分多。信徒可能要面對共產主義的教育和薰陶，信徒更會遇到的問題如：基督徒在社會和政治參與應該扮演甚麼角色？基督徒應怎樣愛國家？或共產主義與基督徒的分別何在？等等。在今天香港教會長執中，究竟有多少是能在這些問題上給信徒一些意見和立場呢？似乎，看來是比較少。再者，教會可能會面對冲擊，現時的教會模式或神學的研究很可能需要一些檢討，以致能幫助教會在九七後仍然能站穩，爲基督作美好的見證。故此在這些的反省和檢討中，反省的人一定要對中國共產政權的宗教政策等問題有認識才能作出反省，但是今天，香港教會的長者中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或認識仍然不多，以及不太重視。這樣，思想上的狹窄和封閉又如何使香港教會能有足夠的準備去面對九七及以後？

(二)口號之外還需要具體的實踐方案

在我們的討論中，我們發覺香港社會中，已有部份的信徒開始很嚴肅的去作出一些態度上的提醒。有的說要扎根、植根、尋根，有的說要承擔香港的未來及承擔教會，有的說要快快裝備信徒，更有的說要負起對十億同胞傳揚福音的責任。這些提醒都十分寶貴，但是在這些口號的後面，似乎未有一些具體的指引。怎樣扎根、植根、尋根，怎樣才能承擔教會及社會的未來？怎樣裝備信徒去面對中國的共產政權？怎樣負起福音的債？這些口號仍待具體化，仍待新的突破以及把這些口號和突破發散於香港的信徒當中。

(三)有恃無恐的信徒請積極爭取

在訪問的人選中，我們發現一個特點：願被接受訪問的有些已是「有出路」之人，其中二人已分別是加拿大公民和美國公民，因此他們可說是有「出路」之人。就算多發表意見，也不會怕甚麼，因爲將來可以「一走了之」而不會有甚麼麻煩。因此使我們考慮到一些不願被訪者是否因爲怕招來麻煩以致不願多說。此個推論可能是香港教會部份長執的態度。當然，這是極之實際的考慮，也合情合理。按此推論，有恃無恐的傳道人好應更多發言，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務使宗教自由得着更具體更眞確的保證。

(四)非偶像化的問題還待解決

在教會中，我們不是不應尊敬長執，而是有時候，我們的尊敬有時會過份至「神化」我們的牧者或長者。我們在信仰和生活問題上要求答案及引導，我們有時會毫不考慮到接受他們的任何意見，此種「神化」的現象可能對教會沒有甚麼益處，在九七問題上，這種態度更明顯地顯出其不足之處，原因在於教會長執也未必對此問題有明確的掌握，與及他們有可能有以上我們提及的封閉現象，故此，如果信徒仍是坐在一處，等待牧者去教導我們如何面對九七或爲等待長執去爲教會尋出路時，作爲信徒的我們可能是不負責一點。作爲信徒，應反省自己怎樣去面對九七，去主動的考慮九七後的問題，與教牧一起去爲教會找出路，以致教會有更大的效用，在社會中做鹽做光。

把教牧偶像化的情況改變過來，這正是我們重新看看我們在教會中的承擔的起步。

(五)討厭橄欖

最後一點的反省是有部份拒絕被訪者對《橄欖》有不滿之處。原因可能有很多，而我們所想到的不外是那幾樣如：認爲《橄欖》所討論的不「屬靈」、或內容沒有造就性或有「新派」之嫌。但是，容我們誠實的說，如果對《橄欖》不滿，爲甚麼不來信或應邀，以致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使《橄欖》更有造就性，或提醒，以致使她能成爲教會中的一個好幫手呢？我們是需要支持，提醒和督責的。《橄欖》從開始是一個論壇，只要擺事實，講道理，以聖經的教導去研究問題，我們相信眞理是愈辯愈明的。

末了的話

以上都是我們的一點意見。其中可能有不準確之處，因爲以上都是我們有限的推論，我們只是把我們認爲重要的和有意義的推論去陳說出來，而不是想作甚麼拆毀的事。其實在整理此文章時，我們也考慮到客觀的效果，恐怕會使人有不安的感覺，好像大家都氣餒了的。我們也恐怕在文章中會開罪一些我們尊敬的長者，以致以後去訪問時會遭遇困難。但是我們仍感到需要把這些可能的反省提出，因爲倘若讀者看後，及思想後也有此同感，那麼，教會便要面對這些的不足或問題而針對之，以致使教會更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故此我們只是希望能提出一些反省，期望教會有更新，也讓讀者知道作爲一羣學生，我們在處理《橄欖》專輯的困難而已。

附錄二 共產主義對宗教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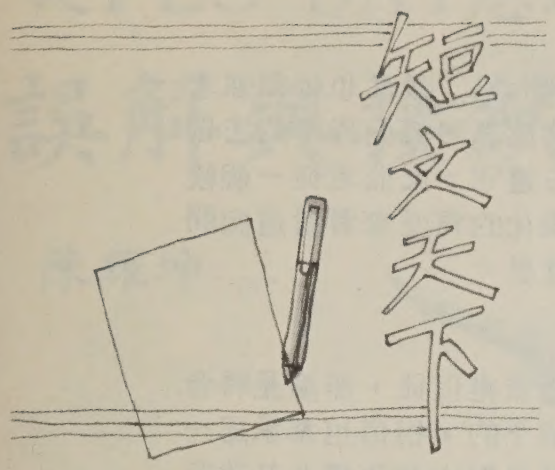
編者按

以下文字撰自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懷竹編著《宗教淺說》中的「前言」，簡單清晰地解說了共產主義對宗教的觀點。

有關中國將怎樣看待香港教會，則請翻看《廣角鏡》月刊八三年12月號，又《信報》中亦間中有談及此問題，其他基督教週刊月刊更不必贅述了。

宗教是意識形態之一，它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所決定的並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的上層建築。恩格斯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着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這就是說，宗教是人們對於周圍世界、社會生活的錯誤的虛妄的見解。人類宗教有它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這種信仰和感情相適的宗教儀式和宗教組織，都是社會的歷史產物。在階級對抗的社會中，宗教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深刻的社會根源，就在於人們對於剝削制度的巨大壓力的恐懼，在於人們受異己力量支配而無法擺脫的貧困和愚昧，在於剝削階級需要利用宗教作爲麻醉和控制羣衆的重要精神手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隨着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但是，由於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消除；由於建設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還需要有長期的奮鬥過程；同時，還由於存在着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和複雜的國際環境，因而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一部份人中的影響，也就不可避免地還會長期存在。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問題的長期性，我們要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那種認爲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很快就消亡的想法，是不現實的；企圖依靠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去人爲地消滅宗教，更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的，是完全錯誤和非常有害的。宗教的最後消亡，只能是在資本主義的最後消滅和人們成爲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眞正主人之後，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當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時候」。因此，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任務就是團結和教育包括信仰宗教的羣衆在內的勞動羣衆，爲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上的基本政策，尊重教徒的宗教感情，團結他們共同搞四化。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宗教對每一個黨員來說，「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每個黨員不僅不能信仰宗教，而且還有積極宣傳科學知識和無神論的義務，要對包括信教羣衆在內的勞動羣衆，進行馬列主義和科學世界觀的教育，自覺地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世界，對待人生，使人們成爲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



《短文天下》是過去《一墟集》和《三家莊》兩個專欄結束後另一個取而代之的專欄。《短文天下》仍然保留了過去兩個專欄短小精悍的特色，不過將不會以作者（《一墟集》的約稿）或者篇數（《三家莊》中「三」的意思）來規限了專欄的發展，《三家莊》，《短文天下》是公開的園地，只要內容與教會、大專信徒、學院、信仰反省和基督徒生活有關，字數在八百至千六之間，無論是見證、散文、評論、雜文，我們都會考慮登載。別遲疑了，提起筆桿來，《橄欖》等待着你的投稿！

去你的眼神

唯芷

人是很容易被事物的外貌所吸引而被欺哄的。只是一個「眼神」，亦足以引人暇思，不能自己。

出色的劇作家莎士比亞，是一位觀察入微的心理學家，他對男女之間的微妙感情，有細膩的描寫，對「情爲何物」一事，亦作了洞透的精闢見解。

「情」可相等於「眼神」？

在那深邃的「眼神」裏，漾着永遠教人迷惑的「情」。

《羅密歐與茱麗葉》所述說的「情」，是四目相投時所產生的震盪情懷，雙方的邂逅，只不過是在化裝舞會上的短短數分鐘，單憑這一面之緣，便足以種下日後無法拔掉的情根，及後來至死不渝的愛。故事的結局雖然是個悲劇，但不少人却被羅與茱的愛情迷倒，爲之如痴如醉，視之爲偉大崇高的情操。想深一層，這種愛情根本是可笑和荒謬的，只不過是包着「愛」的外衣的「迷戀」，他們從未眞正了解對方，又何來談得上是情、是愛？

爲何要下拜於對方的眼神？爲何要爲自造的假像付出生命？爲何甘願陶醉在這毫無基礎的關係中？人究竟爲何會這樣糊塗？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羅與茱》的故事結尾，是雙方含糊的自盡。這死亡的收場，可謂是最貼當、最暢快、最浪漫的了——雙方在彼此心目中，留下了最完美最無瑕的形象，佔有着至高至尚的地位。死亡將他們的「情」美化了的推至極致，掩蓋了他們生前浮淺的認識和了解。誰敢說，假若他們繼續活下去，日後的生活會比這死亡來得更快樂、至善？

就這樣，一個愛情在未誕生便死去，未吐放便被埋葬。

夢中的「愛」與「恨」，却是刻骨銘心的。

夢中幾許愁，你可知道？

有人喜歡作夢，說夢話，沉迷在「眼神」的夢幻裏，在這夢中編織愛的故事來麻醉自己，讓生活變得更有意義，更有盼望。可是，夢中的「情」，是有血有肉的，是帶有歡笑和眼淚的，當中所感受的愛和恨，也是直刺心坎的。

就如《仲夏夜之夢》的尼西達一樣，在被「閑愛花液」（LOVE-IN-IDLENESS）迷幻的前後，都是處身在不眞實的世界內，他對愛人夏美亞的感情，或是纏綿眞摯的山盟海誓，或是咄咄迫人的惡毒咒罵，都是由衷之言，皆受他眼目所見的支配控制着。但，這兩種極端的情緒，那一個才是眞實的？抑或，兩樣都只不過是「眼神」欺騙下的幻象？

「眼神！」，你教人失去理智。

雙目所發出的亮光和魅力，足以把人愚弄得神不守舍，把昔日的矜持，自尊拋下，甘於變得盲目、脆弱、無能。因爲「他」，人願意喪智的追求一樣不可得的幻覺，因爲「他」，人自以爲是在戀愛，又因爲「他」，自以爲是失戀，甚至爲「他」而生，爲「他」而死，雖然喜歡一個人並不是罪過，但若是單方面的，那將是何等的痛苦。明眸魅眼，你曾經觸發過多少少男少女暗地裏的悲劇！

大專階段，人開始不需顧忌地思索戀愛的一切，然而，人啊，在面對感情問題時，你的理智在那裏？你的獨立思考、邏輯分析在那裏？

爲何理性總勝不過感情？唉，人始終是人，是重「情」的被造物！

基督徒聲聲說要憑神的旨意行，要順服主的帶領，然而，當目光柔情地暗送，內心猶疑掙扎却又疑幻疑眞的時候，往往又……

大專的弟兄姊妹，面臨「情」的挑戰，你又是否能招架得住？

（作者爲港大學生）

移民與承擔

思提

前些日子，因着九七問題的廣泛被注視和討論，香港教會也開始對她的前途加以反省，並從神學角度來理解香港前途問題。一下子，不少研討會、講座紛紛出現，並且探討九七與社會的文章和書刊也紛紛出版。總的來說，這些論調大都是強調教會絕不能撤離香港，香港信徒應該對香港前途有承擔的態度……雖然種種探討言論似乎還只停留於所謂聖經基礎，神學原則，而未能進到具體方案，但顯然的，承擔之聲經已成爲主流思想。

因着對承擔態度的肯定，移民與否便成爲一個十分爭論性的問題，掀起不少討論。這邊廂，強調承擔的人士大談所謂「根」的問題，以聖經人物的例子來支持民族思想、民族承擔，雖然不致將留下承擔變成一條絕對原則，但也千叮萬囑若要離開，必定要帶着使命。那邊廂則表示移民與否並非聖經的絕對原則，並引舊約聖經來支持移民的可能性和可接受性，當然，這類人士大多已持有美、加護照。此外，也有一些人士強調基督徒的「胸懷普世」的超然性，乾脆不談國家民族。總之莫衷一是，好像聖經是可以用來合理化所有行動似的。

這些似乎衝突的原則和意見本來也是一些頗有意義的交流對話材料，但若當事人過於固執強調一方面的時候，那麼後果就必然是分歧甚至對立，而看似理虧的一方面就只有三緘其口，而行動上則依然我行我素，例如那些決定移民的縱使對前途問題有意見也因怕被目爲不承擔不一致而減少說話。總之，這些現象只會削弱了整個香港基督徒羣體的力量。其實以上數種不同論調或多或少的也有點眞理成份，聖經也確實沒有對移民問題作出一個絕對的教導，只是提供了不少考慮因素和案例而已，故此也毋須強求一個絕對及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法則來讓信徒去遵守。反而若從一個較現實及處境化的角度來看看這個問題還有點意思。

今天的香港信徒，無論是將會移民的或留下的，相信也都承認一個事實，就是對中共政權及其政策都普遍缺乏信心。意識形態的分歧不在話下，縱使中共應許所謂「港人治港」模式，承諾「保持繁榮安定」及各樣自由等，但基於中共過去歷史上輕視法制民意以及政策隨著政治局勢而搖擺不定，港人還是對前途不敢樂觀。對於一些決定移民的信徒來說，這是個主要原因，特別是一些中年以上過往曾基於意識形態的或現實的理由而發表過反共言論的傳道人，移民更是一個實際的抉擇。而那些決定留下承擔的信徒領袖，也礙於對中共保留的緣故，在發言方面變得謹愼小心，以免一朝成爲被迫害的把柄，以致起碼實力也失去，又談何承擔！

今天在香港前途問題上，香港教會還有十多年的預備時間。對外方面，教會是社會上一個相當龐大的社羣，對香港未來的演變模式及民主化的道路上，應該積極參與爭取，發揮一份影響力。對內方面，教會模式結構的改變，前途問題上的神學反省等，都極需要更多信徒參與積極思想，提供各種方案建議，共同尋找出路。也許今天的問題不再是移民與否，而是如何肢體分工合作。對於手持美、加護照的信徒，大概應是有利於發表意見，積極爭取的一羣；而那些留下的，也許應該默默耕耘，改革基層，保留實力。總之，面對現實，尋求出路總比空喊聖經原則來得落實，而從一個較正面的角度去理解信徒移民及其作用，也許是今天應發展下去的方向。

（作者爲港大學生。）

從FES DAY想起
誤解與接納

陳耀坤

剛參加完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週年大會（ FES DAY ）。當中，一班長者就「面對香港前景 FES事工的策略與實踐」發表意見。在他們的講話中，充份表現出他們對大專團契（尤其是港大團契）的期望。也基於這原因，他們對現時的港大團契作出頗嚴竣的批評。

一位講者提到現今的港大基督徒越來越「符碌」，反省、討論問題時，往往缺乏神學基礎，光曉得批判、拆毀，完全沒有建設性。另一位講者則在一次研討會中，聽到一班港大基督徒一些負面的反應，便認爲這班大學生「自高自大」，「只糾纏於理性問題，缺乏屬靈生命」。

其實，這些批評也不是新的。長久以來，很多屬靈長者對港大團契都抱有這些看法。筆者身爲港大人，却就這些批評提出不同的觀點。

首先，這班長者提及的那類港大基督徒，實係少數，若以爲他們就代表港大基督徒的全部，那就未免犯了「以偏蓋全」的謬誤。

再者，每個人的思想與經驗有很大的差異，實在沒可能要求所有人對同一篇講道有同樣感受，但在基督教圈子內，並不鼓勵人提出反意見，人人都以爲好的東西，你若不同意，就是你出了問題。很多基督徒更愛將問題還原（ REDUCTION），視不合模（ NON-CONFORMING ）的基督徒爲問題人物，甚至懷疑他們對基督的委身——屬靈生命，却往往忽略他們提不同意見的動機或問題本身。這種做法只會使誤會加深。

導致誤解加深的另一原因，在於一班長者對港大基督徒抱有過高的期望，以爲提問題者必定要有答案。事實上，今日的大學校園跟七十年代時有很大分別，在缺乏社會冲激之下，校園趨向沉寂。願意把握大學獨有的環境，嚴謹的理論、認眞想問題的基督徒實在是鳳毛麟角。這小撮人受大學思想訓練的影響，對教會現況抱着懷疑態度，但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環境；沉默，不覺醒的大多數，他們也顯得「無奈」「無望」「無助」。於是他們多是只提出問題，並沒有答案，遂給人「有破壞、有建設」的感覺。但暫時找不到答案就不可以提問題嗎？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否切合時代需求？「建設」的責任又是否單落在一班大專基督徒身上呢？

七十年代，基督教飽受社會冲激，一班前輩對信仰作出反省，他們強調信仰與時代的關係。FES也提出「整全福音」、「整全門徒」等觀念，強調傳福音與社會關懷的結合。這些觀念成爲基督徒學生界的主流，FES遂擔起帶導的角色，影響所及，今天很多「福音派」教會已普遍接受「關懷社會」、「承擔中國」等口號。

然而，八十年代香港社會環境日益複雜，「九七問題」日迫，七十年代找到的答案是否夠用呢？

香港教會近年已掀起一片「討論九七熱」、「尋根熱」，九七研討會多不勝數。然而，講來講去，却不外乎教會如何在共產政權下繼續生存（如改變聚會模式、多背經等）。FES則以「深入門徒栽培」爲方向，似乎來得較具體。不過，正如一位弟兄在FES週年大會所言，FES「講」整全福音，「講」門徒訓練，「講」建立基督徒羣體，但至今仍然停留在「應該」問題，如重複強調傳福音與社會關懷的結合、委身基督的重要、緊密的肢體相交。但如何把這些口號落實於香港的社會環境，特別在九七的前提下，基督徒應如何看及介入民主參政、社會行動，教會怎樣成爲一個可見的羣體（ VISIBLE COMMUNITY ），表達福音的內涵？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單談不上實踐，更缺乏具體的神學基礎。口號仍是口號，沒有內容，缺乏實踐。在一些研討會中，講者不斷重複那些應然答案，難免得到一些負面的反應，叫人覺得「不外如是」。

我想，問題的癥結在於香港教會一向缺乏一套完整的、本土化的基督徒社會倫理。在「九七問題」壓迫下，七十年代找到的答案已不足夠，我們必須發展切合香港社會環境的本土神學。然而，這工作殊不簡單，有待香港聖經學者及大專基督徒共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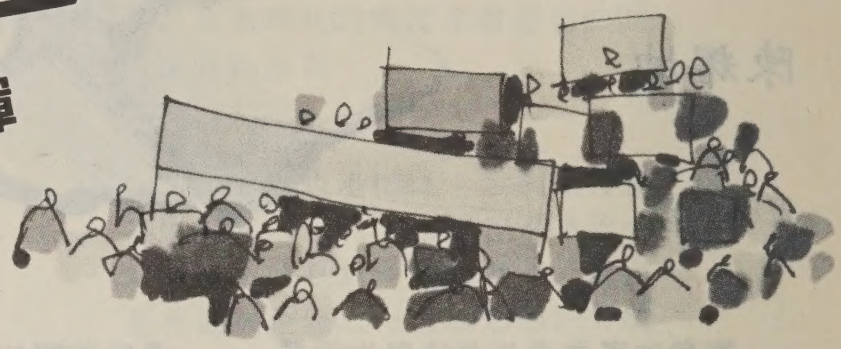
也有人提到要積極栽培大專基督徒。但環顧今日校園，大部份基督徒不問世事、滿足現狀、甘於與社會割離。只爲他們提供「單向」的引導，喊他們委身，實不足以造就整全門徒，裝備他們面對畢業後複雜的社會環境及香港教會未來的轉變。今天我們需要的，不是空喊委身，而是肯誠實面對問題，勇於探索、實踐、體驗，在承擔中批判的大專基督徒。

不錯，現今那些「肯思想」的小數多只能對現況加以否定（ NEGATION ），提出問題而未能提供解決辦法，但光責備及否定他們提出的問題（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 ）更是鴕鳥行爲，於事無補。大專基督徒是尚未成熟的一羣，接納他們，跟他們一起搜索、尋找答案，「以生命影響生命」，培養他們對教會的承擔，是一班長者當負起的工作。

（本文作者爲現屆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團長。）

學運？參予？

陳榮輝



學運背景

香港是一個經濟奇跡。自五十年代起，雖然香港經歷了不少困難，如多次的難民潮、暴動和世界經濟不景氣等，但香港仍然能夠不斷發展，在世界上奠定了她的經濟地位。然而，對社會民生來說，却並不是那麼風光的事。

六十年代香港工業化初有成就，但經濟發展的成果絕大部份都爲資本家所佔有，普遍市民獲益不多，貧富懸殊十分嚴重。

香港政府當時十分封閉，沒有眞正民選參政，諮詢制度亦不足，政府公文都是英文，造成官民溝通極大障礙，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因而形成。

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十分有限，志願團體亦因經濟能力問題，未能提供足夠服務。隨着社會富裕，人民要求逐漸增加，但實際他們却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人民對社會日漸不滿。六六、六七年兩次暴動，除了六七年暴動的政治含意外，亦表現人民對社會的普遍不滿。政府非常注重兩次暴動，以後不少政策改革，都始源於這兩次暴動。香港的學生運動亦在這社會背景下出現。

學運崛興

六十年代歐美學生運動及國內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再加上香港當時的社會矛盾，大專學生開始從象牙塔中走出來，參與社會事務。此外，政府的資助大學生政策，讓更多來自中下階層的青少年可以進入大學，亦爲當時學運發展製造有利條件，這羣來自中下階層的青少年，深切了解社會不公平所帶來的影響，因而組織起來，參與學生運動。

他們懷着理想，希望努力改革不公平的社會現況，創立一個更完美的社會。他們並不甘於停留在提出意見的階段，他們走在社會改革的最前線，與受壓迫者一起，用和平行動爭取公平公義。由於他們的參與，社會實在得以改善。「爭取中文成爲法定語文」、「反貪污」等等運動，波瀾壯闊，影響非凡。

麥理浩爵士上任港督後，極力提高政府內部行政效率及提供更多社會福利。諮詢制度更被受重視，政府亦比以前表現得更尊重民意。雖然社會矛盾已不比以往明顯，但市民仍然無法決定政府政策，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依然存在。

學運沈寂

與此同時，大學生人數大增，

同學漸漸較難認同本身對社會的責任。事實上，社會競爭加劇，校內功課大增，都減低了同學的參與熱誠。七十年代後期，學運較爲沉寂。

七十年代開始，不少壓力團體興起，爭取市民福利。一部份市民變得較爲主動，在需要時，聯合起來，向政府爭取權益。學生的相對重要性已降低。社會事件日漸複雜。學生基於本身不是全職地介入社會事件，因此在參與時，往往未能對事件有充足掌握，通常都只擔當一個協助角色，而並非一個主動組織者。

香港前途：學運轉機？

香港前途對香港來說是個重要轉變，是五百多萬港人都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市民普遍並不擔心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他們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他們却怕失去現今享有的生活水平及自由。近年來報章差不多每天都報導有關香港前途的消息，市民從報章中見到一些知名人士所發表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建議及反建議。不少港人對談判的態度已由積極關心，轉變爲消極面對。現今中英談判，香港市民未能直接參與，更使他們感到無奈。

除極少部份資本家及專業人士外，大部份市民都無法移民外地。香港日後的任何轉變與大部份市民息息相關。近期我們已發覺到前途陰影，對香港造成的影響。長線投資減少，香港的高科技商品發展受阻，長遠經濟發展亦因而呈現危機。再者，因港人信心薄弱及市場大量投機活動，港元大跌，而且匯率波動很大，市民生活水平因而下降。況且港元匯率波動，使製造業投機風險大增。後來港府出面干預，並引用指導性港元匯率，港元波動才平靜下來，但如果前途發展惡劣，甚麼指導性港元匯價，都必然無效，港元下跌及匯價波動必然產生。可能未到九七，香港經濟已經崩潰。此外，資金人材不斷外流，都爲香港未有發展帶來憂慮。

市民在香港前途發展中，處於矛盾位置。市民一方面希望談判盡早達成協議，使香港經濟不致在危機中遭受嚴重打擊；另一方面，我們却害怕談判結果是我們不願意接受的。

香港本身沒有甚麼天然資源，只擁有一羣勤勞的市民及一個自由的經濟生活制度。唯有這些因素繼續維持下去，香港才可能繼續保持繁榮。我們應該勇敢地站出來，要求我們所希望的未來社會模式。現今談判過程中，中、英雙方都表示尊重民意。香港現今制度中，沒有民選政府，民意不能有效地表達。港督尤德爵士及行政局議員曾表示代表港人利益，並在前途談判中極力爲港人爭取利益，我對此有所懷疑。英人在港實行殖民地統治百多年，香港一直保持一個相當封閉的政制，權力集中在少數高級殖民地

官員及大資本家手中，市民對當局的施政，完全沒有途徑作制度中的影響。教育制度培養出一羣沒有公民意識、國家民族觀念的港人。政府多年的非政治化政策十分成功。現今大部份市民對政治漠不關心或甚至害怕。今日他們還來說代表港人意願，爲港人謀幸福！市民應該醒覺起來，組織起來，提出意見，共同爭取一個理想的未來香港。

壓力團體大多對香港前途沒有任何表示，這是基於他們本身的局限。他們不是龐大的組織，人數都很有限，況且沒有直接的基層成員。他們在前途表態可能被視爲有政治野心的組織，容易失去市民的信任。而香港的工會活動也不甚積極，而且多數工會都有政治背景，他們亦難得到市民在前途問題上的信任。新興的政治性組織，如匯點及新香港學會，在前途問題上，帶導市民爭取權益。可惜這類團體太少，而且組織內人手有限，實仍未能在社會中作出較大的作用。我們大專學生，享受社會無數資源，應該站在爭取市民利益的角度上，爭取未來九七之後，政制自由民主，確保香港得以繼續繁榮安定。

大專基督徒使命

香港前途衝擊下，大專學生更加關注政治、社會問題。校園內的討論氣氛亦加劇。

基督教界亦開始有人提出要面對九七，反省信仰，教會更開放，更多參與社會事務。關於九七、社會參與的講座，刊物已日漸增加。教會傳統對政治及社會參與都相當保守，而且現今各人對社會參與亦衆說紛紛。我們實難期望教會在短期有甚麼大改變。

大專基督徒應肩負起時代使命，帶動信仰反省。透過專題、研討、講座、刊物互相鼓勵及學習。我們在校內參與社會事務的弟兄姊妹也不少，但因缺乏共同目標、交流，不能在校園內及校外發揮甚麼大影響力。社會參與與理論研究的兩羣弟兄姊妹，彼此沒有甚麼聯絡，以致參與者缺乏堅強信念，討論者却言之無物。

社會動盪，前途未明，可能是傳福音更佳的機會，我們應該更多裝備自己，不應吝惜向人宣講福音。我們却又不能放棄做「世上的鹽」的使命，要與市民共同面對香港前途，並要教導市民公民意識，使他們明瞭應該爭取本身權益。我們更應抱着「敢言、敢幹、敢擔當」的態度去爲香港發展盡力。

校園團契每年都有整體方向，但影響力却一直十分差。面對未來，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應該組成小組，嘗試參與社會事務，反省信仰，在校園內外發揮影響力，見證信仰，一方面又繼續捲入人手，由小至大的影響團契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編者按

陳榮輝弟兄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同學，八三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時事秘書，港大學生會時事委員會主席，任內主要從事社會事務參與的工作。在卸任的時候，他總結了對學運盛衰的理解和作了些建議和呼籲，也許文中沒有甚麼美麗的詞藻，精密的思想邏輯，然而從其中的誠意和血肉經驗換回來的反省，深信必能帶給我們好些啓發。陳弟兄，繁忙的幹事生涯捱完了，誠願上主繼續引領您的前路，而對現在仍然在各院校各個學生組織的社會參予、中國關懷等崗位守望事奉的弟兄姊妹，僅在此呼籲，別忘了把你們的經驗和反省與衆弟兄姊妹分享，《橄欖》正好扮演這樣的橋樑！

不滿與瞭解

前記

重生了八年，心裏很多感受！

教會好像是多餘的。

信徒在禮拜堂祈禱，來信的在外面照樣犯罪。

我們聚會佈道，自己人講，自己人聽，自己人欣賞。

青年人失去熱心，生命沒勁。

自己尤其感覺如此。好像在宿舍打枕頭戰。枕頭自各方擊來，擊在身上，頭上。不大痛，但窒息。心中慌亂，不知所措。

然而這些日子也是多姿多采的。好朋友在這段時光得到。也認識了主內兄弟姊妹，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理想，不同的國籍。自己的腦了也翻了幾個觔斗。

這幾個觔斗很重要。

初信的時候，生命重心是朋友、娛樂、責任。信仰完全聯於行動。沒有器量來思想信仰內容，也沒有興趣。

日子漸漸過去，生命中進入了思想。行動不再是信仰的全部。自己開始有器量思想信仰根由。

這幾個觔斗的結果，成爲了本書的內容。這不是說所有的材料都是自己發明。凡從書本來的，我都盡可能註明。只是「盡可能」，因爲自己讀書多而雜，東偷西借，往往記不勝記。還有一些材料，是與朋友討論交通中得來。除了感謝神給我這些弟兄姊妹外，恐怕不能再作其他表示。

本篇如此定名，因爲我實在有很多「不滿」，不能不說。但若單是「不滿」，便與那些「憤怒青年」差不多，我相信我已過了那階段，因此我認爲自己也能「了解」多少。

「了解」又怎麼樣？了解帶來行動，以客觀審愼的態度，謙卑而自信的去改革。我相信知識必須帶來行動，才算得上「了解」。

重生八年，「不滿」、「了解」、「行動」……

一、畸形自滿

有些人以爲自己甚麼也懂，不用進修。這是自滿，是驕傲。

也有些人以爲自己什麼也不懂，根本就不可能了解什麼。學習也徒然，因此索性不理。這是自滿，畸形自滿。也是驕傲，還加上撒賴。

在兩者中，基督徒不少。

今日許多基督徒每逢看到社會，教會，有什麼不妥的事情，便不假思索地說：「我知道原因。是罪。是與神關係不好。」

我承認這種理論正確，但懷疑它的效果，更不滿它引起的態度。

罪是與神隔絕，也是我們一切麻煩的起源。

我們常聽傳道人說：「今日教會冷淡，是因爲罪。犯罪的因素是我們與神的關係不夠密切。爲什麼？是因爲罪。」這是無數教會講章的簡寫。夏令會如是，信徒的想法也如是。這理論是正確的，但沒有用。

於是我們便繞着圈子走：「罪—疏遠神—罪—疏遠神—」我們不用留心觀察，不用思想—「一切都是因爲罪，罪是因爲人與神疏遠，便產生罪……」。於是夏令會一年一年開，教會一年一年奮興佈道。外面的人看我們，好像看馬戲，團團轉。我們偶爾從觀衆中請來幾位客串，便高興非常。

其實我們不是不知道毛病，只是我們認爲力也是徒然；何況我們有條萬能匙，雖然我們不曉得怎樣用它。

罪與神疏遠，是一切麻煩的基本來由。汚穢也是一切疾病的基本。但倘若學者不把「疾病」分析，研究每一病類的起因，發展過程，環境影響，今日醫學斷沒有如許成就。

「我們團契冷淡，爲什麼？」

「很簡單。我們與神交通不好。」

「爲什麼交通不好？」

「犯罪嘛。」

這是自滿，畸形的自滿。

持這態度的人看見夏令會還未情況熱烈，便大聲疾呼：「你們悔改還未透徹。」於是衆人再悔改。「你們先要弄好與神的關係？」再悔改。不應行而行的罪認清了，只好找應行而未行的罪來認；這種罪永遠認不清。於是衆人永遠自責。爲什麼認不清？是罪，是與神關係疏遠。

要證明房子有蒼蠅容易，只要拍下一隻。要證明房子沒有蒼蠅甚難，必要找遍每個角落，翻轉每張枱椅，而且還不能肯定。

於是我們團團轉，翻枱翻椅，耗盡我們的精力。而我們還以爲正確。

自滿，畸形的自滿。

今日基督徒的第二條萬能匙是什麼？

「有耶穌基督就夠了。」

趟若這句話的意思是：「沒有耶穌，人得不到滿足。」我便十分同意。

趟若這句話的意思是：「有了耶穌，其他的東西，如物質，娛樂，朋友，便不需要。」我便十分不同意。

我相信有點頭腦的人都知道，人需要物質，娛樂，朋友。（我甚至以爲它們是極其重要，不可缺少）。

然而從講壇得來的印象，卻是第一個解釋。

傳道人沒有說：「有了耶穌，其他的卻不需要。」但他們卻無心間接地傳達了這意思。

在信徒中便產生兩個後果。

一、信徒自己省察，發覺除了耶穌外，自己還有其他需要，其他愛好。便痛苦自責。

二、信徒懷疑說這話的人的誠實，甚至引至懷疑信仰。

我們拿著這條萬能匙，自以爲能解決人的需要，不用解釋清楚。自滿。

× × ×

在信主的八年中，我多小領會了耶穌能滿足的意思。

從中學至大學，直至今日在社會做事的過程中，發覺自己有很多需要，而這些需要都得到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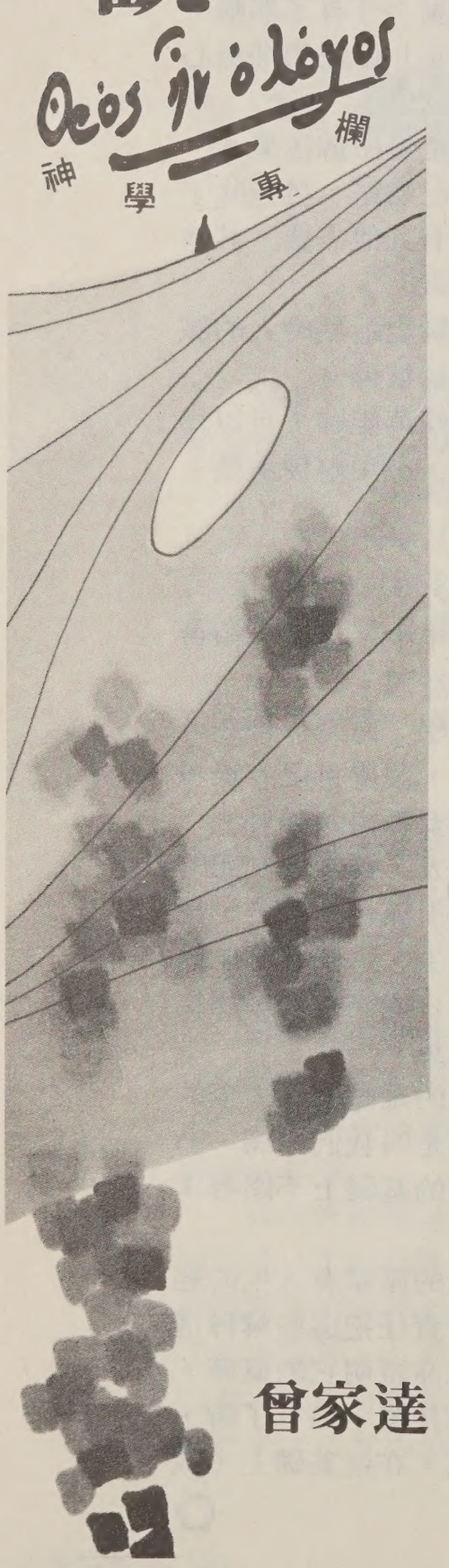
我有很多朋友，雖然老友記的只是一兩位，我很滿足。但是，也深深感到若沒有主，這些都不能成爲滿足。朋友今日能滿足我，因爲，它們是主的恩惠。

信耶穌的人的確是掌有人生的匙。但這權利不是叫我們自滿，乃是叫我們在穩定的基礎上不斷尋求，不斷思想。

信耶穌的人的確掌有人生的匙。因此我們更有責任把這些解釋清楚，努力去用生命證明它的眞確。

人是不能作什麼。但有了神，人便可以有作爲。在這基礎上，我們尋求認識。

神國觀



曾家達

編者按

作者曾家達是七十年代香港大學畢業生，現在是基督教楊震社會服務中心的臨床心理學家。在大學時期曾先生已對神國觀的神學觀點有所研究，本文原爲筆記式手稿，現由《橄欖》編輯錢錦華舖敍整理成文，相信會引起一定的反應。

神學觀點的討論基礎是聖經本身的支持，解釋聖經的能力，與及對信徒生活的適切性。神國觀（又名天國觀）經過多年在社會關懷的理論整理中提出後今年又再在港大團契中推廣，盼望這篇文章能成爲反省的材料，更多弟兄姊妹可以批判地認識這些觀點，共同探求基督信仰的眞諦和實踐信仰。

大前題

神國觀認定聖經訊息的焦點並非在於個人救贖，而是：神去建立一個屬乎自己的羣體，並透過他們按照神的設計去管理及治理世界去彰顯神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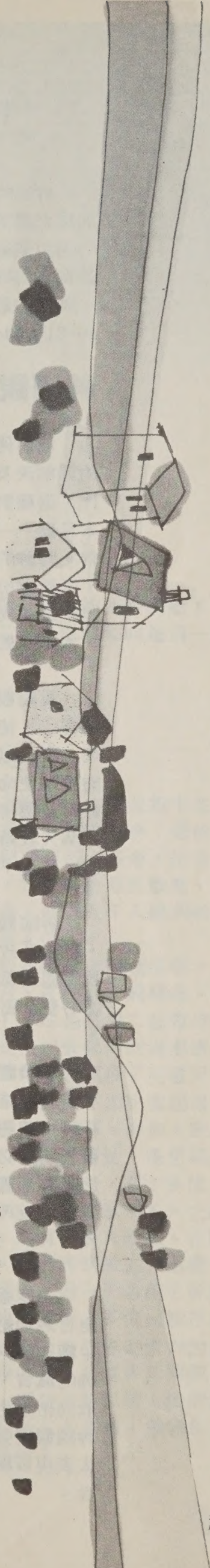
神國觀肯定起初神創造天地的原意爲藉着整個被造秩序去彰顯自己。（詩19:1，羅1:20）創造當中，人的創造是創造的高潮，人成爲神最具體的自我表現，因爲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創1:26，27）再者，聖經明顯指出單獨一人不足以將神原整地表達，神需要一個人的羣體互相配搭（創1:28，創2:18），按照祂的旨意管治被造秩序，這樣才能將神完全彰顯。

隨着罪進入世界，人就不能繼續與神合作管理和治理被造秩序，自此，人的羣體就不能再發揮功效，最後導致整體的滅亡（洪水沒地）。災劫之後，神仍然爲這羣體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機會，在祂與挪亞所立的約中重申了創世的原本目的（創9:1-2，6-7），要求挪亞建立另一羣體去按照神的旨意去管治被造秩序。自此以後，神仍以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羣體爲目的，直至亞伯拉罕預備了一個更具規模的羣體，稱爲國度（KINGDOM）。（創12:1，17:4-7）

從舊約聖經歷史當中，我們看到這個屬神的國度在實踐神的旨意上有成功亦有失敗的經驗。可是，這個屬神的國度（以色列國）重覆地失敗，神就設計一個超乎政治體系的國度，透過耶穌基督來世建立一個新的國度。「因有一嬰孩爲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爲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賽9:6-7）神的國度的最終實現就是人類歷史的終點（太25:34，啟11:15），那時神顯彰自己和榮耀自己的終極目的亦將成就（啟15:4），這就是神國觀末世論的焦點。

有關耶穌基督以重建神國爲使命的論據

神國觀肯定基督來世的使命並非在於使個別人得救，而是在於重建神的國度。個人與神和好，接受救恩祇是加入神國的必須步驟，而任何人在加入這國度後就必須參與實行神國的使命。神國的使命在於建造一個有公平公義的社羣，並非在於集結一羣人去經歷個人的宗教性敬虔生活。這個論據，我們可以參看下面各點：



（THE KINGDOM OF GOD PERSPECTIVE）

㈠（太21:33-46，可12:1-12，路20:9-18）這幾處經文中，耶穌基督指明自己來世是建立一個新的羣體或國度，以取代舊有不合乎神要求的國度（太21:43）。這葡萄園的比喻原文出自以賽亞書（賽5:1-17），那處經文很清晰地指出葡萄園即原有的羣體或國度——以色列家猶太人（5:7）。神對自己國度的要求則是社會中的公平公義（同節），祂所不滿的是暴虐和冤聲，特別是貧富懸殊的現象（8節）。而耶穌則宣稱祂所建設的新國度是能結果子（即公平公義）的，這亦與前段引用賽9:7的經文「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相應。

㈡在福音書的記錄中，經常提及耶穌傳講神國福音（太4:17，23，可1:15，路4:43）。耶穌在教導人禱告時亦强調「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太6:33）。此外，耶穌在教訓人時常說「天國是……」或「在神的國裏……」等，例子在福音書中到處都是。

㈢「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這段經文指出信主的基督徒被稱爲屬神的國度和子民。

神國的特色

上文已提及神國的特色爲公平公義，這是一項政治及社會性的特色，與傳統福音派所强調的重點有所不同。事實上，强調宗教性活動並非神國的特色，反之着實地去關心週圍的人，特別是社會上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人，如窮人、孤兒寡婦等，以及在行動上去照顧有需要及缺乏的人，才是神的國民的本色。以下列舉一些經文說明：

㈠路4:17-21，亦即引用賽61:1-3，耶穌直接宣稱自己來世的工作——「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爲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㈡太7:15-27，耶穌指出果子的重要，指明很多人從事宗教活動如稱呼耶穌爲主，奉祂的名傳道，趕鬼，行異能等都未必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這樣去遵行父的旨意就是好的根基，怎樣才算是遵行父的旨意呢？太25:31-46中，我們可以得到線索，那處經文指出若能照顧弟兄中一個最小的一些實在的物質或心理需要（給予食物；衣服、探病、探監、接待等），就可以「承受那創世以來爲你們所預備的國」。

㈢「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甚麼呢。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爲燔祭麼。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麼，我豈可爲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麼，爲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麼？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爲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6:6-8）這段經文清楚指出神看重社會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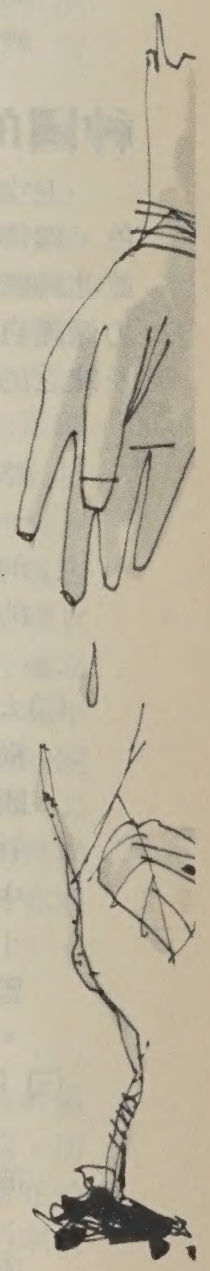
和實質的關懷多於宗教活動。在舊約聖經中亦有許多類似的記述。（例：摩5:21-6:7，賽1:10-17）

神國的國民資格並不限於種族，在新約自然有保羅詳盡的推論（加拉太書第三、四章）；就是早在士師時代，已有外邦人因爲肯定神的國而蒙福，路得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路1:16）。由此可見無論在新約抑或舊約，祇要人願意肯定神和祂的國就可以加入了。所以，神國的最終目的乃是要彰顯神自己，舊約的以色列人如是（賽43：19-21，44:8），新約中的基督徒亦如是（彼前2:9）。

神國觀與救贖觀的對比

教會傳統中以個人得救爲最終極關注，並將福音內容減削爲個人的罪解決及重生，以致將使人接受救贖成爲教會及基督徒的最重要工作，這種對信仰的理解暫且稱爲救贖觀。這種觀點輕視救贖計劃的原本目標——建立一個屬神的羣體，並透過管理和治理被造秩序去彰顯神，將神的創世計劃中的社會及政治性使命的重要性貶低，過份强調了宗教部份，將神的羣體性計劃改變爲個人與神的關係。甚至錯誤地將宗教等同屬靈，將社會性活動等同屬世，這種觀點實在有歪曲信仰，本末倒置的危險。

救贖觀認爲基督徒羣體的主要使命爲傳福音（祇是指個人得救的福音），使其他人成爲基督徒，然後這些人又使其他人得救成爲基督徒，在此以外祇是强調個人的敬虔生活；神國觀則認爲基督徒的羣體的主要使命是在於積極地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主動地去管治及影響社會及環境，期望透過建立公平公義與及對有需要的人的關懷顯彰神。個人救贖祇是使人參與神國使命的第一步，是必需的，但不是全部份，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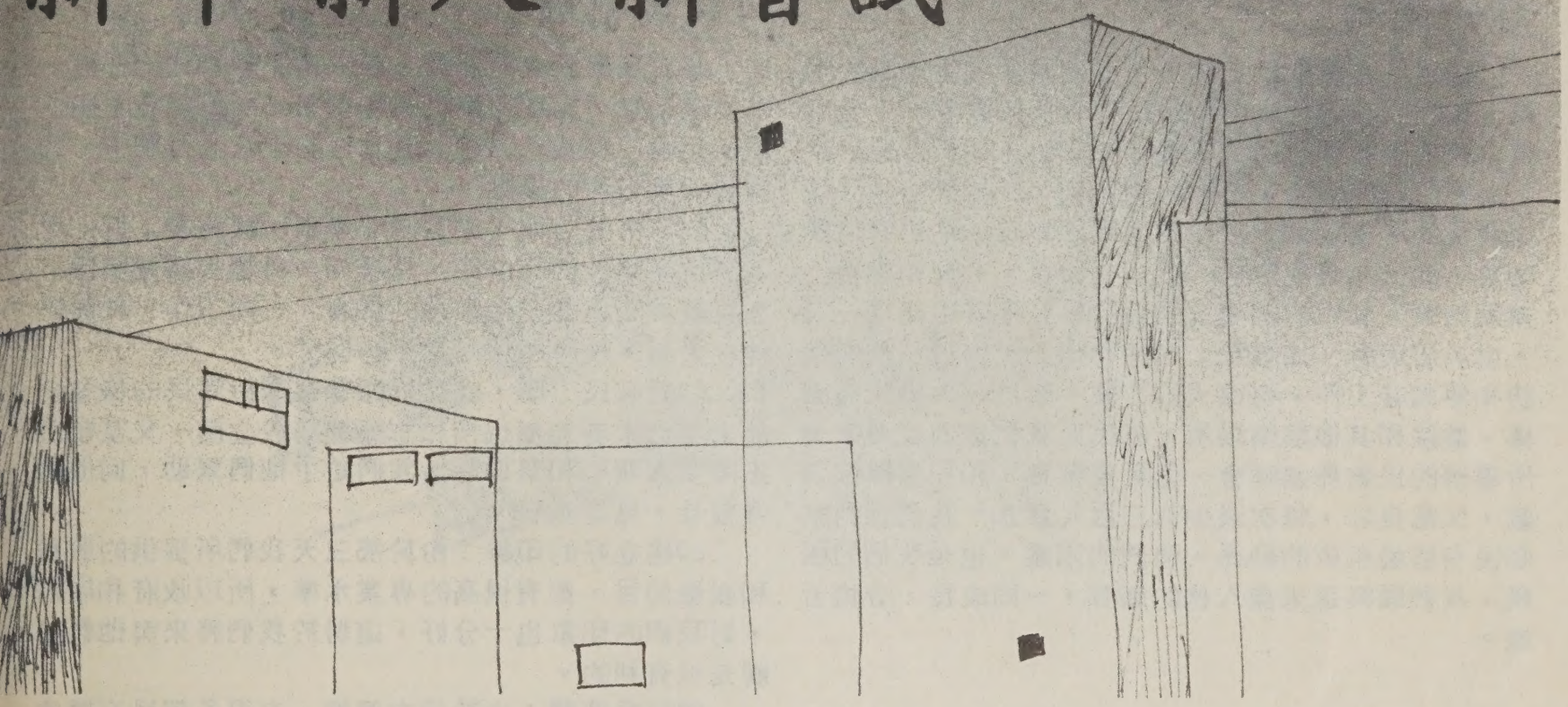
神國觀中的福音並不單包括個人靈性狀況的改變，亦包括了心理，社會及政治上的解放或改變，是對人作爲羣體的一個整全的關懷；救贖觀則祇强調人作爲個體的靈性需要，甚至將個體的靈性需要與羣體的整全需要對立，實在是不必要的，而且與聖經的整體訊息不相乎。

救贖觀過度强調新約中有關救恩及基督徒敬虔生活的部份，阻礙了對聖經歷史觀的準確掌握，舊約經文祇被視作一些認識神的作爲的片段，舊約歷史則被理解爲神的不同救贖計劃的失敗，繼而引申出基督救贖的必要性。在神學態度上，潛意識地重視新約爲直接有適切性之教導，舊約經文的重要性則未被正視，未能眞正將新約看爲舊約之延續以及理解神國歷史之發展，和看重神對自己的國度之態度和一致性。

過度强調個人靈性部份及宗教化生活，使人的信仰與現實生活不能自然地結合，以至信仰與其他生活部份脫節，成爲了不現實的個人主觀經驗。對於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中去經驗神的眞實、去醒覺罪在這些生活及制度中的存在，以至將一個屬靈的取向帶進生活每一部份中，祇强調個人宗教的神學是無能爲力的；而神國觀則强調基督徒羣體有配搭地進入現實生活中，在每一個環節中去表現或顯彰神，是將人靈性、心理、身體及社會政治部份整全地結合。

新邨•新人•新嘗試

陳國平



屯門湖景、蝴蝶邨新邨新人的運動開始了，我們齊集近千名的基督徒義工，去服侍和向超過一萬七千居民傳福音。

引言

陳先生，我小產呀！你可否來探我？陳先生，我家境極窮困，你可否借錢給我？陳先生，我丈夫走了，遺下我和兩個幼兒，我們需要你的幫忙？陳先生你能抽空到蝴蝶邨仁德小學開會，商討反對教會司署改建地下操場爲課室？陳先生，我的丈夫跳樓自殺，現在只剩下……！陳先生，我覺得生存無意義，陳先生……！以上的個案，都是我在新邨新人之社區大建設的行動後，四個月來所親身接觸過的！

異像的誕生

新邨新人的異象，主要是基於「道成了肉身」；耶穌把神的恩典和眞理，活現於世，並甘爲人僕，且爲人捨命作贖價（腓：6—8；太廿28）。祂來爲要完成：「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爲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人，差遣我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四16—18）。一羣基督徒，因爲看見新邨是一個很大的禾場，特別是剛落成而又遠離市區的新邨；他們往往要面對新的環境，陌生的鄰舍，遠離親友和工作的地點。再加上新婚和初爲父母的適應等（大部份新邨家庭，是由年青夫婦和幼兒所組成）。這種種因素，都促使他們產生強烈的孤單和無助感。

新邨新人運動，主要是切合他們的需要，繼續耶穌服侍、關心和拯救人的工作。我們不單希望幫助他們建設一個互愛互助的社區，更遠大的理想，就是「福音化新邨」。於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二至廿九日，

新邨新人的起步

新邨新人運動之開始，主要是集中在八月廿七至廿九日，爲居民所提供之免費服務：醫療檢查、玩具攤、電腦攤、各項輔導服務、茶會、綜合性晚會和個人談道等。這三天，我們帶給邨民歡樂，互相認識和認識神。連小童在內，超過五千人聽到福音，其中五百人有興趣，二百多人信主。

爲了繼續服侍和基督化這兩個屋邨，「播道會窩福堂」於八三年九月，在湖景、蝴蝶邨，開設了第一所教會：「景福堂」，她也是這二邨暫時唯一的志願機構。「景福堂」是借湖景邨內的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爲基址。九月三日，我們開設了兒童天地，嘗試以興趣小組和團契形式舉行，參加兒童超過一百名。九月四日，我們開始第一次崇拜，參加人數約三十名（現時增至六十多名），十月開始，逢星期五早上，我們亦爲邨民開設美滿家庭講座，有十多位主婦參加，學習如何教養子女，如何促進家中各人之溝通。我們亦開了兩個查經班，共有十多人參加。在跟進初信和對福音有興趣者上，我們遇到最大的困難——人手不足。三日大行動結束後，近一千名義工各歸各的崗位，只剩下一個全時間同工和十多位只能在星期六下午來幫助兒童天地的義工，至於協助崇拜的義工只有三四名，幸好，懷恩浸信會、窩福青年團契及個別弟兄姊妹，也不時組隊，探訪在新邨新人時所接觸過的信徒和朋友。其實新邨新人大運動，經過那三天，不是結束，反而是剛剛開始！

好的開始

雖然，在跟進的工作上，我們遇到人手短缺的困難，但在三日大行動中，居民對我們的服務，十分欣賞，在他們心中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們不會感到，教會只是四幅牆，冷冰冰的怪物，與他們的生活毫無關係的，相反地，當他們遇到困難時，他們會來找教會，教會亦會找他們，盡量在物質、心理和靈性上幫助他們。其中的個案，筆者也曾在序言中略提一二。由於居民對「景福堂」有好的印象，對於我們的探訪和傳福音工作，有很大的方便。鑒於邨內仍未有酒樓、戲院和其他娛樂場所，邨民對我們這四個月來，所舉辦的民歌佈道晚會、聖誕慶祝會、和兒童攤位遊戲，反應良好，每次最少有三百人參加，我們感到與邨民有唇齒相依的關係，他們的困難，也是我們的困難，我們願與這未盡入伙的新邨，一同成長，分擔苦難。

當跑的路

新邨新人運動，其實是一個嘗試，也是一個過程，我們未有一個固定的代模，但我們願意不斷去探討、嘗試，務求爲新邨福音工作開拓一條出路。照現時本邨年齡之分佈來看：十歲以下的兒童，佔了四成，其次就是二十至四十歲的年青夫婦，再其次是青少年和老人。在這數月的探訪和輔導個案中，我感到家庭問題，是本邨最嚴重的。青年夫婦，不單在家庭，甚至在本邨，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希望集中幫助青年夫婦歸主，建立基督化家庭。由於本邨居民，多是基層人士，其工作多是刻板，沒有太大晉升機會，平時上班，早出晚歸，生活苦悶，週末除了出九龍，就沒有其他娛樂，他們的思想比較單純。如果他們信了主，得著人生目標，無論對其家庭和社區，都有很大的裨益。所以我們希望在本邨，多建立家庭崇拜、家庭聚會。其次，我們亦希望嘗試去探討新區邊緣青少年的福音工作。在這邨的青少年人雖然不多，但他們大多數與黑社會有連繫，筆者在這裏也接觸過這類的青少年，雖然他們多被社會、學校和家庭所拒絕，然而，他們潛伏著的影響力，是不可忽視的。如果我們能了解和接納他們，成爲他們學效和認同的對象，以基督的愛去建立他們，運用他們的精力去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工，訓練他們成爲未來教會的接棒人，這也是新邨福音事工所應注視的。雖然，在幫他們的途中，會遇到很多困難，但這亦值得嘗試的。除了以上兩種人，我們亦關心兒童和老人。爲他們開設合適的聚會。總括來說，我們服事的對象，是以家庭爲單位，努力去強化家人與家人之間及與神的關係。而我們當前的急務就是鞏固內部，從六十多位參加崇拜的信衆，訓練些門徒；加強弟兄姊妹對神委身，互相守望，建立一個強而有生命力的核心小組。

回顧與前瞻

基於新邨新人這運動，是一個不斷嘗試的過程，也是個起點，需要不斷反省和創新，所以現在不能下任何定論，但從八月廿七至廿九的千人大行動中，我體會到幾方面的優點。

㈠對信徒方面，學習同心事奉、經歷神：近一千名來自不同教會的信徒，爲着同一目標去透過服侍，去見證神，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一同工作，同經歷神在天氣，秩序和傳福音上的保守。

㈡對邨民方面，就是把握學習服侍衆民的機會：趁這邨仍未有娛樂場所和志願機構成立前，又當邨民正需要人關心和幫助時，我們給予他們幫助，向他們傳福音，見證基督。

㈢建立好的印象：由於那三天我們所提供的服務和娛樂節目，都有很高的專業水準，所以政府和居民，對我們的印象也十分好，這對於我們將來與他們接觸是很有利的。

㈣福音傳開：由於這次運動，有很多邨民有機會聽見福音，而且有些信了，另一方面，亦讓從別處遷來的基督徒，認識景福堂，參與事奉。

㈤開設景福堂：在福音上承接跟進工作，並繼續這運動。

至於弱點方面：㈠當三日大行動完結後，所有的人都走了。跟進工作基於人手不足，不能有很好的承接，所以信主者之流失量很大。如果能預先部署強而有力的跟進綱，和有足夠的人手就更好了。

無論如何，新邨新人這運動，是值得嘗試和繼續努力的。如果有更多不同專業的基督徒，能組成一隊福音特工，到一個新邨去，同時開設診所、小學、中學、社區中心、茶樓和教會，那麼要把新邨福音化是不難的事。

（編者：在能發動一千義工參予工作來說，「新邨新人」明顯是令人稱慶的；在對新市鎮新屋邨的居民服務和傳道來說，「新邨新人」又扮演甚麼角色呢？本文繼上兩期對「新邨新人」的介紹及批評後，有現爲播道會景福堂，即是「新邨新人」後建立的教會的負責人講述現今該堂工作的發展、期望和困難，雖然陳先生很少提及困難，但從字裏行間也看出現在景福堂工作的艱鉅，《橄欖》一方面在精神上致敬意，亦希望有更多弟兄姊妹能更多關心和參予新市鎮新屋邨的教會及社區建設工作，日後能更有計劃地籌備工作，讓基督耶穌的見證得以在更多地方成爲鹽和光，榮耀上主。

陳國平先生爲八三年中神基督教研究碩士，本文乃《橄欖》編輯邀約陳先生寫成。）

公開論壇

人之助

反省我們對聖經的態度
—屬靈模式重建的起步—

（編者：本文是作者自發投稿的，附信並鼓勵《橄欖》活下去，實在很感謝人之助君的支持。文中觀點具啓發性，盼望可以引起更多弟兄姊妹的反省及討論。聖經提供我們信仰和生活的原則，但是我們應怎樣理解聖經呢？標題爲編者所加。）

屬靈模式需要重建

香港好像正是走在一條淵臨萬丈、危機四伏的磴道上，九七危機、港元危機、信心危機……。香港教會處身於香港社會中也同時一起經歷這場震盪，外界的危機與社會的變遷導致了香港教會所持守的傳統屬靈模式面臨一次嚴重的考驗：以往絕口不提政治的，今天却要面對那討厭九七；以往連「性」這個字也不敢說出口的，今天居然要眼巴巴看着兩個男人手牽着手走在彌敦道上（雖然未合法，但已大行其道！）余達心牧師就曾經在《今日華人教會》八月號第十四頁中指出，香港信徒在生活上會出現這麼多處人處事的問題表明了「今天我們缺乏一個清楚的屬靈模式，以往那一套屬靈的模式漸漸被揚棄，但新的一套却未被建立起來。」究竟我們應如何重建我們的屬靈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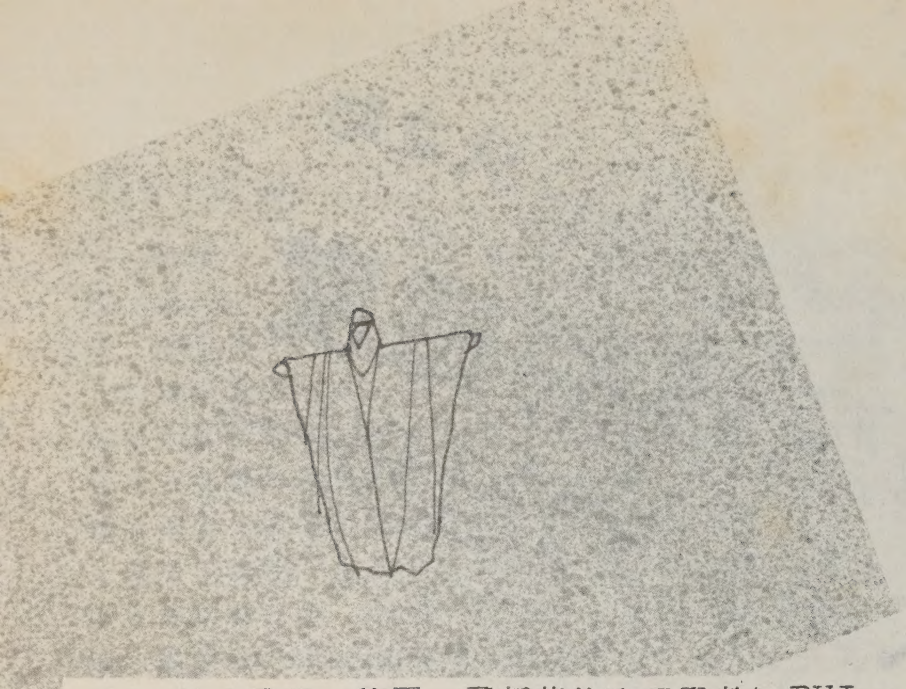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也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香港的基督徒若不能在這場屬靈模式的掙扎上有所突破，那我們的命運將不堪設想。要建立一套健全平衡，又合乎時代處境的屬靈模式是需要多方面努力的，八三年五月創刊的《吶喊》也可算是代表了這方面的一種努力。

錯誤釋經態度阻礙重建

談到建立基督徒的屬靈模式，聖經自然是一種必須的素材，但華人教會傳統以來都抱着一些錯誤的態度來理解聖經：

(一) 過份籠統 (over-generalization)

華人信徒很少會用一種分析求理的態度來讀經，這美其名爲「憑信心」、「靠聖經」，結果我們便將聖經中本來是條理分明的原則，胡亂拼凑，再囫圇吞棗地嚥下。「斷章取義」、「私意解經」便成了大衆的讀經法，（大名鼎鼎如BERKHOF也難逃此罪，BERKHOF的《系統神學》常有PROOF-TEXT出現）。



二次大戰後，德國一羣新舊約聖經學者如BULTMANN,CULLMANN,VON RAD,MARTIN NOTH 等，帶動了一個「聖經神學」運動，BIBLICAL THEOLOGY是一個被濫用了的名詞，好像任何與聖經有關的教訓，都可稱之爲「聖經神學」，但充其量這只可算是一種BIBLE THEOLOGY「聖經的神學」，BIBLE THEOLOGY只是從聖經延伸出來的教訓，有時是斷章取義地抽出一些所謂聖經根據，有時則是隨便套用經文來附和自己的意思。二次大戰後所強調的BIBLICAL THEOLOGY却是一種BIBLE-CONTEXT THEOLOGY「聖經處境的神學」，這是將每段經文都放在其應有之CONTEXT（處境或場合）來理解，有時這只是一種IMMEDIATE CONTEXT（即上下文），但有時却可牽連及整卷書或甚至整部書卷，例如若我們不將整本五經看成創世記一至十一章的處境，我們是無法鑑賞該組經文之深蘊含意。本文所說的聖經神學便是此種。

這種聖經神學是一種注重處境關連的神學，有人將神學解釋爲「人有關神的知識」（THEO-LOGY），或「神與人關係的知識」，但無論怎樣說，此種說法都是有不足之處，因爲是忽略了處境的地位。若神學是人與神的相遇（ENCOUNTER）而已，則我們的神學則只是一種抽離的神學，完全不能與人間有任何關連，神與人的相遇也是需要一個處境，當我們看見神與人的相遇是在人類的歷史時空中發生時，這種相遇才對我們有意義。

香港教會習慣持守一套沒有處境的神學，以致我們的神學完全抽離了人間，不能面對我們生活處境中的任何挑戰，於是我們的信仰生活也變成了一塊沒有季節的屬靈平原，缺乏了山丘與低窪，沒有了血肉的色彩。這種沒有處境的神學可能應對現實的生活，所以面對九七時候，傳統「求籤式」的解經方法又大派用場，於是我們便抽一段阿摩司書來談社關，抽一段耶利米書來談移民，抽一段尼希米書來談民族，結果又是鬧得自說自話的局面。我們必須重新建立一套理解聖經的方法，尋求在尊重聖經的處境下來理解聖經，以聖經的處境來應對現今的處境，不再囫圇吞棗，不再斷章取義。

(二) 過份簡化 (over-simplification)

這是傳統不求甚解的另一種後遺症，我們因着不願費力傷神，所以讀舊約時便將一切好人看做是耶穌的預表，一切有關拯救的事情便稱之爲「彌賽亞的預言」，甚麼「人子」、「神子」、「先知」、「神的羔羊」、「彌賽亞」、「受苦之僕」，都共冶一爐，等同於「基督」的稱號，結果所有聖經的教訓都是針對人的「靈性」而發，別無他義，所有的經文便看來是千篇一律，毫無新意。

其實聖經很多的眞理都是一種「譜系」（SPECTRUM），目的是讓我們更能欣賞聖經眞理的多姿多采，藉此應對我們千變萬化的人生。所以我們實在無需太過急於將聖經所有的表面矛盾強加調和，如四福音的記載次序、五經的重覆記載、羅馬書第八章與希伯來書第六章關於信徒是否永遠得救的矛盾。如果我們這樣強做，結果便將聖經簡化成一堆毫無姿采的抽象觀念。聖經的眞理不一定需要按着我們的心意來組成爲一套系統化的教訓，供我們享用，聖經的眞理往往是以「反合」（PARADOX）的形態表達，藉此來應對本是充滿了矛盾與荒謬的人生。

過份簡化的另一個害處是抹殺了啓示的一種基本特質：藉事件啓示（REVELATION BY EVENTS）。神的啓示從來沒有抽空地傳講，永遠是以事件來表達（即使是詩篇或書信都是有其特定的生活處境）。爲甚麼神要選擇用事件來傳達啓示？爲甚麼神不直接了當地告訴以色列人祂的心意，而却要他們經歷這麼多歷史的教訓？爲甚麼神不直接將祂救贖的心意顯明，而却要主耶穌來到世間？這就涉及了觀念與事件的分別，觀念永遠是抽空而難於實踐，而事件則一定是置身於特定的處境，並能生發無窮的意義，供後世仿效。譬如主耶穌爲門徒洗腳，若我們單單說這件事是表明了「謙卑和愛心」，那我們就是將這個事件的啓示壓平在思想的層面，但主耶穌爲門徒洗腳的這件事，却是有無窮的內蘊，可以讓不同的人來尋覓發掘，正因爲基督教的啓示是以事件來表達，所以不能被觀念所窮盡，這樣處身不同境域的人才可以永遠從其中發掘聖經的實存意義，而這個也就是個別信徒可以獨立直接地體驗聖經的保證。

小結

今天當我們這羣面對九七的基督徒要來重建我們新一代的屬靈模式時，我們必須首先摒棄一些以往對聖經錯誤的態度，那我們才有可能正確地理解聖經，建立一套合乎聖經的屬靈模式。

★ 九七論壇 ★

九七問題早就街知巷聞，基督徒圈子亦有了不少討論，然而，問題茲事體大，複雜深遠，還待更多弟兄姊妹更具體地分析了解，《橄欖》作爲思想交流的論壇，盼望能提供一個園地，讓大家在這個問題上有更多的討論。

本欄園地公開，內容只要圍繞香港前途問題，我們都無任歡迎。題材方面可以是從神學、聖經立場看社會主義制度、民族主義、民主法制，也可以是香港治理模式的討論、憲法，也可以是個人的感受與決定。本欄是否能成功地成爲論壇，就有賴您的參予了！

我們等待着你的來稿！

《橄欖》46期要目

專題：大專團契巡禮

香港有十多間大專院校，除了極少數不准團契正式存在外，每一間院校都有基督徒組成的團契，究竟目前大專團契的現況是怎樣的呢？他們遇到的困難主要來自那些方面？大專信徒應怎樣看待大專團契和教會呢？大專團契的前景又如何？這些題目都是這期專題要探討的問題！

第廿五卷橄欖雜誌

顧問 滕近輝牧師 許道良博士 余達心牧師 蔡元雲醫生 吳宗文先生 李思敬先生 周永新博士

港大學生會基督徒團契

團長 陳耀坤（社三）

出版秘書 洪維琬（文二）

出版部橄欖出版委員會

主席 沈濟全（文三）

總編輯 譚啓見（社三）

副總編輯 蔡婷婷（社二） 羅惠嫦（社二）

編輯 黃鳳萍（社三） 陸錦光（社三） 麥淑娟（文三） 錢錦華（工二） 黃浩華（工二） 郭有强（工二） 陳子玲（文二） 朱惠兒（文二） 葛英麗（社二） 蔡家玲（法一） 薛鳳鳴（社一） 黃錦祥（社一） 符莉莉（文一） 姚君璧（文一） 楊劍雲（理一） 梁兆邦（社一）

文書 駱惠芝（文二）

業務 朱惠兒（文二） 姚君璧（文一）

宣傳 陳子玲（文二） 錢錦華（工二） 黃浩華（工二）

設計 梁健德（建二） 杜聯基（建四） 麥淑娟（文三） 譚啓見（社三） 李燦輝(建二) 陳友維(建四)

書室代理 高示公司
香港郵政總局郵箱4559號

印製 南北文化服務社 電話：3-806890
九龍長沙灣道47—55號
東成大厦十樓C座

本刊地址 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50379號

捕捉時代脈搏
反省信仰眞諦
探索教會使命

至於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欖樹。我永永遠遠倚靠神的慈愛。□詩52:8

一個青年光是指望別人來打消自己的欺慮，指望別人幫助自己尋找快樂是沒出息的。

我要做不怕狂風暴雨的海燕，不做溫室裏的軟苗。在人生的道路上，我隨時準備迎接暴風雨的冲刷！

～張海迪語～